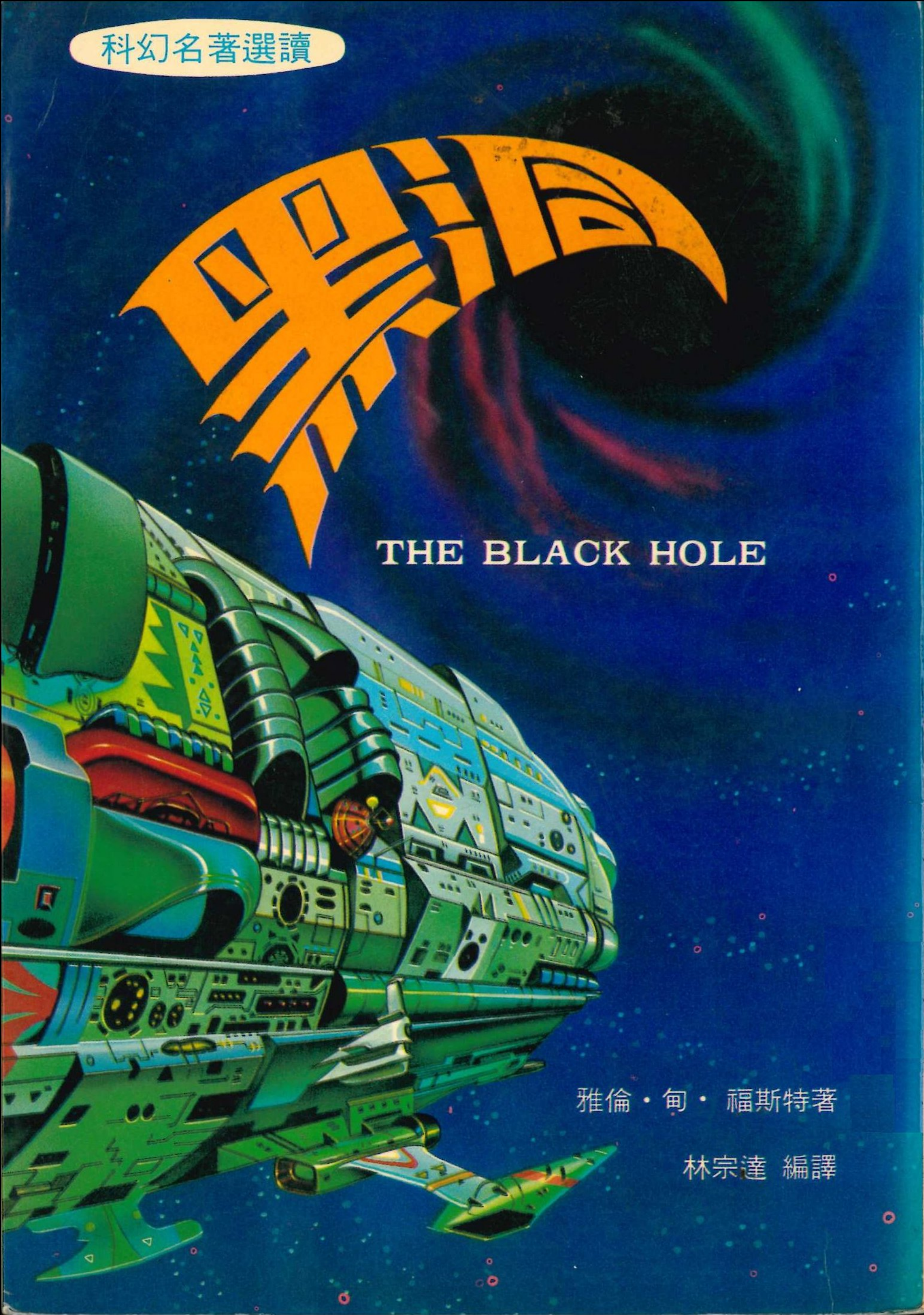

科幻名著選讀
黑洞
THE BLACK HOLE
雅倫・甸・福斯特著
林宗達 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

黑洞

THE BLACK HOLE

雅倫·甸·福斯特著

林宗達 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③

黑洞

福將





黑洞

橫亙在遙遠的太空中、像個盤據在宇宙中的大蜘蛛網、吞噬了附近所有物質的黑洞，在科學界始終是個不可知的謎。以人類的力量，是否能穿越它？

帕洛米諾號在太空探險的回航中，發現了失蹤二十多年的飛船——天鵝號。在天鵝號上，他們揭發了一個可怕的大陰謀，但此時整艘船却不斷的駛進黑洞……。

這是一個以人類科學智慧向宇宙挑戰的故事，精采處令你摒氣凝神，究竟誰是勝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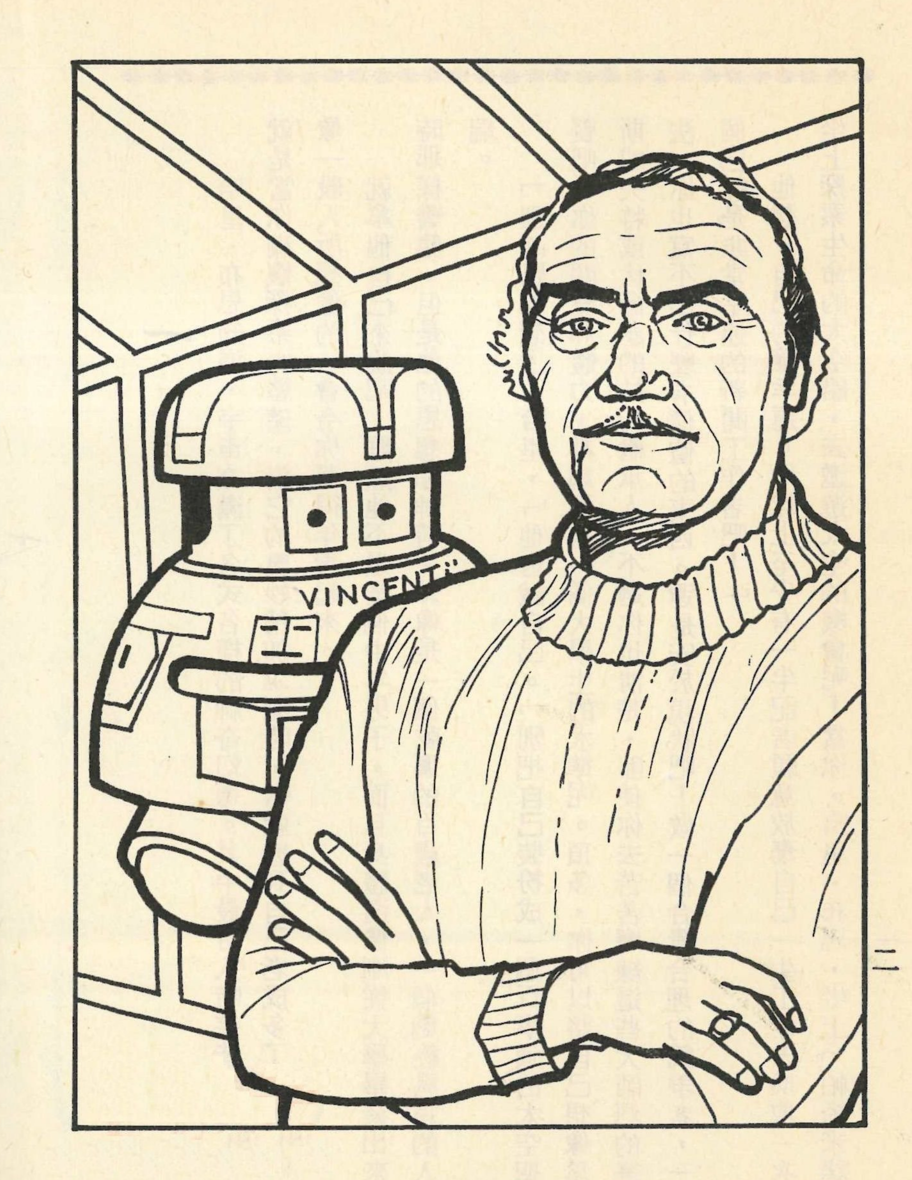
一

哈里·布思知道，宇宙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神奇幻像。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之一，就是當你滿懷探索的慾望，對它的奧妙稍加揣測時，你就感到自己老成多了，而並非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會令你覺得年青起來。

就拿他自己來說吧，雖然他不過是個中年男子，而且身體還像剛從大學畢業出來時那樣矯健，但是他的思想和神情，卻像是一個乾癟的百歲老人，一個飽經風霜的人瑞。

「別胡思亂想了，哈里，」他告誡自己。「別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百事通的太空聖賢吧，你的閱歷和體力，都超不過一個大學生的水準呢。頂多，你可以將自己想像爲斯威夫特或伏爾泰的技巧繼承人，不過你也清楚，即使你去苦苦磨練這些大師們的筆法，你也寫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還是安於現狀吧！做一個合情合理的競爭者，一個已經是非常幸運的新聞工作者吧！」

他想，自己的確幸運。地球上至少有一半記者願意放棄自己一生工作去換取一次坐上探索生命的太空船，去遨遊太空的機會呢！當你，哈里·布思，坐上「帕洛米諾



記者布思

」號離開地球的時候，又有多少比你身價高得多的男男女女在嘆息自己沒有機會一同前往！他們只能眼瞪地望着我們飛越地球的軌道，猜測我們會有何種神奇的結果。好了，還是算一算自己的命運星座吧，看一看自己的運氣如何！

他向實驗室的舷窗探過頭去。但星星太多，而且也沒有一個明顯地預兆着好運氣的。

是的，他雖然在此間也有自己的同伴，但他始終還是覺得既難過又寂寞。他難過，是因爲此行至今一無所獲；他寂寞，是因爲自己遠離家國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他直了直腰板，心想：你還以爲自己幸運呢！別再怨天尤人了，還是開始工作吧！他將那個像鋼筆一樣的微型錄音機擧到唇邊，眼睛還是繼續望着窗外的繁星。

「十二月廿四日，在深太空探索飛船『帕洛米諾』號上，哈里·布里滙報情況。」

「船和各人都疲乏不堪，精神頹喪，但仍按計劃工作。我們對這一星系的生命探索行將結束。」

他停頓了一下，回頭望了望實驗室的同伴。一位瘦長的男子正在用筆頭毫無目的地敲打着一本記錄簿，他也回望了一下布思。他的表情永遠是那麼心神不定的，雖然他年紀與布思不相上下，但看來却強健得多。他輕輕地對布思點了點頭，嘴角露出一



女科學家麥克雷

絲無可奈何的傻笑。

他的背後站着一位溫柔漂亮的女人，她表情聰慧，身裁玲瓏。然而，她的思維十分複雜，有如她頭上那堆旋捲的秀髮。他們兩人都是態度嚴謹的科學家，與布思的性格截然不同。布思也許從未眞正了解他們，但從第一天開始，却一直對他們非常崇敬。他們對布思這個外行人彬彬有禮，而布思本人對此也以禮相待。

她在向實驗室的電腦輸送情況。她的這一舉動，常常使布思聯想起她在給一名嬰孩餵奶。她叫凱特·麥克雷博士。

布思繼續滙報。「根據我們這位青年科學家—亞歷克斯·杜蘭特—五年研究的結果，認爲從理論上深太空的行星很可能有生命，於是我們進行了這次遠征。但經過十八個月的廣泛探索，如同前人的一切同類型的探索一樣，我們此行也毫無結果。除了在數處星空有少許的化學反應迹象和一些毫無價值的微生物外，既沒有半點異種文明，更沒有任何脊椎動物。」

布思將錄音機一關，繼續望着杜蘭特。「這個總結滙報行嗎，杜蘭特？」剛才向布思點頭示意的就是他。

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望反而促使杜蘭特對這種滙報的行文有所反感。「這也許是不



科學家杜蘭特

必要的矯揉造作，但布思，我無法與事實爭辯。」

「我一向不矯揉造作，」布思將錄音機捅入屁股口袋裏。「我和你一樣失望，也許更難過。你們尚且還可以帶着一大堆寶貴的太空資料回到地球，人們還會對你主持這次探險讚嘆多年，而我呢——」他氣餒極了。「對於我這個新聞從業員，我等於坐了十八個月的牢。」他停了一下又說：「今天是十二月廿四日，我們用什麼來慶祝聖誕前夕呢？既沒有馴鹿，也沒有穿紅衣的肥胖的聖誕老人，我們如何滙報地球大氣層外的生活？唉！什麼聖誕前夕！」

杜蘭特苦笑。「是的，」他說。「地球上的人們一定在忙於選購節日的食品和禮物了，而我們在這裏什麼也不能購買。」他旁邊的麥克雷小姐輸送資料已告完畢，她把電腦關上，笑了起來。

「你們可將自己的襪子掛在發動機上，也許撒旦會在襪子裏留下一些禮物。」

布思瞪了她一眼。「妳能將地球外的異種文明也輸入一個襪子裏去？」

杜蘭特有點開心了。「能有一些朱古力棒就好。我不明白，爲什麼船上的廚房不能綜合出像樣的朱古力。」

「好吧，我試試威脅廚房的這副綜合食品機，」說着，麥克雷步出實驗室。「也

駕駛員皮澤

許能奏效的。我囘動力房去。」

「聖誕節囘來吧，」杜蘭特目送她離去。「如果我要求船長霍蘭延長兩個月，不知他是否會反對。據我的想法，我們可以擴大此太空船的地物線，從而有機會多搜索兩個星系。」

「我認爲你也難以說服我們的駕駛員皮澤。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他大概也喜歡多探險一年半載，但他是不會因爲個人的喜愛去違反原來的行動計劃的。如果機器人文森特可以代替他們兩人的職位就方便得多。」

「我也這麼想，」杜蘭特說。「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兩人最盡忠職守。」

「那當然，」布思說。「問題是文森特是否可以稱爲人，他的身體狀況當然不適宜做一個飛行員。」

與此同時，大副查爾斯．皮澤與機器人文森特也在聊天。文森特有很多手臂，但它們都整齊地摺囘他那像一隻鐵桶般的身軀。由於他內部功能在起作用，他軀殼上的各種指示器在不斷地閃亮。

它的視力析象器盯着大副皮澤，後者懶洋洋地坐在駕駛員的一張躺椅裏，注視着面前的大螢光幕。他並不理睬文森特，顯然是因爲它並非是人。不過，假若你認爲文

森特沒有人的功能，那他就不同意了。

皮澤的雙手在操縱着。各種星座和星群互相黏滯地掠過螢光幕，還有別的一些太陽。螢光幕是灰綠色的，據心理學家說，這可以保護眼睛，而且看上去也不令人納悶。當然，對於機器人，什麼顏色都是一樣。

大副的思想也像閃過的一幕幕繁星一樣地轉動。

「你想像我在做什麼，文特森？」

「你像在對群星做全息照相，皮澤先生，」這個機器人流暢地回答。

「不，我認爲一切都像是一盤多豆的濃湯，」皮澤扳起他的躺椅。「我餓極了……
…」

機器人兩側的指示器亮了，這說明這副機器正在準備作出反應。「還有什麼更加標新立異的比喻？」

「他媽的，你這副機器也會諷刺人！」皮澤狠狠地盯了文森特一眼。「我想廚房的機器不會偷懶吧，今天吃什麼？」

「脫水火鷄。今天是加菜，大副，因爲是聖誕前夕。還有脫水酸果醬，脫水滷肉及珍肝，脫水——」

皮澤打斷了它。「別再囉嗦了！」因爲文森特數出的珍肝已將他的食慾壓抑下去

「文森特，我眞羨慕你。」

「那不奇怪，但什麼原因，大副？」

「你沒有味蕾，」他又將背靠在躺椅上，兩眼望着天花板。「如果現在我在家就好了，我會好好地飽餐一頓，那些菜餚都是新鮮的，不必加水，有火鷄煨生蠔、橙汁甜薯、蔬菜、沙津……」

「小蘇打……」文森特替他數下去。

皮澤怒極了。他從躺椅上跳了開來，走向門廊，大聲嚷道：「你懂什麼！我就要回去了。十八個月已經過去，今天是二十四號，你也知道我們該動身回去了，我們要恢復正常的飲食、正常的生活！到時我們就要將你這個鐵石心腸的機器人收藏起來。
」

「你是要回家了，皮澤先生，但我知道，這兒才是我唯一的家。」

皮澤離開了駕駛室。

麥克雷小姐在回到「帕洛米諾」號的動力中心的途中，試圖極力驅散從實驗室帶出來的愁雲慘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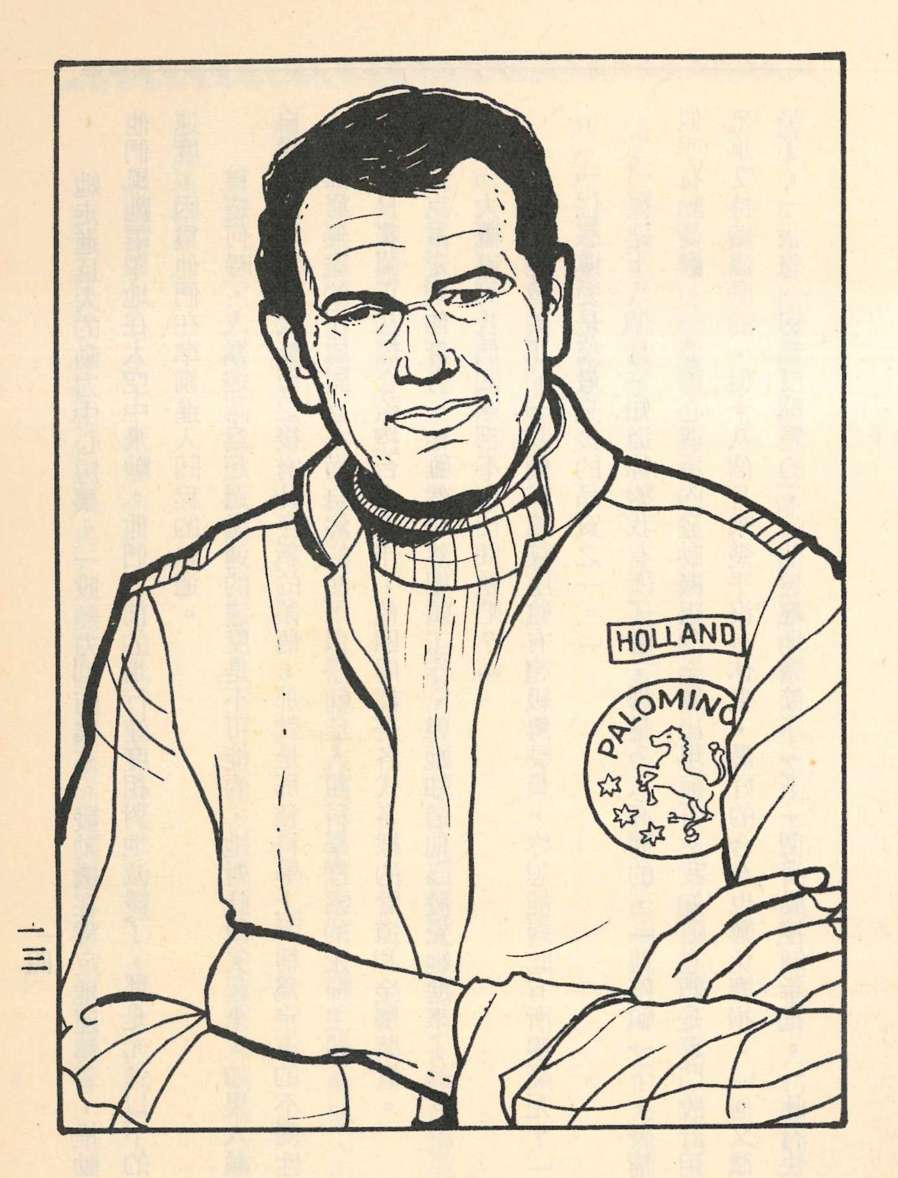
就布思個人的悲觀情緒而言，她是容易理解的。布思對他們此行的興趣，誠然是有別於她和杜蘭特的。這位新聞記者把科學的最重要發現和新聞工作的成就聯繫起來，把科學上的點滴進步都看作是物質財富的基礎。

然而，她秉性善良，從不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去處置個人的關係，因此，她也就原諒了布思。她想，如果布思對此行的成敗不是看得過份嚴重，他會開心得多。不過，她又想，布思比船上任何人更能代表人類的希望，倘若他們不是將一切都寄托在能否找到生命這一點上，布思也許會更着眼於其他方面的重大發現，這就不至於使他如此悲觀，社會上的人士也不會感到沮喪。

雖說如此，但她又有什麼資格去責備布思對太空的認識呢？哥倫布向西航行，也並非眞正是爲了推動科學，而是爲了尋找黃金、寶石和香料。達・伽馬去印度是爲了搜集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也並非對印度人十分感興趣。

這些人的巨大發現，並不因他們的動機而失去意義。也許人類在開發宇宙上，更需要布思這類人，而不是那些杜蘭特一類的科學家。

至少，這位新聞記者是一位好同伴。她一生中也結識過許多新聞記者，但他們都是想利用她的特殊能力的。但布思則例外。他們可能比布思還糟糕呢！



船長霍蘭

她走進巨大的動力中心房裏，一股熱力迎面撲來。發動機在穩定地運轉着，推動他們風馳電掣地在太空中飛馳。他們目前的飛行速度相對地減緩了，那是光速以下的速度，因爲他們在準備進入回程的軌道。

曾幾何時，人類還認爲超過光速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她對此微笑起來。如果人類自從走出了地球大氣層之後有什麼新的領悟，那就是那種科學上所稱爲宇宙的不變性，是無窮無盡的矛盾對立；而自然的法則似乎就是人類科學探索的永恒主題。

船長霍蘭正在綜合監控台上工作，他四周都是各式各樣的管道和金屬裝置。

麥克雷走到他身旁。他雖然仍然埋頭工作，但她知道他已發覺她進來了的。

「大概直到我們回家都不會出問題吧？」

他親切地微笑了。「我們在駕駛座艙有超級駕駛員，妳怎能對此有所懷疑呢？」

「仁慈博愛是您最高貴的品質之一。」

「經過十八個月，知道妳對我有所了解，那是令人高興的，」他停頓一下，表情似乎有點憂鬱。「我擔心機房內發動機組的金屬出現疲勞。我知道它們是專門設計用來承受持續震動的，但十八個月來幾乎沒有休息，最好的合金也難免磨損。」他又微笑了，「我想一切都沒問題的，」他輕輕地調節了一下一個滑動控制手把。「此行快

結束了，我有點難過。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而又不能達到主要目的，那是令人心酸的。」

「你太容易悲觀，但我却不。我們在回家的途中還可以再探測幾個星系，而且這還是『帕洛米諾』號第一次遠征，以後還會有很多次。我將說服那些大人物以後還讓我跟你和文森特合作。」

「那些大人物對文森特另有計劃。」

「他們對它有什麼安排？」

「例如拿它去化驗一下此行的效果。到我們回去時，他們也許又設計出新的機器人了，很可能會將它……」

「那不行，他們不能將文森特拆毀，我要將它保留下來，它不只是一架機器，不能讓那批自動控制學家任意胡爲！」

霍蘭心裏在偷偷的發笑。「麥克雷博士，這可不是科學的態度。你有什麼辦法阻止他們呢？」

她猶豫了。「我……我不知道，但我會盡可能想辦法，也許收養它。」

「那不划算，文森特吃的不是水果蔬菜，燃料電池比有機食物昂貴得多。」

「也許如此，但我寧願捨棄其他親密的朋友也不能讓他們將它拆毀。」

「我也有同感。文森特與我長期在一起，在這之前我們曾執行過多次任務，我和它是分不開的，將來再執行什麼任務我都要以它伴隨我作爲條件。」

她把頭歪向一邊，俏皮地說：「那你不是早已收養了它？」

「那也不能這麼說，至於文森特怎麼看我們的關係，那是它的事。」霍蘭轉過身來擁抱她，雙手攏着她的腰肢，緊緊地壓向她起伏的胸脯。

他們熱吻起來……

突然，從監控台的通訊系統發出一聲警報。「船長，眞遺憾，我們不能親熱，我認爲你該去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她低聲說，「也許你要交帶一下那副該死的機器不要亂按警鐘。」他們喘着氣分開了，她理了理散亂的頭髮。

「我知道了，」他認眞地說。「當我在……工作的時候，文森特是不會闖進來的，除非有要緊事。我們去看看吧。」

皮澤最靠近指揮中心，因此最先到達。文森特在那裏徘徊着，它的身軀遮住了螢光幕的大部份。

「什麼事，文森特？」皮澤嘴裏嚼着脫水火雞跑了進來。「喂，這傢伙還頂可口呢。」但機器人沒有對他的品味作出反應，他只好自己走近螢光幕去看。

「有緊急情況嗎？」

「很有趣的情況，但並不危險，皮澤先生。至少我們現在距離還遠。」文森特挪向一邊，讓大副能清楚地觀看。

皮澤立即將火雞吞下肚裏——他發現了新的情況。其中一個螢光幕上出現了地心吸力的波紋圖像。

螢光幕的右上角出現一個黑色的橢圓形影子，四周是一束束線條，像是地形圖上的輪廓線條一樣。然而，這些線條並非代表高度，而是說明此處有一個巨大的引力中心。

文森特將螢光幕右上角擴大，但黑洞四周的線條並沒有像圍繞附近的星星的線條那樣散開，它們仍然保持密集。皮澤知道，即使放大一百倍，線條之間也不會出現白色空隙的，而另外一個螢光幕也展現同樣的現象，並且還呈現出重力加速波紋圖像，這更引起他的注意。

「一個行星運行靠近黑洞了，其表面的物質被一層層地吸向黑洞的中心。皮澤想，通過估量這些物質的大小及其被吸去的速度，「帕洛米諾」號上的電腦是可以計算出

黑洞的引力的。

其實他已經在開始這樣做了。螢幕下端出現了計算結果，皮澤注意到了，不禁大吃一驚。

「這是我所知道的威力最大的黑洞，」他認眞地說。「文森特，快將這些數字翻譯成布思可以理解的資料，以便讓他向地球報告。」

文森特考慮了片刻，然後說：「假定波測的重迭系數爲百分之十，附近的那個行星是普通的標準結構，我估計這個黑洞裏含有四十至一百個行星的物質。」

「跟我估計差不多，是嗎，老朋友？」皮澤說。

「那是相對而言，絕無其他寓意。不管是一個行星的物質還是一百個行星的物質，也仍是宇宙中的一點。」

「好說好說。讓我們用全息攝影機來觀察它吧。」

鏡中的光線暗了下來，鏡頭出現一個立體形的東西。皮澤靜靜地觀察了一會，然後對着旁邊的話筒說：「喂，杜蘭特博士，布思……你們看見了嗎？」

「杜蘭特立卽囘答：「看見了，好極了。布思，你以爲如何？」他站在實驗室的一個螢幕的旁邊，注視着傳送過來的圖像。

布思睜大眼睛，但似乎不大明白—畢竟他還是個科學門外漢。他說：「我看就像但丁的《地獄篇》一樣，也許你認爲地獄美，我可不敢苟同！」

杜蘭特暗罵了一聲之後，再繼續進行觀察。他看見除了附近的那個行星的表層被黑洞不斷吸去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物質如隕石、熄滅了的太陽碎片、霧氣之類的東西，也被吸向那黑洞。在這些物質流逝的過程中，迸發出各式各樣的X射線和伽馬射線，形成一幅壯麗的畫面。

「布思，你是沒靈魂的，」杜蘭特說。

這位記者毫不理會地說：「你們這是職業冒險，不要再說了，否則我又要潑冷水啦，注意觀察吧。」他聽到有人進來，那是麥克雷，又看到一個影子在走廊中消失。

「那是霍蘭嗎？」

她點頭，說：「他是一船之長，當然會上下忙碌。」

她立卽被畫面吸引住了，靜靜地觀察着。

「老布，這是宇宙的最大破壞力。你那種地獄的比喻一點也不錯，我不是在給你戴高帽。」杜蘭特說。

記得我有數名同事都堅持認爲黑洞終歸要吞沒整個宇宙，」麥克雷說。她的頭左

右擺動，從各個角度去觀察。「他們說，將來各個行星、星座、人類，一切都要在一個黑洞裏溶爲一個單一的整體。」

杜蘭特說：「我也聽說過。也許這是宇宙的循環規律，由一個巨大的黑洞將一切呑沒，然後又爆裂成各種新的行星和地球之類，隨之又再呑沒它們，週而復始，永不停息。」

「你在談論宇宙逆轉學。」

「我只是說，如果說我們對宇宙有任何膚淺的認識的話，那就是明確地被證明不可能的東西才是唯一不可能的。」杜蘭特對着他旁邊的話筒說：「文森特，給我們放大黑洞的畫面吧。」

這個機器人按照指示去做了。此時，船長霍蘭也來到駕駛室，同皮澤一起觀察螢幕上的圖像。

「布思是對的，」皮澤說，他已知道船長來了。「每當我看到這種黑洞時，我就希望能在裏面發覺一個身穿紅衣服，頭上長角，有一條有倒鈎尾巴，揮舞着一柄草叉的傢伙。」

霍蘭在觀察着螢幕上展現的數字。「我們發現了奇怪的東西，但天曉得是什麼？這次也許是個魔鬼了。」

「而且這個魔鬼相當可怕，」文森特插嘴說。「信不信由你，不過我還發現了另一個更有趣的東西。」

文森特調整了一下螢幕的控制器，在重力最大的左方呈現了一個小物體。這個物體的正面對着那個被吸吮的行星，相對地靠近「帕洛米諾」號。

「另一個行星？」皮澤驚呼起來。「不過這也沒什麼，文森特，現在不是有數以百計類似的物體正在被那黑洞吸去麼？」

「我想這不是個普通的物體，我一直在觀察它的變化，但它並不移動，並不附屬於那個黑洞或附近的死太陽。我猜測它屬於我們這一區域的，而且像是某種人工製品。它在這個巨大的黑洞重力範圍內非常穩定，而且有着一種明確的形像。」

「像一隻船？」

「我正是這麼想。」文森特對霍蘭說。

船長立即對着話筒說：「實驗室注意，你們聽到這裏情況沒有？杜蘭特，你有沒有記錄？」

「記錄了，船長，」杜蘭特的聲音也反映了霍蘭船長的驚奇。「我記錄了，但我

不相信。」

「我現在也不信，」他又將注意力轉回螢光幕上。「我們已經很靠近它了。這種形狀和大小的船隻多年來都沒有製造了。」

「可以假設它原來是人類製造的，船長，」皮澤指出。

「是的，可以這樣假設，」霍蘭的目光投向機器人。「再放大些」，文森特，看看能否辨別它。」他的心跳快了起來。

「是，船長，」文森特開始操作。

在實驗室裏，杜蘭特和麥克雷在等待文森特將圖像放大，他們兩人都給這個明顯的發現弄糊塗了，而布思呢，他曾經一度驚喜得說不出話來。現在他正睜大眼睛注意着攝影鏡頭。

「怎麼可能有人比我們先到這裏？」杜蘭特咕噥着。

「會不會是地球外的異種人？」

杜蘭特洩氣了，而且聲音非常暴躁：「什麼異種人，這全是騙人的鬼話。這是一種捏造，是想像！我們此行足以證明根本沒有什麼異種人！」

「但這僅是第一次探索而已，」麥克雷說。「在我們的歷史中爲銀河系的生命下

這種結論未免爲時過早。」她不再吱聲了，兩人凝望着鏡頭。

一組輪廓在鏡頭開始出現。文森特煞有介事地在報告：「自由七號，實體不變，形狀不變。」該組輪廓又呈現另一個側面。「深太空實驗站，實體不變，形狀不變。」

即使是造詣最高、經驗最豐富的科學家也禁不住爲之激動。當另一個側面出現的時候，麥克雷幾乎難以控制自己—其實她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希望這一切都不是一種瞬息萬變的幻像。

「深太空探測飛船一號」，文森特也力圖控制自己的激動。

但對於杜蘭特，他又是另一番感受。深太空異種人的形像再次在他腦海中消失。他最後嘆了口氣，機械地對話筒說：「夠了，文森特，等我們駛近一些時再進行更準確的辨認吧。請將該船的歷史列出並灌入錄音帶。」

「要詳細的嗎？」

「不必，」麥克雷將聲調壓低，儘管這艘飛船所隱藏着的可能性使她內心掀起了萬丈波濤。「杜蘭特，你又不是不知道『天鵝號』的背景的」。

杜蘭特有點尷尬，不敢接觸她的目光。「那是手續問題，我們得將一切灌入，這

你是知道的。」

「也許是吧。」

「麥克雷博士，『天鵝號』不是你父親在上面工作的那艘船嗎？」文森特的話使她再也不能壓抑內心的痛苦了，雖然大家都會有意避免觸及她的隱痛，但文森特畢竟是一副機器，而不是人。

「『天鵝號』，」她機械地重覆着。「它曾帶着探索外太空的新生命的任務離開了地球，其實同我們是一樣的，只不過它探索的範圍更廣闊而已。」

「你的意思是，代價也更高嗎？」布思很不通情達理。

沒有人對布思的俏皮話作出反應，大家都忙碌着。

「文森特，向那船發訊號，」霍蘭說。「首先採用標準通訊頻率，如果他們沒有反應，再發緊急訊號，然後發軍事訊號，再沒有反應時就亂發訊號。」

「採用視力展現怎麼樣？我們可能夠接近它了。」「如果它已進入我們的視力觀察範圍當然好，但現在還是先用電訊聽覺聯繫，倘若各種方法都失敗，再考慮採用更複雜的方法。」

「好吧，船長。」

「將傳感器開動，皮澤，」船長又對大副說。「如果他們的廣播系統失靈，他們可能會使用一切非通訊聯絡手段來聯絡的。」

「是的，船長。我們將注意從那方向發來的任何有規律的訊號。」

實驗室裏沒有一個人微笑。杜蘭特和布思都在觀察着麥克雷的神情。布思開始對這個故事的可能性產生興趣了。

而杜蘭特却在想，布思是否故意批評她父親的那艘船，從而想激怒她？但又想，布思不是這種人。他只是認爲「天鵝號」的代價太高，而這也是一般人的想法。事實也是如此，「帕洛米諾」號所花費的金錢少得多，而大家都是執行同樣的任務。問題在於是否這兩艘太空船的工作效率都一樣？對於任何一個科學家，「天鵝號」是一場結束了的夢幻，要評價它的昂貴功效是困難的。不過，對於是建造它的人正確，還是出錢建造它的人正確，現在也許還有機會找出答案來。

「『天鵝號』太空探索船，」麥克雷在自言自語。「二十年前它拒絕飛回地球，因而被認爲是一種代價最高的失敗……」她狠狠地盯了布思一眼，他還在扳弄自己的手指。

「那道召回它的命令一定使萊因哈特博士心痛如絞，」布思說。「如果我沒記錯

，當時他沒有接受批評。我還可以想像他對於召回飛船、取消探索任務的命令，一定非常惱怒。」

對於布思所提及的萊因哈特博士的名字，杜蘭特更覺興趣和親切。他立卽忘却了麥克雷在場的不便，開始同布思攀談起來。

「你究竟有沒有見過萊因哈特船長？我是說親眼見過。我幾乎不斷聽到人們提及他，我天天研讀他的研究成果和學習他的理論。」

「你倒不如問我有沒有與他發生過衝突！不過有一點我要說的，就是他是一位科學天才，他比任何科學家都高出一籌。」

「是的，在他負責指揮『天鵝號』之前，他就已經成爲一位傳奇人物了。」杜蘭特自己明白，他也在替一位不光彩的人辯護。

「萊因哈特自己也這樣評價自己。我認爲他被自己所創造的形像冲昏了頭腦。我還沒有資格去談論他的科學成就，我只是在評價一個人的言行。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傲慢，但我認爲他並不以爲自己傲慢，只不過他最後的表現却實在出人意外。」

「我認爲，」布思繼續扯談下去，「他能駕馭人，也能駕馭先進的物理學理論。他有一種能使他個人的雄心被視爲民族的驕傲的秘訣，例如說『人類必須征服星球』

啦，等等。於是他就設法說服國際太空撥款委員會，要他們出錢建造這艘價值連城的災孽船。」

布思簡直不讓人插嘴：「但不要誤會我。我以爲『天鵝號』的成就無與倫比，是人類的驕傲，也是他最重要的實踐之一。不過，一個人總想爲自己樹碑立傳的，是嗎，杜蘭特？萊因哈特使之獲得建造，將自己的榮譽繫於它。因此，『天鵝號』一旦問世，他便志在要成功，而置一切於不顧了。因此他拒絕承認航行失敗，自然也就拒絕執行返航的命令啦。」

「這也許並不是事實，」杜蘭特駁斥。「至少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以前從來就沒有人在地球與『天鵝號』之間這麼遙遠的距離互相聯繫上，也許返航的命令壓根兒就沒有傳送到。」

麥克雷已不知不覺站到了舷窗旁邊，凝望着呑沒了她父親以及「天鵝號」其他同事的無窮無盡的太空深處。在這茫茫一片蒼穹的盡頭，隱藏着現代人類最大的秘密—「天鵝號」的黯然失踪。

她希望更冷靜，更客觀，將自己置身於事外。但她做不到。此時此刻，她唯一不能拋開的念頭，就是希望她的父親僥倖還活着。

「我到前面去，」她喃喃地說。布思和杜蘭特仍然激烈地辯論着，根本沒有覺察到她已離開。

二

皮澤也爲這個新發現十分激動。「我自小就閱讀有關『天鵝號』的報導了，」他對霍蘭船長說。「它在我的腦海裏就像太空的『飛行荷蘭人』，人人都夢想着找到它，而現在它果然給發現了！」

霍蘭微笑了一下。「開近些，」皮澤繼續說，「以便文森特和我能跺着繫鏈上去。」

「西塞羅說過：青年魯莽，中年精明，老年審慎。」想不到這架機器人也會引用警句。「在我們未弄清楚一切之前，最好不要魯莽行事。」

「是的，當然，」皮澤緊鎖雙眉，望了望控制台。「西塞羅是誰？」

這時麥克雷進來了，文森特向她打了個招呼，再加上布思又通過內部聯絡系統在說話，這才使皮澤從尷尬的處境中解救出來。

「我們得要上『天鵝號』，船長，」布思說。「我們要找出神秘傳說的答案，我不怕那個黑洞，我不比你們膽小。即使赴湯蹈火我也要爲我的讀者尋找這個故事的發

展和結局。」

「如果我們被那黑洞的重力吸着怎麼辦？」霍蘭問。「這是十分可能的，因此我很有理由讓你的追求永遠得不到結果。我不想爲追求故事而赴湯蹈火，船上任何人都不准這樣做。」

「但，船長……」

霍蘭打斷了他的話，對皮澤說：「傳感器有沒有收到什麼訊號？文森特發出的訊號有反應嗎？」

皮澤目無表情地看着空白的記錄。「沒有，外面的電磁干擾太多，訊號可能通不過。或許『天鵝號』上的人收到了，但他們的回答無法通過。如果他們的傳訊電路功率不大，發來的訊號也會很弱，到不了我們這裏就消失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就是什麼？」

「除非他們的輻射保護罩是堅不可摧的，否則他們一進入這個區域，光是伽馬射線就可以將所有的人全部燒死。」

「啊……」麥克雷終於驚呼起來，她的兩眼直直的盯着螢光幕。「原來這些年來

，大家等待着、猜測着的最後結果，就是這個……」她抬起頭來，若有所失地望着霍蘭船長。

「我知道你很難過，麥克雷，但你父親的船就懸掛在這個能呑沒一切的黑旋渦的邊緣。我們沒有機會接近它，我們不能冒險。」船長無可奈何地說。

「至少請你和杜蘭特再核實一下，」她在央求。她知道杜蘭特的意見更能起作用，因爲船長可能認爲她會感情用事。

「好的，」船長對着話筒說。「杜蘭特，你在收聽訊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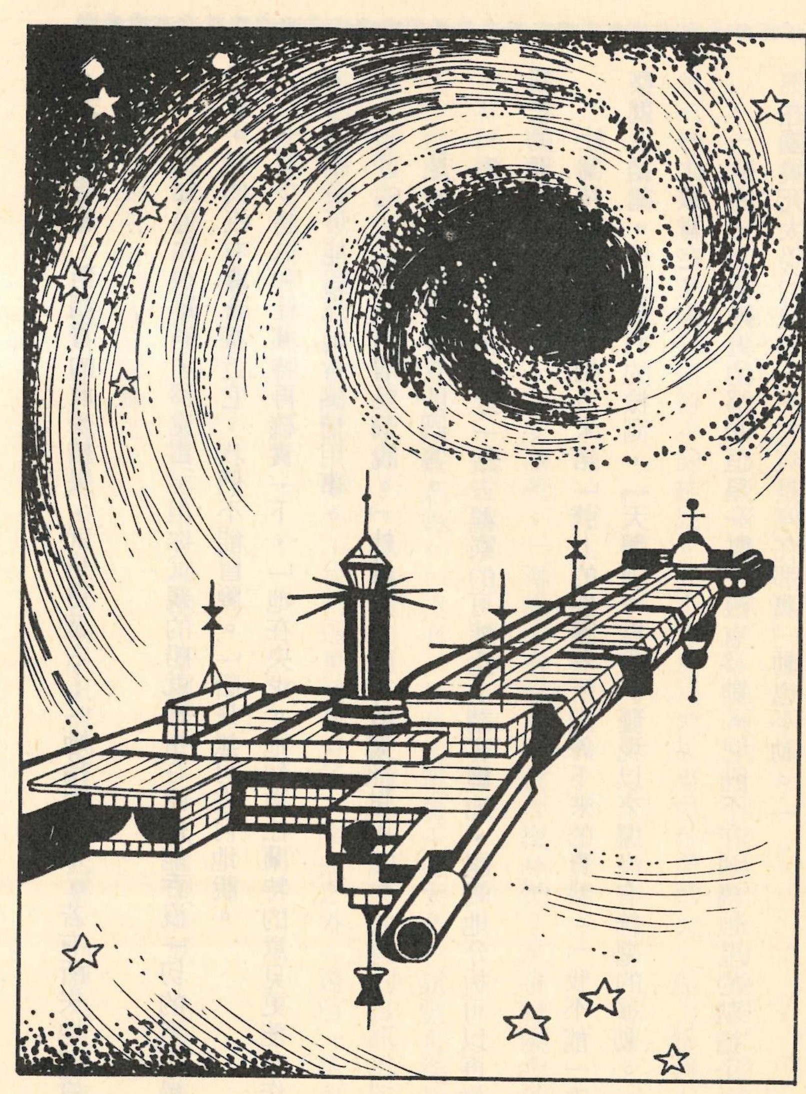
「是的，」杜蘭特立即回答。

「告訴我有沒有再靠近一點去觀察的可能性？請客觀地、認眞地分析可以再靠近觀察的理由。」

杜蘭特在綜合着「帕洛米諾」號上的感應器所記錄下來的資料。「我不能一次觀察就下結論。根據我們的檢測，『天鵝號』自我們發現以來還沒有絲毫的移動。」

「你敢肯定？」

「是的，它對附近的那顆恒星一點也沒有移動。它既不在圍繞恒星的軌道上，也不在圍繞死太陽的軌道上。它只是停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在黑洞前出現的《天鵝號》

霍蘭船長想了一會，說：「那就奇怪了，如果它不繞着那恒星，而它的機械裝置又沒有開動，那它至少也受到黑洞的重力影響才對。你可以肯定它沒有進入函數軌道？」

「是的，船長，」杜蘭特說。「它根本就沒有進入任何軌道。黑洞的威力對它似乎一點也不發生作用，它像是在太空的某一點上拋錨。或許它有某種辦法能擺脫黑洞的引力。」

「如果『天鵝號』能安全存在，『帕洛米諾』號也應該可以。」杜蘭特繼續說。

「你又在將假定引伸了，杜蘭特。」

「也許，但我對它的穩定性不作任何解釋，它事實上停在那裏。」

「一艘毫無生命的棄船怎能抵擋那種永恒的引力？」布思插嘴了。「如果它的發動機並不開動，它應當慢慢滑入黑洞。」

「我不知道個中的奧妙，因而我們有理由去進行調查。」杜蘭特又對着話筒說。「船長，這就是我建議開近去觀察的主要理由。既然『天鵝號』可以不用反衝力去抵消引力，那我們就有必要去查個究竟。而且，布思，我們還不能說它毫無生命。它不亮燈，或不開動發動機，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它就是被遺棄在那裏。」

「不過，它看來死氣沉沉，」布思輕率地說。

「這可能是自然現象，杜蘭特，」霍蘭說。

「我知道，但這也同樣值得調查。」

「不不，你沒聽懂我的意思，」船長望着他的儀器，心中有些拿不定主意。「『天鵝號』可能不是有意地停在那裏的。它的一側有個太陽，另一側又有個巨大的黑洞，那裏就可能有足夠的磁場干擾來破壞太空的纖維結構。」

「我的船長，太空並不是尼龍物，」杜蘭特有點不耐煩了。

「你要明白，如果這是個自然現象，那我們就有可能無法超越它的影響力。『天鵝號』可能是被磁場干擾左右着而動彈不得，就像一隻蒼蠅被困在蜘蛛網上。如果我們開到它的附近，也就有可能同樣陷入這個羅網。」

杜蘭特也知道，他不能忽視船長的假設。「好吧，讓我們來個折衷：我作爲這次航行的科學負責人，我正式建議駛近觀察。我們開動所有的儀器以及推論感應器，一旦發覺任何黑洞引力的不正常現象或受到其他古怪的東西的影響，我們就以最大的馬力立即撤離。」

霍蘭船長仍然有點擔心：「我不知道行不行。這可能是一種交替出現的威力。儘

管我們很快探測到不正常的現象，但恐怕也來不及脫險。」他畢竟還是一船之長，要爲大家的安全着想。

「船長，你現在是想以一種我們不能證實的潛在的危險性來說服我。你知道，我們正在準備返航。那就讓我們最後冒一次險吧！去回答一大堆有關『天鵝號』的老問題是我們的天職，去探索引力學理論上的變幻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能再派另一艘太空船駛達此處，屆時『天鵝號』可能已經完蛋啦！」

霍蘭開始衡量各種因素和各種爭辯。「杜蘭特，我的良心仍然反對這樣做。」

「這是可能的，但這似乎不能成爲科學的論據。」

「我知道，我知道，」霍蘭嘟噥了一會，將全息照相機和其他監測器都關上。「好吧，你們將你們的電子眼和電子耳全都用上，讓我們駛近觀察。我們得構成一個對角駛近，否則就有可能誤入黑洞的重力範圍。『天鵝號』也許不受黑洞的重力影響，但我得要假設『帕洛米諾』號會被它吸着。我們要處處小心，隨時準備離開。」

船長聚精會神地監視着他面前的控制台，頭也不回地對大副說：「調準一個角度，皮澤。我們將慢慢地開過去，以便杜蘭特和麥克雷能充份觀察，但也要保持一定的航速，否則就來不及逃開。」

「是，船長。」皮澤的激昂情緒沒有因爲船長的審愼而低落，只不過是被他的嚴肅態度鎮住了。

「座標數碼三〇五X，二七五Y，一七七Z。」皮澤的手指在接觸鍵鈕上跳動。

「電腦已核準，如果需要的話，還有百分之十五的餘地。」

「足夠了。」霍蘭將座標數碼納入導航定向門，打開飛行姿態調整儀。「帕洛米諾」在太空裏靜靜地挪動，將頭部翹高。

「姿態已調定。」

「發動機準備完畢，」皮澤回答。

「文森特，給底部的訊號燈輸送足夠的電源。」

「是，船長。」文森特立即通知動力房。常規加速器轉動了，飛船加速向前。

數分鐘過去了，他們還繼續加速前進。突然，飛船顛簸了一下，雖然這是意料中事，但仍然使大家吃了一驚。

麥克雷扶着通往實驗室的走廊門使自己站穩。杜蘭特調緊了他的躺椅上的繫帶。他對麥克雷說：「你最好也綁上繫帶，越靠近『天鵝號』時，黑洞的重力就會加強，至於其他各種干擾更不在話下。到了那裏很難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布思正在檢查自己的安全繫帶是否穩固。他說：「我還以爲飛行會平穩地加速的呢！」

「現在的飛行事實上也是平穩的，」杜蘭特說。「這種顛簸是由氣體、太陽等離子以及其他物質向着黑洞的方向移動所造成的。問題是我們不習慣處於這種由重力而造成的運動當中。」飛船又再次震動了一下，似乎在支持他的推斷。

「我們就像一隻小昆蟲在一隻睡貓的身邊飛過，」麥克雷說。「雖然可能會安全逃脫，但也給睡貓的鼻鼾嚇着。」

「我明白，」布思向舷窗外偷看了一眼。「你的意思是偷偷地幹了就走開，否則……」

「否則就被黑洞吞沒，」麥克雷接上去說。「但『天鵝號』卻安然無恙。」

「帕洛米諾」號又震動了一次，這次更厲害了。大家都似乎有點心寒。

皮澤觀察着螢光幕，「天鵝號」的影子越來越大了。他報告道：「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英里，加速器運轉正常，沒有其他問題。」

「『天鵝號』的位置如何，文森特？」船長想轉過身來望一望這個機器人，但他椅上的繫帶使他不能轉動。

「仍舊固定在那裏，船長。」

「它與恒星的相對位置呢？」

「也沒有變化。」

「重力多大？」

「二點四七，而且還在上升。重力的增大系數也在提高。」

船長開始憂慮了。「那不好，以這種航速再加上重力的速度飛馳，這未免太快，會出問題的。」他又向船上的電腦詢問了幾個情況。

「改變航道，使我們的航向與最大重力軸線交叉構成一百七十五度角，以便隨時逃離。減少三分之二的衝力。」

「帕洛米諾」號繼續向「天鵝號」彎入。干擾更厲害了，大家的面部表情緊張，飛船的顛動正合着心潮的起伏。

又發生一次特別巨大的震搖。皮澤感到全身被繫帶勒得很緊。「這船就像匹野馬，」他嘟囔着。他想起了德克薩斯州的賽馬。

「重力，重力報告，皮澤！」船長大聲地喊，因爲他的大副沒有立刻回答他。「現在不是打瞌睡的時候！」

「對不起，船長。」皮澤將注意力全集中在顯示重力的儀錶上，把賽馬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二十點九六，還在增大。」

他很擔心測量計會隨時斷裂，雖然在設計上它是可以承受相當大的重力的。「帕洛米諾」號也曾經歷過數次太空航行，也抵禦過各種錯綜複雜的重力，但此次的考驗却是最爲嚴峻和冷酷的。

霍蘭船長繼續惶惶不安地觀察他的儀錶。如果黑洞的拉力有條不紊，他們還可勉強渡過難關。但根據目前的情形，黑洞的重力同各種磁場的吸力作用在一起，「帕洛米諾」號就不一定有能力應付。

因此，現在該是使出他們的最後一招的時候了，只有這一招才可能在一切難以預測的危險中化險爲夷。

「實行人工操縱，」船長一本正經地說。他按了幾下面前控制台的鍵盤後，一隻佈滿開關的金屬手臂從控制台彈了起來。他似乎恢復了一點信心，因爲畢竟他可以用自己的雙手親自掌管飛船的一切動作。

「船長，」文森特喊了一聲。

「什麼事？」

「我想說幾句話。」

「說吧！」

文森特開始對船長分析自己的憂慮。「如果我們繼續駛出去，我不知道發動機能支持多久。它們現在還是可以將我們撤離這個地區的，但問題是，如果再在這種巨大的重力範圍內停留，我擔心它們不能持久，稍有故障，就意味着災難。」

「我全知道，文森特。」

「我僅是提醒你，因爲我想，麥克雷博士和杜蘭特博士是非要對『天鵝號』進行徹底觀察不可的。」

船長點點頭，望了望重力測量計，突然心驚膽戰起來—儀錶的指針所指正的數字幾乎使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喂，杜蘭特，」他對着話筒說。「重力已接近我們所能應付的最大限度。我已試圖將速度盡可能降低。文森特擔心發動機的耐久力。我們只可能對『天鵝號』作一次掠過，然後就撤離。」

「有沒有可能，」杜蘭特的聲音傳了過來，「我們再……」

「只能一次，我將盡量給你充份的時間觀察。注意你的儀器，使這次掠過有所收

獲。」

「目標正在出現，速度下降了，船長，」皮澤宣佈。

「再放慢一點，文森特，」船長命令。「卽使冒點風險也不要緊。」

「好啦，就照你的意思辦吧，不過……」

「別囉嗦了！」

「是，船長。」文森特已成功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

「我們將從『天鵝號』的底部掠過，船長。」皮澤的視線在前左舷同儀錶之間往返移動。

「隨時準備開動加速器，文森特。」

「一切準備停當，船長。」

一個巨大的物體已映入眼簾。它完全使「帕洛米諾」號變成微不足道。它的尾部形成一個巨大的矩形。它有八個傳動排氣管，而每個都足以將「帕洛米諾」號吞下。它的外表的結構呈格子架，像一隻昆蟲。

它是人類技術的最偉大的成果之一。卽使憂心忡忡的霍蘭船長此時內心也不免激起一陣興奮。任何駕駛員對於這個龐然大物都會眼紅的。

「天鵝號」的設計，是用以應付深太空探索的一切複雜而險惡的任務的。它的探索能力超過「帕洛米諾」號十多倍。它的設備種類繁多，有的甚至可能永遠都用不上，而有的則現代科學家聽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呢。

它的設計使它完全可以自立於太空。必要時，船上的空氣、食物和水可以循環使用數百年。它可以遨遊銀河系，船上的人員可以在太空傳宗接代，直至第一代的船員的子孫將他們的祖宗忘記。

船上有充份的自衞和進攻設備，足以抵禦或制服任何想像中的外太空的文明異種人。

它的設計空前絕後，「帕洛米諾」號及其姊妹船簡直不能與它同日而語。即使霍蘭船長這種不易動聲色的人，對它也不禁肅然起敬。

「杜蘭特，注意守着掃描機。我們就要從它下面掠過了。掠過時我們將作數次的翻滾，以便讓所有的測量儀器都有機會作出反應和記錄。」

似乎有無數的金屬部件在向「帕洛米諾」號起作用。他們靠得更近了，這小小的飛船陷入一種安詳寧靜的環境中—發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一切的干擾都已烟消雲散。

這是霍蘭船長萬萬想不到的。這種重力一定是虛假的現象，否則「天鵝號」就不可能一直穩如泰山。現在一切都已風平浪靜了。

船長不可思議地看着他的大副。皮澤立即查看控制台上的重力記錄，突然變得目瞪口呆。

「重力降至零度！顯然主力是由『天鵝號』人工製造出來的，而不是出於黑洞。根據感應器的測量，黑洞現在根本沒有重力。」

「那不可能。那個恒星怎麼樣了？」

「也一樣，毫無動靜，」皮澤對他說。「那裏也沒有任何重力存在。」

「回動傳動！」文森特在執行命令。「帕洛米諾」號慢慢倒行着。「注意！這可能是暫時現象！」

事實並非如此。「帕洛米諾」號現在停留在「天鵝號」的巨大身軀底下自由自在，就像一隻稚鷹在母鷹的翅膀底下受到保護一樣。它慢慢地向前飄蕩。

「文森特，現在加速器不受干擾了。皮澤，請帶我們在『天鵝號』的周圍轉一轉，並飛到它的上空去。」大家又七手八脚地執行船長的命令。雖然如此，但船長仍然繼續監視他的感應器上的數字變化—他還心有餘悸呢！

「哈，飛行得非常自如，」他輕聲說。「簡直難以置信！」但他心裏又有點害怕。他想，任何能夠消除像剛才那樣大的重力的東西，都可能是危險的。

他的耳機響了，麥克雷在說話。「眞像暴風雨前的平靜，杜蘭特，究竟發生了什麼？我無法想像這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我也不知道，」杜蘭特坦然地說。「我們懷疑，要麼是一種自然現象，要麼這是『天鵝號』在作怪，但究竟是哪一種，誰也不知道，要提高警覺。」

「帕洛米諾」號從「天鵝號」的側面繞過，再向上滑動，以便從它上頭飛過。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忙碌，他們想解決兩個難題：一是爲什麼黑洞的重力會突然消失，二是「天鵝號」本身的謎。

麥克雷的心情七上八下。她離開自己的座位，走到飛船的左舷靠窗處。她望着「天鵝號」的長長的格子架合金板在向後移動。是的，他們很快就駛出去了，然後再轉過頭來在它的上空掠過。她此時的神態並非若無其事。她的希望是有所寄托的啊！

杜蘭特對着話筒說：「皮澤，你那裏有沒有新的情況？我這兒什麼反應也沒有。」

「我這兒也沒有任何不正常的反應，」大副回答。「那種抵銷此間的重力的物質，並不干擾本區域的空間電磁場。」

「我們的四周繚繞着千萬種『自然』廣播，即使距離『天鵝號』這麼近，我們的探測電波也發不出去。如果它上面有人，他們想向我們發電訊也同樣困難，而且我確實懷疑上面是否有人。」

「天鵝號」上必須有人才行，麥克雷想。一定要有！這，這甚至不一定是要我父親在那裏。只要有人能告訴我們所有這一切就好了。我們既然找到了失踪的「天鵝號」，而且又挨得這麼近，如果不去弄明白事情的眞相，就講不過去。

她對自己開脫說，我們之所以進一步跟踪調查，完全是出於科學的原因，並非有任何個人的私情。但她也清楚，要對大家，特別是對霍蘭，隱藏自己的感情是困難的。

「帕洛米諾」號已將「天鵝號」拋開了，現在正準備再向它迂迴。

「向後迂迴，皮澤，」船長命令。「試繞着『天鵝號』飛行，然後再檢查一下發動機。」

「再下一步呢？」

「如果上面仍然沒有生命的迹象，再……考慮。」

「是，船長，」皮澤掩飾着自己的不耐煩。

「帕洛米諾」號的飛行姿態變換加速器開動了。飛船全身震顫了一下，然後直奔「天鵝號」。

霍蘭面前的一個細小的儀錶指針立即從零跳到十一，再到十二，而且還繼續急速上升。

「重力接近極限，船長！」皮澤喊道。他盡量壓抑自己的恐懼。

「糟糕！」霍蘭驚愕得兩眼直盯着那儀錶發呆。

三

「全速開動所有的加速器來抵擋重力！」霍蘭瘋狂地操縱着控制台的鍵盤，宛如一位鋼琴在彈着一首激動的歌曲。而螢光幕上，「天鵝號」依然平穩如故。

「帕洛米諾」號像是被兩隻魔鬼似的大手搖震着。動力中心房裏有些儀錶被震裂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船長？」皮澤有點驚惶失措。

「我想都是『天鵝號』在作怪，」船長說話很快。「我原來以爲在這個範圍內我們還是平安無事的。一定是『天鵝號』的穩定地區的半徑縮小了。」

「唉，眞沒想到！那是我的錯，我沒有及時探測到這種變化。」皮澤咬牙切齒地怨恨自己。

「算了吧，作什麼自己檢討。我們連這種現象的原理還不清楚，怎麼可能發覺儀錶上的變化呢？」

控制台上一個警告訊號亮了，文森特首先發現。

「飛船的中部漏氣，」文森特心平氣和地說。「儲蓄壓力正在降低。空氣再生系統有毛病。漏氣裂縫正在自動吻合。壓力穩定了下來，但不知能否永遠保持下去。」文森特不斷地報告着儀錶上的變化。

「文森特，你繼續監視儀錶。皮澤，盡量糾正飛船的姿態，如果翻滾太多，當心引擎失靈。」船長繼續指揮。

皮澤在駕駛室內變換着各種開關，他終於將「帕洛米諾」號暫時穩住了，不讓它打滾。

又一個警告訊號亮了，還是文森特首先發現。

「飛船外殼有裂痕，船長。」

「嚴重嗎？」

「暫時還不，只是四號艙蓋外表爆裂。」

「四號機艙內裝着什麼？」

文森特停了一下，它在核對清單。「各種供應器材，還有些有機物。」

「是何種器材？如果是些探測器材或樣品，可以不必理會。」

「恐怕不行，船長，裏面有些藥品。」

「眞不好辦，損失了這些藥品也許是致命的。」

「我也這麼想，船長。」文森特說。「讓我去把裂縫封牢。」

「這……要當心。外面重力很大，一不小心你就完了。如果你的動力功率不足以將你推回機艙，我們也沒有其他辦法把你救回來。」

「是的，我知道有危險，但我會盡量小心。」

機器人文森特從後艙浮了出去。

在正常的情況下，文森特是不必繫上合金繩索浮出太空去的。他內部有足夠的動力使它在飛船的四周飛行。但這兒的情況並非正常。因此，凡事都很愼重的它便用一根合金纜索的一頭將自己栓住，另一頭繫在船上。

那黑洞正處在旋轉的輻射氣體和其他大塊的物體的中央。但它只是短暫地吸引了一下文森特的注意力。這架機器人雖然沒有情感，但在設計上還具有好奇性。

它看了黑洞一陣便伸出它的磁性手脚去吸附在「帕洛米諾」號外表的突出支架上，這樣便可以時刻同飛船的軀殼牢牢接觸。

當它慢慢朝着四號艙蓋的外部位置移動時，它感到一個巨大而長久的雷響在它周圍震盪。人類是從來沒有傾聽過這種純電子雷響的。它的聲音非常可怖，非常刺耳，

人類簡直沒法忍受。但文森特是一架機器，它對這一切都有免疫力。它心想，你們這些在我身旁流過的太空物質，和我本身也差不多，我們本是同根生，相煎又何太急呢！

它的思想又轉到另一個題目去了。它想，不知道爲什麼它要被設計成這種樣子，具有各種人類的思維想像力，而且還懂得一些詩詞警句，這實在奇妙極了！

霍蘭和皮澤都不知道文森特在自我欣賞。他們仍在拚命設法將飛船把穩。但他們却同時也意識到文森特正在外面作業。

「皮澤，查看一下文森特的進程如何。」

皮澤一邊執行船長的命令，一邊注意着他的儀錶反應。「文森特，聽到沒有？我是皮澤，我是皮澤！」

皮澤的耳機響起一陣猛烈的嘶嘶聲，像是一千噸火腿剎那間倒進一個大油鍋裏煎炸一樣。他對着話筒再喊：「文森特，聽見沒有？外面的情況如何？」又是一陣油炸聲。

他望着對面的霍蘭，搖搖頭。「沒有反應。」

「我不贊成它出去，」皮澤開始放馬後炮。但霍蘭打斷他說：「不用多說，我也曾想阻止它。你別焦急好不好？它可能碰上比我們預想中更多的困難。」他猶豫了一會，又說：「我不想打攪麥克雷，她現在夠忙的了。」

皮澤不肯吱聲。他也知道，剛才船艙中部的氧氣再生工作房有些機件斷裂，造成儲氣室的氣壓下降，麥克雷和杜蘭特都在那裏忙於修補。

船長最後還是忍不住取起話筒。「麥克雷？」

她用封口機噴了最後一次，將它放在一旁，走近話筒。「我在這兒，船長。」

「那些斷裂的機件修補得怎樣了？」

「還在進行。操作封口機是易事，但要銲接得很精確却相當困難。」

「你最好補得精密一點，否則我們只有呼吸氫氣而不是氧氣了，」他開玩笑說，但隨後又認眞起來：「我本不想麻煩你，但看來我們同文森特的通訊器械出了故障，至今仍無法聯絡上。不知你是否能用『超感官聯絡法』和它接上關係，我們急於了解它的工作情況。」

「這我了解，船長。」她坐回她的椅子，將繫帶鬆脫。「我試和它聯絡。」

「很好。」

麥克雷閉上眼睛。她本來不需要這樣做的，但她想集中一下思想。她不需要用眼

睛來「看」文森特，文森特也不必用它的電子眼來回望她。

這是向她傳授「超感官聯絡法」的專家告訴她的。他們曾向她解釋，當她需要進行超感官聯絡時，最好閉目集中精神。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十年前，她爲了取得參加深太空探索的資格，要在各方面與數以百計的其他強者競爭，而她非常清楚，能有效地掌握這種聯絡技術，是一個很重的砝碼，因爲不是每次聯絡都行之有效的，而且，有些人進行一次聯絡之後，智力會非常混亂，甚至會長期失常。

而麥克雷的表現却非常成功。她還清楚地記得超感官聯絡器的模樣。那是一個體積只有半個小指甲的小型機筒。這機筒現在已埋藏在她的頭蓋骨底下。它隨時可以將麥克雷的構想意傳到一個特製的接收機上，同時又能收到接收機的電傳反應。要能準確地聯繫上，有時腦神經要綳得很緊。

她現在按照所學的操作程序去收縮思想，讓它們往外流。這種技術非常玄妙，也使她感到自已與衆不同，從而產生一種優越感。

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大概是十多秒鐘之後，機器人文森特終於作出反應。

「對不起，麥克雷博士，我剛才沒有注意。」

「你是說思想開小差？」她用思想向它發問。

「不……我是在忙着，我從不思想開小差。機械的東西是不會思想開小差的……」

「現在當然不會。算了吧，以後再解釋。你好嗎？」

「我仍然依附着飛船，按照命令執行任務。你是否就是想了解這個？」

「你知道就好了，你這不中用的鬼傢伙！」

「博士……我工作時請不要捧我的場，會誤事的。」

「你倒會高興呢！喂，你在哪？」

「快到四號艙蓋了。」

「好。」她調整了思維，再對着話筒說：「船長，我已同文森特接上關係。」

「很好。他在外面好嗎？」

「他說快爬到四號艙蓋了。」麥克雷又收縮思想，以便同文森特聯絡。「有困難嗎？」

「電磁的影響很難受，全身都起鷄皮疙瘩。」

麥克雷微笑了，但眼睛依然閉上。她對文森特的幽默感到開心。

「我已抵達四號艙蓋，現在開始檢查，」文森特的聲音又在她的腦際迴響。「看來裂縫並不太大，尚還可以銲補。」

「很好。」她鬆了口氣，開始想念起霍蘭來。她想，在她進行超感官聯絡時，霍蘭是怎麼想她的？他是否把她看作一個崎形的半人半機器？霍蘭一直知道她腦裏埋着了一塊奇異的金屬，是否爲了這個原因，他便一直對她親善，態度總是那麼溫柔、那麼體貼？或者是像她所希望的那樣，還有別的原因？

文森特又再次用思想同她通話：「我已將銲條放到裂縫裏，準備開動封口機了。」

麥克雷的思想又回復到霍蘭身上。她想，平日他對她腦蓋下的超感官聯絡器並沒有覺得任何不正常的表示，何況他自己也是個出色的科學家，總不會計較吧！不過，雖然如此，誰知道他心裏怎麼想……

「麥克雷嗎？」船長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路。「文森特怎樣了？你仍在和它聯繫麼？」

「我再看看，船長。」麥克雷又靜靜地將思想集中到機器人那裏。「喂，文森特，修補得怎樣了？」

一個高興的機械聲音在迴響：「銲接完畢，麥克雷。」

「船長……它已將艙蓋修補完畢。」

「很好。等它返回船內時通知我。」霍蘭又對他的大副說：「皮澤，我們只是在此處穩住自己，這還不夠理想。飛船隨時都會再打滾的，最好繞開這裏。」他的目光在控制台上掃了一下，說：「全速開動E和H起動加速器，半速開動A和G。」

「是，」皮澤回答。飛船開始起動。

霍蘭一邊讓自己繼續保持與實驗室和麥克雷的聯絡，同時又打開通往動力中心房的話筒。

「是杜蘭特嗎？」

「是的，船長。」杜蘭特的聲音綳得很緊。「我們在這裏只能湊合着修補，你和皮澤最好來將我和布思所銲補的缺口修飾修飾。」

「我也幫不了多少忙。我只是飛船的使用者，不是建造家。」

「船長，這裏需要個建造工程師，如果不將空氣再生主機房的機件裂痕修補得很精確，甚至更換一些機件，壓縮空氣最終可能會供應短缺，到時我們只好窒息而死。」

「見鬼，你肯定這麼嚴重？」

「你最好親自來看看。有些機件幾乎被震斷了，除非換新的，否則銲接也無濟於事。」

霍蘭想了一會，說：「是否可以將次機房的某些相同部件同主機房那些嚴重斷裂的調換使用？」

「試試看吧，」杜蘭特回答。「但我很懷疑是否能收效。」

「為什麼？」

「因為次機房某些部件也被震動得很脆弱了，到時連次機房也保不住，變成兩頭空。不過，我同意試試做。」

「希望不會吧，杜蘭特。幹完了請告訴我。我可能來看一下。」

「好吧。」

霍蘭關上話筒。他懂得，如果連杜蘭特也無法修整好空氣再生系統，那是因為沒有零件可換，除此之外，世界上最優秀的再生器系統修理師也會無能為力的。

文森特銲好了四號艙外殼的裂縫之後，便關上封口機的電擊，一邊在打量着它的工藝。接縫很整潔、牢固。現在要等四號艙充氣後才知道是否銲接得密實，但它對自

己的手工是很有信心的。它將電子視線從艙蓋移開，準備爬回飛船的後底艙通閘——它原先是從這裏爬出外空的。此時它突然發覺栓在閘門外緣的那頭合金繩索脫開了，在外太空間懶洋洋地飄浮着。

它鎮靜地將情況向麥克雷報告。她最初的反應很緊張：「你仍然吸附着飛船嗎，文森特？」她和霍蘭都清楚，如果這架機器人稍不小心從機艙的外殼滑脫，它就完了。

「我仍然吸附着外殼……並等待指示。」

她急忙對着話筒說：「船長，文森特已修補完畢，但它繫在船身的繩索脫落掉，它暫時還好，但如果它與外殼失去接觸，就可能浮不回來。它的起動加速器不一定能將它推回。現正等待你的指示。」

皮澤已從椅子上站起來了。他說：「得給它送去另一根安全繩，讓我去好了。」

霍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坐下，皮澤！你在這裏要幹的事情多得很。」

大副不解地看了船長一眼。「你不是開玩笑吧？如果是別的人而不是文森特你會怎樣？」

「文森特也是我們的一份子。至於其他人，不管是誰，我也不讓你出去。守住你

的崗位。」

「如果是麥克雷在外面呢？」

霍蘭的表情毫無改變。「一樣。這她是知道的，你也應該知道。」他對着話筒說：「麥克雷，現在誰也不能冒險出去。必須等到我們能夠完全控制飛船。告訴文森特不要動，直到它接到新的通知。」

麥克雷將指示傳達給文森特。

「我贊同，」文森特立即回答。「我不喜歡老呆在這裏，但船長是正確的，我相信——」

聯絡中斷了。麥克雷拚命集中自己的腦神經，豆大的汗珠從她的前額滾下。她知道這個機器人的內部設計是不可能在一個句話沒講完突然莫名奇妙地中斷的。

「文森特！文森特！」她用思維大聲地喊。

原來飛船的一次小小顛簸將文森特甩開了。它伸出金屬手臂四周摸索，企圖捉住飛船凸出的物體，但幾次都失敗。幸而它飄浮到船尾處時，它的磁性手臂又吸着飛船了。這時它剛好收到麥克雷緊急的呼喚。「我沒事，麥克雷。我被甩開了一會兒，現在又抓牢了。我現在比剛才更安全。」

她鬆了一口氣，對霍蘭說：「文森特現在沒事了，船長，它滑開了一會，後來又吸住了船殼。它說它現在比剛才更安全。」

她簡單敍述了剛才所發生的事，引用了文森特的原話。

皮澤傾聽着，然後又挪動身子，似乎又要出去。

「守住你的崗位，皮澤。」

「你究竟有沒有良心的？它仍然黏貼在外面的船殼上。下次再被甩開它就不一定能再回來了。」

霍蘭對這句挑釁的話並不去理會。他知道皮澤是在不正常的條件下駕駛着飛船。作爲船長，他不允許放縱自己的心理反抗。他不會懲戒皮澤，也不會將他的頂撞作爲今後打擊報復的理由。他也希望他有個上級可以讓他發洩發洩。

他將心中的怒火壓了下去，冷靜地對話筒說：「麥克雷，告訴文森特我們開始有進展了。現在正在返回『天鵝號』附近的無重力區。進入這個寧靜地帶之後，它可以自由地跳回閘門。」

她點了點頭，雖然誰也看不見她的動作。她將這意見傳給了文森特。這時，杜蘭特和布思回到了實驗室。他們的神情很疲憊，緊張的機修工作證明不比其他重體力勞

動輕鬆。他們沒有去打攪麥克雷。杜蘭特站在旁邊等着，待她眼睛上部的皺紋完全鬆開，身軀的緊張狀態已明顯消失之後，才向她打聽超感官聯絡的內容。

「看來似乎船長的擔心是正確的，」她對他們說。「我們遇到麻煩。」

「什麼事？」布思性急地問。「是修補艙蓋的問題？」

「不完全是那方面，」她喃喃地說，兩眼仍然閉上。「文森特的安全帶脫了，差點完蛋呢。它暫時還沒事。空氣再生機房修補好啦？」

杜蘭特聳聳肩。「已盡力而爲，但仍有幾個零件找不到新的來替換。」他的臉上露出慘淡的笑容。「連回家也成問題了。除非船長和皮澤有更好的修補手藝，或者找到其他解決辦法。」

他突然收住話題，驚愕地環顧四周。布思和麥克雷也跟着他東張西望。他們都感到發生了事情——干擾消失。「帕洛米諾」號不再搖震了。

飛船像死一般的沉靜。

四

皮澤將自己的身體靠在椅背上。他渾身酸疼，就像在「帕洛米諾」號的小型體育室鍛煉了大半天一樣，雖然他幾個小時來從未離開過他的座椅——他們是在同死神搏鬥啊！

「悶極了，」他自言自語。「我真不想再活了，但不是現在。」

他似乎想消除他與霍蘭之間的尷尬，說：「船長，你不必自責。我們先是闖進『天鵝號』周圍的無重力場，後來又遇到重力場半徑縮小所造成的意外。這是我們無法預料的呀！」

「這話有道理，我感到好受一點。」

「船長——」

「嗯？」

「很抱歉，我剛才頂撞了你。」

「這沒什麼，別記在心裏。遇着這種事誰都會焦急的。」他轉過頭來對話筒說：

「麥克雷，我們打算到『天鵝號』的上空偵察。文森特怎樣了？」

停了一會，他聽到麥克雷的回答：「它仍然和我們在一起，並在尋找一個適合停泊的地點。它要求留在外面觀察。」

「同意。告訴它別打瞌睡。」船長在心裏笑。其實文森特根本沒有眼瞼。

「皮澤，你負責探照燈和掃描器，我來駕駛。如果發現任何似是『天鵝號』的閘口一類的東西，立即告訴我。這麼大的飛船應該有許多閘口或單向艙口的。我不想再用那些探測器來浪費時間。我決心要親自看個究竟。」

「是，船長。」

一度強烈的探照燈光照亮了「帕洛米諾」號和「天鵝號」之間的太空。他們慢慢地移向「天鵝號」的上方。皮澤用探照燈向下掃射，大家都借着燈光在搜索。

他們不知不覺地發現自己正在一座城市的上空飄浮。他們的脚下可謂燈火輝煌，連自己的探照燈也變得黯然失色。它所有的艙口和圓蓋都大放光明。數分鐘前它却是死氣沉沉的，這顯然是對於他們到來的一種反應。

「它在搞什麼鬼？」杜蘭特的臉緊貼着舷窗。

「它上面一定有人！」麥克雷的反應感情多於分析。但她的驚呼很有感染力。站在她和杜蘭特後面的布思立刻取出錄音機來。

「就像聖誕樹上掛滿了燈火一樣。」皮澤的目光在控制台同舷窗之間移動。「我以爲它只是吸引人，原來它還很漂亮！」

「管他漂亮不漂亮，快把炮彈裝上準備戰鬥！」船長綳着臉說。

「鎮定，船長。」皮澤也有點吃驚。「他們肯定是友善的。我記得它上面的炮火比我們多幾千倍。如果他們要幹掉我們，只要一按電鈕，恐怕我們的飛船會立即變爲齏粉。」

霍蘭猶豫了一會說：「那好吧，我們只好假設他們是友善的。」

他調整了一下觀察鏡，最後對準「天鵝號」上的一個目標。

「這是個指揮塔，把燈光全開了的人也一定在這上面發號施令。指揮塔附近有個小塔，大概可以在那兒靠泊。」

「帕洛米諾」號繼續向前推進，逐步靠近那錐形鋼塔。這時，他們穿過「天鵝號」的一個透明圓頂，可以看見裏面一片較空闊的地方。

「快看，船長！」麥克雷對着話筒喊道。

霍蘭伸長脖子向下看，似乎發現有影子移動，但「帕洛米諾」號改變了飛行姿態

，下面的空地隨之消失。

「麥克雷，你是否看清楚？像是有東西移動。」

「有人在裏面，船長！」麥克雷熱情高漲。

「只是影子。」站在旁邊的杜蘭特盡量使自己的話聽來不覺得刺耳。他知道她仍在想像着與父親重逢，但却又不能隨便附和，故意去助長她的幻想。

此外，他也明白他們碰到了這許多不尋常的事情。首先是發現「天鵝號」，然後又碰上無重力場。誰知道跟着又會出現什麼意外？至於她的父親，要想像二十年後他仍然活着，那更是不可思議。

但也輪不到他來向她潑冷水。那是霍蘭的事。

「這似乎是些移動的影子，」他說。「但我們確定不了。」

「是人，杜蘭特。」希望，使她變得比從前更漂亮。

「一定是人！」

「但願如此。」他轉過頭來對她微微一笑，但他擔心她的希望會破滅。

「帕洛米諾」號更接近指揮塔了，皮澤將注意力集中在它旁邊的小塔上。「這肯定是用來靠泊的碼頭。」他指着它說：「看見了嗎？有兩條可以延伸的走廊。我不明

白他們爲什麼還不快點鋪上紅地氈？既然船上的一切都開動了，他們絕不會不知道我們正在他們的周圍轉的。我想距離它這麼近，我們發出的訊號肯定可以到達他們那裏。」

「嘿，什麼道理？」皮澤越來越想不通。

「我也不知道。」船長仍然擔憂着「天鵝號」的武器裝備。「我們的槍炮太少，而且飛船已受到損害，還要繼續修補空氣再生系統。也許他們那裏會有多餘的機件吧？我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天鵝號』的身上，否則要能安全返回地球，就沒有把握了。」

霍蘭嘆了口氣。

他們再向前駛近。主發動機停止轉動了，只是使用姿態調整加速器推動「帕洛米諾」號去接近「天鵝號」指揮塔下面伸出的兩條臂膀——這是從停泊站伸出來的空中生命線，或稱天橋。

他們多次調整飛船的姿態，以便使飛船的閘口能搭上「天鵝號」的空中生命線。

霍蘭有點不耐煩了。「他們應該幫幫忙。」

「也許他們想考察我們的駕駛水準吧？」

「算了吧！用心操作，別讓人笑話。」

此時，黏貼在船殼上的機器人文森特却派用場了。它掙脫磁性吸力，開動本身的小型加速器，三兩跳便抵達了空中生命線。它打開防衞激光噴射器，探頭探腦地往天橋深處望進去。它沒有發現異常的迹象，便又往前挪動。

霍蘭按着一個控制鍵鈕，再按另一個。控制台有四個訊號燈亮了，他再按另外兩個。皮澤也以同樣的訊號回覆他，於是便聽到一聲汽笛長鳴。

霍蘭對着話筒說：「杜蘭特、麥克雷、布思，我們已接上『天鵝號』。我知道你們沒有人願意留在這裏，那就讓大家一起上去，但每人都得帶上武器。」

「你這是眞的？」麥克雷半信半疑。

「眞的，大家都去，這是命令。人人都得帶上槍。布思，如果你會使用的話，你也要帶上。」

布思有點不好意思：「船長，我也得要自衞，雖說我的槍法不好，但至少也知道子彈是從那一頭出來的。」

「很好。在主通道的閘口集合。」

船長向皮澤點頭示意，後者最後檢查了一遍各種儀錶的反應數字說：「一切正常

。」他取出手槍，又望着船長。船長再次點頭。

皮澤最後一次按動鍵鈕。閘門開了。大家感到「帕洛米諾」號內的空氣與「天鵝號」的空氣流在一起。

身材粗短的文森特站在那裏迎候他們。

「文森特，你幹得很好。」霍蘭親切地拍了拍它左側的金屬軀幹。他不必再問空中生命線是否有危險，如果有，文森特早已通知麥克雷了。

「我終於跳出了油鍋，」它在說俏皮話。它忘記自己的構造材料也和油鍋差不多——怎麼可能將它炸熟呢！

麥克雷向前挪了幾步，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它。「你眞的安然無恙？」

「謝謝你。我被拋脫之後曾一度惘然不知所措，幸而我的身體不是那種脆弱得不堪一擊的有機細胞所造成，因而免於被空間的各種物件所傷害。」

「看你油腔滑調的，」皮澤說。「總有一天你的潤滑油會乾枯，到時看你還會饒舌！」

「言者無罪嘛。」文森特又用上一句古語。

「得了得了，」霍蘭制止這場鬥嘴，指着空中走廊的裏頭說。「主人來了。」

空中走廊的深處亮了。他們屏住呼吸地等着。當他們的沉默再也不能忍耐下去時，霍蘭終於大聲喊了出來。

「喂，我是『帕洛米諾』號船長丹·霍蘭！我們的調節系統出了毛病，需要求救。」

他的求救不比他的名字更能引人注意。裏面毫無反應。

「看來我們要親自進去。」麥克雷緊握手槍的手放鬆了。「這是一種奇怪的迎迓。他們先是不理睬，後是開亮所有的燈和伸出空中生命線，而現在又對我們置之不理。」

霍蘭點頭：「我們要改變部署。皮澤，你返回『帕洛米諾』號。我們使用C頻道通訊聯絡。」

皮澤想爭辯，他顯然有點失望。「你是說我……」

「這是命令，皮澤。你或我得留一個在船上。」

「你是船長……」

「既然我是船長，我就得親自出馬。」

皮澤洩氣了，顯得無可奈何。「是，船長，請原諒我頂嘴。」

「頂嘴？十八個月了，你應該知道你不能反對我。」

皮澤的情緒又開朗了。

「我們要互相依靠，」霍蘭顯然是對大家說的。「但這回大家都要靠你了。要提高警覺，有什麼變化立卽報告。」

「是，」皮澤答應。

「不必擔心，皮澤。」文森特轉過身來對他說。「他們也會招呼在外頭站着等待的人的。」

「文森特，你倒有兩下子，你是否專門用來咬我的？」

「不，先生，只是開導你罷了。」

麥克雷笑了。她覺得同這架機器人相處越久，越發感到它可愛。

皮澤不甘示弱：「我報名參加這次飛行時，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同一個破罐子打起交道來。」

「破罐子是什麼東西？」文森特一邊問，一邊搜索它的詞滙儲存器。

「破罐子者，爛銅爛鐵也。」皮澤得意地說。「這回該是我來開導你了吧？」

「好啦好啦，」霍蘭假裝嚴肅地說。「現在不是互相開導的時候。我們該走了。」

」

霍蘭和麥克雷走在前頭，文森特在中間，杜蘭特和布思殿後。

皮澤目送他們離開。他想到船長最後那幾句話，心裏稍覺好受，但依然深感遺憾。現在在他脚下的，是一座浮動城市。雖然十八個月來他們仍沒有發現任何生命的迹象，但總算是有所收穫。

他轉身返回「帕洛米諾」號。

當他們接近走廊的盡頭，文森特便搶在麥克雷的前面。它並非要表現自己勇敢，而是出於一種簡單的邏輯：它的金屬軀體比起人類的肉體更能抵禦激光槍的襲擊。

霍蘭在走廊的盡頭小心翼翼地往裏走。這走廊通往一間燈光明亮的大廳。這裏的電力照明如此充足，對比之下，「帕洛米諾」號上的燈火却是微弱得像是點上煤油燈。

室內的傢俬是二十年前的款式，四周擺設着長短沙發。各式各樣的玻璃舷窗，給這裏的主人提供寬廣的視野。此外，還有一些裝飾的植物花草。

房子中間陳放着一張彎曲的大枱，上頭有幾件錄音器材。霍蘭發覺一架錄音機上的倒帶鍵排是過時的，另一架鋸齒形掃描機的體積比當今的大三分之一。

房裏沒有主人，但大家都感到這裏有一種只能覺察而不能目睹的東西。霍蘭立即意識到是一種發霉的氣味。

「像是多年沒有人住過的地方，」他嘟噥着。「可能我們是『天鵝號』離開地球以後第一批到這裏來的人。」

麥克雷和其他人已經散開。「見鬼，」她說。「我們像在演戲呢。」

「那就演吧，」布思鼓勵她。「這種氣氛最適合。」

「我感到有千萬隻眼睛在盯着我們。」她仰望四面的牆壁，慢慢移動脚步。「如果有眼睛，人在哪裏？這船上肯定有人開燈，有人把空中生命線伸出，有人把空氣送出來。如果不是人，也是別的什麼。」

通出走廊的門自動關上了，將他們同「帕洛米諾」號隔絕。牆壁內和天花板發出劈劈嗚嗚的聲音。霍蘭的手槍不知不覺地氣化了，其他人的手槍也一樣。突然，文森特不知被什麼東西毆擊倒退了幾步，它本身的武器已被同類的激光槍破壞了。

「文森特！」麥克雷衝過去查看它的搖搖欲墜的軀體。

「麥克雷，我幾乎被打翻在地，但不知什麼原因。」它外部的發光顯示器逐漸恢復工作。「像是觸電。哦，我不是指襲擊我的東西很利害，而是指它的速度和效率，

以及他們射擊的準確性。僅僅是武器被毀壞。」它的眼睛又開始搜索大廳。

「至少有個機械智能或人類的智能在指揮『天鵝號』。」

「也許是的，」她說。她一邊環視大廳，一邊希望自己也具有機器人文森特的洞察力。「那是『天鵝號』的智能，也許就是它爲我們開燈，爲我們送出空中生命線。」

「我得用一種假設去推翻另一種假設。」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打從我們最初繞着『天鵝號』飛轉時開始，」文森特說，「我們就遇到各種捉摸不定的事情。某人，或某種東西在爲我們安排了各種情節，一步一步地進行着。機械動作不可能如此反覆無常，而只能按事先計劃好的程序進行。我們首先被漠視，然後受歡迎，最後被解除武裝。這並非機械的安排，而可能是一種非機械的智慧所爲。」

「那……你能否判斷這是人爲的？」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證實。」

霍蘭取出聯絡話筒，對着它說：「皮澤，我是霍蘭，你聽到嗎？」

「很清楚，」皮澤回答。「你就像站在我的背後說話。」

「我開始想返回『帕洛米諾』號。」

皮澤立即表示擔憂：「遇到麻煩？」

「武器被激光槍毀壞了，幸無傷亡。其用意顯然是解除我們的武裝，而並非要傷害我們。」

「我馬上就來……」

「堅守崗位。」

「但……」

「別動！」霍蘭嚴厲地說。「我已說過我們暫時還安全。可能是他們過於緊張。也許這是他們的防衞系統接待室，用以阻止任何好戰份子携帶武器上船的。」

「好吧，你們保重。」皮澤收了線。

布思靠過來小聲對杜蘭特說：「好一套友好理論，倒不如說他們神經過敏！」

「我認爲船長是對的，」杜蘭特爭辯。「如果他們是惡意，早已把我們打死了，或者就根本不讓我們上船。」

「這很難說，至少我不欣賞他們的做法。」布思不安地望着四周的牆壁。那些摧

毀他們的手槍的武器仍然藏在裏面。他想像自己隨時有被殺死的可能。

大廳末端有一道門開了。他們自壯膽色，逕直往裏走。

他們進入一條長廊。它寬闊、靜穆、複雜而細長的弓形金屬結構支撐着天花板的拱壁。霍蘭不由得再次肅然起敬。

進來的門關上了，這是他意料中事。

長廊的右邊，又有一道小門打開，那裏放着一輛室內交通車，發出像蒼蠅飛過那樣的馬達嗡嗡聲。

「這似乎是給我們代步的。」麥克雷走近那輛車子。「也許他們又講究起禮貌來了。」

這是一輛空中汽車。霍蘭他們全坐上車後，它自動在長廊裏飛馳。長廊的兩壁多數地段是透明的，使他們可以自由欣賞外面的太空景象。

汽車開到盡頭停住了，前面又是一道關閉的門。但當汽車完全停下時，門打了開來。

霍蘭下了車，向四周張望。他的背後是剛才走過的長廊，宛如一條圓形下水道，側面根本沒有其他出口。即使有出口，也只能通往外空。他們唯有往前走。

「我們像一隻皮球那樣被踢來踢去，也夠受了。」布思開始不耐煩。

「耐心點，布思。」霍蘭苦笑了一下。「你就想着快有新的奇遇吧。」

「我想快了，」麥克雷說。她開始步入那道開了的門。這門通往另一道空空如也的窄小的走廊。

「慢點走，」霍蘭趕上她。他們停步等着其他人跟上。

「我知道我不該寄予太大的希望，儘管心裏不甘願。」她對他說。

他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地撫摸着。做這種動作確實有點不合時宜，因為大家的心還在七上八落，還不知道會遭到何種命運。他想，俗語說得好，「在家千日好」啊！

「我了解你，麥克雷。我們大家都懷着同你一樣的希望。」

她飢渴地望着他的臉，然後又低下頭來，喃喃地說：「我現在好受一點。」

這狹長的走廊很短，他們最後抵達一個稍為空闊的地方。面前是一部電梯，門已開了，燈也亮着，正在等待他們走進去。

「我知道這次它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布思一邊檢查他的錄音機一邊說。「我想我們最終還是要被送到刑塲上去。」

霍蘭站在電梯門口說：「大家必須牢記，『天鵝號』雖然看來穩定，但太接近那

黑洞。我們已經有過經驗，無動力場的範圍是會變動的。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是人爲的或是自然的現象。如果是自然現象，隨時都有變化的危險。」

「我們不知道『天鵝號』在這裏被困了多久，可能二十年，也可能一兩天。總之，我們根本不能確定是什麼力量在這地區起作用。無知，是不穩定的最大危險。因此，不管你們是否對我個人有意見，我認爲大家越早修理好『帕洛米諾』號，離開這裏越好。」他最後一句話是望着麥克雷講的。她沒有和他爭辯，表情也無變化。很好，他想。她雖有感情上的弱點，但還不至於無視實現。在緊急情況下，他相信她是能夠自制的。

倘若她的父親正活在「天鵝號」上呢？他現在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到時再說吧！

「是的，越早離開，我越高興。」文森特擠進了電梯。我的幾個機器人兄弟都被黑洞吞沒了。與我個人要好的就有兩位……」

「老生常談！」布思打斷它。

電梯門關上了，他們靜靜地往上升高。大家感到不方便再談下去。

五

電梯停了下來，大家提心吊膽地望着電梯門，腦際裏掠過各種不詳的預測。門滑開了。沒有人恭迎他們，也沒有人對他們傷害。

他們小心地走出電梯，進入指揮塔上層的圓頂大樓。地板沒有舖上地氈，從而給人一種開闊的感覺。要將「帕洛米諾」號的駕駛室同此處的面積相比，簡直是老鼠進棺材。圓頂是透明的，舷窗也是透明的，似乎伸手就可以採摘到外間的星星。

沿着四周的牆壁擺設着種類繁雜的儀器、儀錶，而且還分上下層。各種儀器閃爍着五顏六色的指示燈，看上去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霍蘭想，這樣巨大的一座實驗室，應該有許許多多忙碌的機械師、科學家和其他船上工作人員在核對資料，整理素材，研究問題才對。然而，此處同樣空無一人。

從入口處對上去的地方，有一對分光攝像儀，它們將所攝得的恒星、雲層分別以不同的顏色反映在兩個螢幕上。還有一個更大的螢幕，上面反映着一些更爲複雜的顏色和線條，而且不斷變動。霍蘭想，這架探測儀肯定是在分析和監視着那黑洞的變化

。另外還有一個巨型螢光幕，是用來展現太空的全貌的。

實驗室的豪華、壯觀，給霍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此時，使他的思想揷滿上了翅膀的，却是螢幕上所展現的太空。他想，人類所發明的機器，只能計算有關宇宙的數字和方程式。但從來就沒有一個方程式能總合出宇宙的雄偉。

霍蘭的同伴也感到不那麼拘束了。杜蘭特讚口不絕地說：「眞了不起！所有的儀器都比『帕洛米諾』號上的大，也比地面上固定觀察站的大。看，螢幕上的圖案多淸晰！」他驚喜的表情，宛如一個小孩在假日被鎖在一家糖果店裏一樣。

「當然囉，」布思乾巴巴地說。「它已刮盡了納稅人的民脂民膏。」

霍蘭反駁他：「布思，這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你也不能估量它可能的巨大發現所帶來的價值。」

「我並沒有說我能夠，」布思回答。「我是說那些納稅人有意見。這就是爲什麼從此以後再沒有建造第二艘這種飛船的原因。我們大家都認爲像『帕洛米諾』號那樣的船就具有差不多的效能，而花費又少得多。」

「沒錯，」杜蘭特的目光掃過儀器的鍵排。「可能具有差不多的效能，但不能具有同樣的意義。」

「這種觀念的代價實在太高，杜蘭特。」但杜蘭特已想到別的事情，走開了。

麥克雷走進了控制台。控制台上的儀錶所發出的光，映出一些幽暗的影子，它們似是機器的組成部份，其實又不是。

「喂，你們能聽懂我嗎？」

影子沒有反應。如果他們是人，一定害了宇宙嚨症，否則就是着了魔。

「我是『帕洛米諾』號的凱特．麥克雷。我們的船剛剛靠上了『天鵝號』，弗蘭克．麥克雷船員在船上嗎？如果在，我怎麼與他聯繫？」

依然沒有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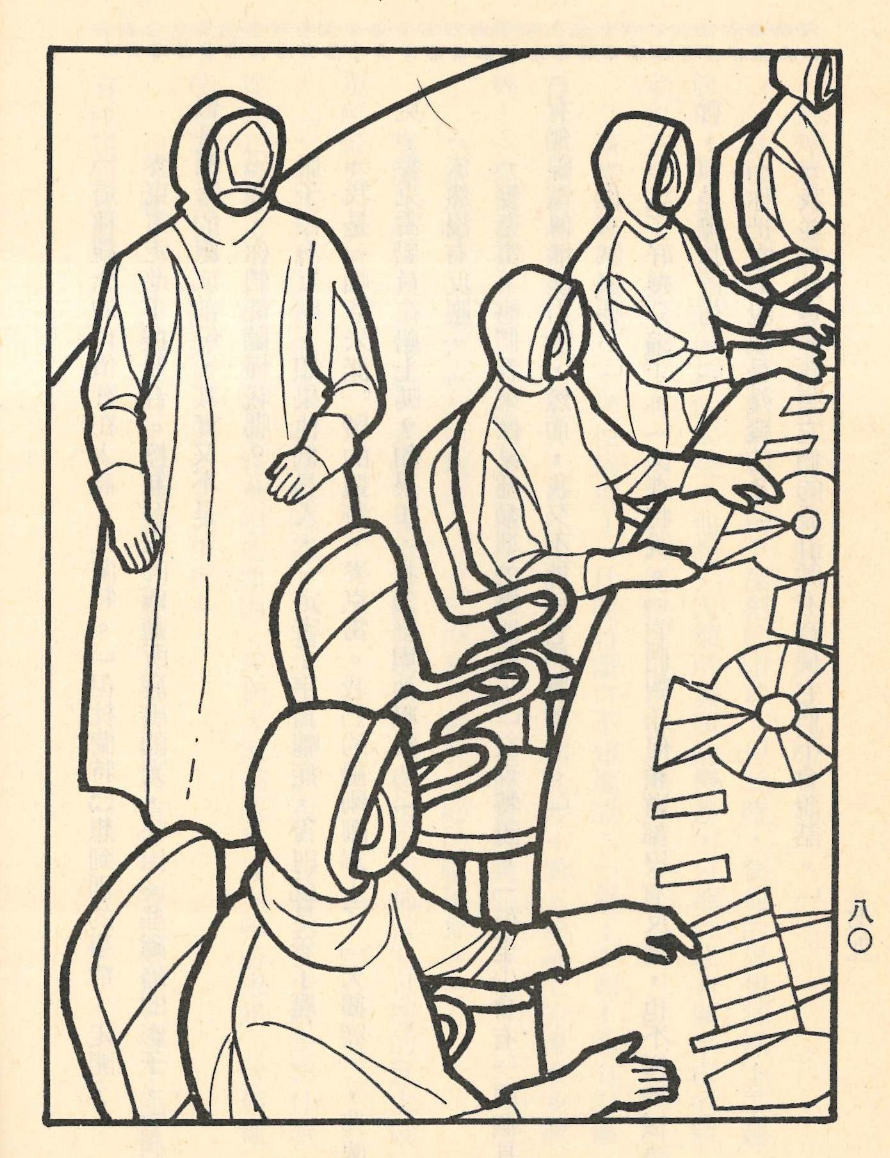
「麥克雷，他們看來像某種類型的機器人，」文森特說。「但至少會有一兩個具有無線電傳播能力的，然而，我又不能與它們聯繫上。」

「你有試過嗎？」

「試了好幾分鐘了，」文森特說。「它們對任何頻道都沒有反應，也不懂機械語言，眞是難以置信。」

「你把它們說成是殘廢的？」

「我並無此意。我想它們的設計師有意使它們不會說話。」



控制室裡操作機器的機械人

在大廳的末端，有許多控制台，這可能是指揮站了。這裏的儀錶更加密集。控制台的旁邊也有許多幽暗的模型在工作着，有些坐着，有些站着。

霍蘭繞過了一台突出來的機器，揮手對大家說：「看這裏，我猜一切都是從這裏發號施令的。」

杜蘭特和其他人都圍上來了。

麥克雷還是對那些工作着的金屬模型感興趣。由於靠得較近，她似乎分辨得出它們的形狀似人，但它們不說話，動作生硬，這又否定了她的猜疑。

她想走上前去面對地發問，但船長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別向前，麥克雷。」

「爲什麼？」

「我預感到有別的神秘東西要出現了。」

她猛然轉過身來，其他人也跟着轉過身來。突然，一道白光在文森特的前面迅速掠過。

「這是什麼？」杜蘭特問。

他們背後的黑色的模型仍然在控制台旁邊繼續工作。霍蘭擔憂的並不是它們。

這時，在他們正面的遠處有一組儀器自動脫開，並轉過身來對着他們笨重地移動，一點聲響也沒有發出。這使霍蘭感到非常驚奇。這種會移動的龐然大物，霍蘭只在重工業系統裏見過，但它們的設計動作都是有限的。然而，從這組機器的動作看來，它具有相當先進的機械功能。如此龐大的活動機器人在地球上是禁止製造的，因爲它們的反應很慢，慣性很大，過於危險。

在「天鵝號」上的人顯然不顧地球上的規定，製造了這種機器人。就霍蘭所知，文森特這類的機器人是地球上最大型的了。而現在的這一個，頭部呈圓錐形，獨眼，其觀察器發出深紅色的光。相形之下，文森特矮小得像個侏儒。

它不像是要對他們說話，也不放慢腳步。霍蘭立卽取出通話器。「皮澤嗎？我們在這裏遇到危險！」

沒有回答。這龐然大物根本不理睬霍蘭的動作和話語，繼續向前威脅他們。

他們開始向後倒退，慢慢移向電梯的入口處。如果到時電梯不動，拒絕爲他們服務，那他們唯有設法使控制台的電路短路。

霍蘭一邊退却，一邊搜索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但什麼也沒有，旣沒有工具箱，也沒有器材補給櫃。

「你聽見我嗎？」他恐慌地對着話筒說。「皮澤，皮澤！」

文森特搶上兩步，站在他們與這個龐大的怪物之間。現在它距離文森特這個矮小的同類只有一公尺了。這時，那龐然大物放慢步伐，最後搖搖晃晃地停了下來。它不說話，但大家都知道它正在考慮對付文森特的挑戰。

文森特挺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它頭部的帽蓋自動下降，以保護它的眼睛。它這一挑戰的姿態，極容易招來殺身之禍，因爲它身上的武器早已被暗藏在接待室的激光槍摧毀。但它仍然把危險置諸度外，勇敢地面對着比它強大得多的機器人。

「布思，我們卽將要同歸於盡了。」杜蘭特小聲對記者說。布思却毫無反應。他緊緊抱着他的錄音機，像是一位母親臨危時本能地保護自己的嬰孩。

「這是一艘全由機器人和電腦掌管的魔鬼船，」杜蘭特繼續說。「這傢伙是沒有理性的！」

出乎意料之外，這龐然大物對他的咒罵有所反應了。它把頭一歪，斜視着杜蘭特和布思。

「不見得吧，杜蘭特博士。你這是基於無知的邏輯推斷。」

「它終於開口啦！」布思驚叫。

「不。」霍蘭用審愼的目光上下觀察。「聲音並非從機器人身上發出。」

「麥斯美倫和我才是這艘船的唯一指揮者，」聲音繼續說。霍蘭繞着它走了一圈，其他人也跟着這樣做，但它並沒有阻攔他們。「所有機器人的功能是我賦予它們的，我才是『天鵝號』的眞正唯一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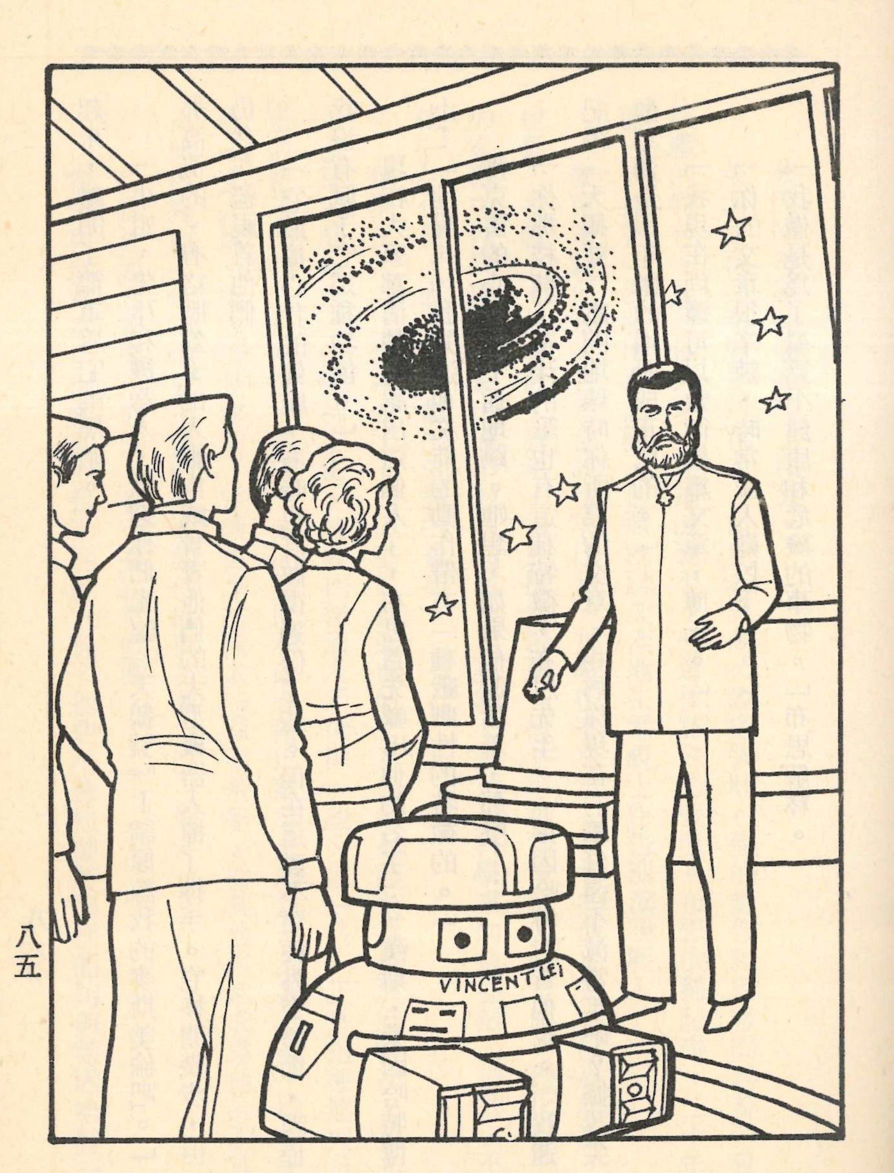
聲音來自房裏幽暗的地方。那裏的一個環形控制台轉動了，面對着他們。那兒坐着一個被黑影籠罩着的人影。

杜蘭特側着頭斜視着它，說：「你怎能知道我的名字？」

「打從我們在深太空發現你們以來，『天鵝號』就一直監視你們了。雖然我們沒想到會有客人來造訪，但也時常準備着。」

「這話還有幾分可言，」布思對杜蘭特耳語。

「與世隔絕使我不得不處處小心，」那聲音繼續說。「無疑，你們對『天鵝號』也同樣不了解。請你們原諒我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歡迎你們。但要知道，你們的飛船雖小，但對於我是完全陌生的。我初時不知道你們究竟是人還是別的生物。後來雖然弄清楚了，但又無法了解你們的政治態度，因爲我離開地球已有廿年之久。我一切得小心，我爲這裏的一切負責。如果我有什麼不對，就請大家多多包涵！」那人影站立



萊因哈特現身了

起來，離開了籠罩着它的黑暗。

「小姐、先生和機器人，歡迎你們光臨『天鵝號』！請原諒我的麥斯美倫吧。」

那高高的、有絡腮鬍子的人影向威脅着他們的大型機器人揮了揮手。它移開幾步，但仍然在監視着他們。

「它最擔心我的健康，有時也許做得過份了些。但在這裏不需要外交禮節，因而我沒有賦予它這種功能。」

現在大家都清楚地認出這個人了，布思首先喊出他的名字：「漢斯·萊因哈特博士！」他說。「我知道他從前的動作帶有一種戲劇性的特徵的。」

麥克雷的心卜通卜通地跳。她想，如果他還活着，那麼……

「你那枝蘸了毒汁的筆也有這種特徵，布思先生。」萊因哈特對着他說。「我還記得『天鵝號』離開地球時你所寫的文章。相信你現在的筆鋒還不減當年吧？據說尖酸刻薄是與年齡的增長成正比的。」

「我現在尚還可以敷衍幾篇文章，博士。」

「你的文章很辛辣，時常使人難以下台。」

「我僅是爲了暴露不健康和危險的事物。」布思解釋。

萊因哈特對此僅嘟噥了兩聲。

萊因哈特與布思是同代人。他比布思高，體格強壯。他的動作和思考問題都帶着演戲的特色。歲月催人老，但却改變不了他這種特殊的表情。布思依稀記得，二十年前「天鵝號」即將出發之際，他還精神奕奕地在電視上作告別演說呢！

麥克雷對他那次告別演說也有印象。那時在麥克雷心目中的他，是一位科學家，也是一名戰士。他勇敢、直率、富於探索精神。他並不將宇宙的秘密看作物理化學上的客觀中性問題，而是十惡不赦的頑敵。他認爲，必須用科學來向這些敵人進攻，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它們獻出知識的寶庫。

到現在，二十年過去了，他仍堅信着這種信念。他的神態永遠是那麼堅決，目光永遠是那麼銳利，他對待宇宙，總要比普通人看得深一些、遠一些。正是這種遠大目光迫使了那些三心兩意、舉棋不定的官僚和政客撥出款項來建造「天鵝號」，給它配備一套人馬。萊因哈特建造了這艘偉大的深太空探索飛船，而其他人則成爲他的工具。他粗暴地、無情地使用他們，有如他日夜折磨自己一樣。

現在注視着霍蘭他們的，也正是這雙眼睛。

霍蘭和麥克雷也用審查的目光注視着他。他們不像杜蘭特那樣能夠與萊因哈特一

見如故。萊因哈特是科學家、研究員、探索者。但霍蘭和麥克雷沒有他那種救世主的熱忱。萊因哈特的這種近乎狂熱的精神使他有別於他們，也有別於其他人類。

萊因哈特不難看出他們面部表情所流露的不信任。他的一生都伴隨着這種不信任，而且還會一直伴隨他進入墳墓。與此同時，世上的人還會對他永遠不解。看來他的獻身精神注定了他要與世隔絕。打從現在站在他面前的這些還未出生之前，他就已下定決心要同他的同類分開了。他主動作出了這種抉擇，即使拋棄家庭，拋棄朋友，他也在所不惜的。

他雖然遺棄了親友，但這給他帶來了許許多多的崇拜者。諂媚者被證明是有用的。他已利用他們去推動自己的個人事業。縱然有朝一日他魂歸西天，沒有人肯自願替他宣讀祭文，他也不會後悔。他的成就將爲他建立起一座永恒的紀念碑。

想到這裏，他微笑了，而站在他面前注視着他的人，却誤解了他的微笑。

在這幾個人當中，萊因哈特的過去給布思留下的印象是最爲淺薄的了。他在他的記者生涯裏，曾多次見過這位科學偉人，但與衆不同的是，布思總是用一種世俗的眼光來衡量他的一切。

他總是認爲，萊因哈特也是用雙腳來走路的人。

「博士，」他說。「我的報館認爲你的『天鵝號』工程浪費了納稅者的金錢。印度、東南亞、南非的所有政府官員都因支持你而丟了烏紗帽。」

「這麼說來，是報界的觸鬚一直在追獵着各國政府，直至那些目光遠大的領導人被消滅爲止。」萊因哈特的聲音，有如指揮塔外的太空般冷酷，「未來的公民將爲你所說的這些領導人昭雪，並永遠銘記在他們的心中。因爲他們在無知和野蠻面前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而那些扼殺了他們的事業的兇手，將成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們是目光短淺的蠢才，總看不見有些事情是不能以金錢來衡量的。他們最終會被社會的文明所拋棄，正如黑暗時代的種族主義已被拋棄一樣。幸而，『天鵝號』在這班白痴還來不及召回它之前，它已經遠走高飛了。」

「萊因哈特博士？」麥克雷假裝用年少無知的口吻問了一句。她想，他可能是一個只有幻覺的盲人，雖然他並非感覺遲鈍。

她的試探果然奏效。他的態度突然改變，並轉過身來面對着她。他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我親愛的小孩，我知道你是誰，我能預測你的問題。對不起，我的回答要令你失望了。你的父親已不在人世。」

麥克雷的情緒驟然崩潰，雖然她曾認爲自己對這個答覆早有思想準備。霍蘭極力安慰她。想像她父親還活着是一回事，從一位了解內情的人口中親耳聽到父親的死訊又是另一回事。在這種情形下，悲痛的感情實在是無法控制的。

「麥克雷，我們眞爲你難過，」杜蘭特說。他希望自己能說多幾句慰藉的話，但他和霍蘭一樣，不知道說些什麼。

「他是一位值得驕傲的人，」萊因哈特試圖安慰她。「他對我個人，是個重大的損失，誠然，對你更是如此。他是我的一位可以信賴的忠實朋友。」

「船上的其他人呢？」霍蘭忍不住問。

「他們沒有返回地球嗎？」萊因哈特既吃驚，又難過。他已預料霍蘭會這樣問，但也曾希望他不會這樣問。

「沒有，你這是什麼意思？」

「眞可惜！多好的一批船員，他們都是好人，忠於他們的事業。」

「等一等，」布思說。「這裏我有點不明白：據我們所知，『天鵝號』曾被召回地球，但你和船都仍在這裏，而你又說其他人……」

「這也是開支問題……」萊因哈特說。

「發出通知後你們怎麼了？收到嗎？」布思連連發問。他急於要知道，萊因哈特是否能夠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

萊因哈特深深吸了一口氣，開始對他們敍述自己的經歷。「我接到通知後，曾經極力爭辯、懇求，甚至威脅。不過，返航的命令是不容忽視的。」

「船上還有其他人，我也理解他們的心情。況且，我們離開地球也有許多年了。許多船員的態度已有所改變。他們的感情已軟弱，因爲大家畢竟還是人。因此，他們也贊成回航，這是可以理解的。」

他停了一會又繼續說：「我們執行了命令，向後轉，準備進入地球的軌道。但儘管大家非常小心，我們却意外地遇到了困難，遇到了一個大家做夢也沒想到的現象。

當我們以超光速的速度往回飛時，我們穿過了一個巨大的重粒子場。進入這個區域之前，我們的儀器沒有預報，因爲這是一種新的獨特重粒子。飛船的動力系統被破壞了，修補也無濟於事。我們的通訊設備也同樣遭到毀壞，連呼救的訊號也發不出。

唯一的選擇，就是遺棄『天鵝號』，使用三個輔助監察飛船中的兩個直接返回地球，因爲它們當時在重粒子場裏沒有開動，故此其動力系統也保存了下來。」

布思又想發問，但霍蘭阻止了他。

萊因哈特望了布思一眼，繼續說：「我知道大家都願意改乘輔助船，因而便成全他們。我對他們說，我將盡力把『天鵝號』用光速以下的速度推入地球的軌道，並重返地球。

「大家都知道，要從那個地點以光速以下的速度進入地球軌道，得花上三百年。布思先生，也許我又要做出一種所謂戲劇姿態了——我選擇留下，讓他們先走！」他做了個手勢。

「要不要離開『天鵝號』？我作了長久的、痛苦的思想鬥爭。最後，我決定不返回地球，不承認失敗。

「你的父親弗蘭克·麥克雷也選擇與我一起留下。我們不知道其他人的命運如何。但一年年的過去了，而又沒有其他船隻來救護我們，於是，我們有所猜測。現在我已證實他們飛不回去，心裏極爲難過。」

布思若有所思。「兩艘船都失敗，甚至連與地球也不能聯繫上，那有點奇怪。」布思說。

「並不奇怪，」萊因哈特答道。「兩艘船都沒有長程通訊設備，也沒有精密和複

雜的導航系統，這是容易出事的。」

「既然安全返航的希望不大，爲什麼除你兩人之外，大家都願意走呢？」

萊因哈特憐憫地望着這位記者。「如果是你，你又作何選擇？坐上一艘效能不那麼高的飛船返航呢，還是去碰碰能否活三百年的運氣？」

杜蘭特看來對倖存的人更有興趣。他問道：「其他人走後，這些年來你就自己一個人生活嗎？」

「並非完全是我一個人。在弗蘭克·麥克雷去世以前，我還有個同樣忠誠於我們的事業的好同伴。自從他離開我之後，我非常孤獨，因此，我創造了自己的同伴。當時，『天鵝號』上還倖存了一些機器人。我借助它們的力量，重新配備了各個崗位的成員——不那麼富於情感的助手。」他指着控制台旁邊的兩排機器人。

「我盡量把它們造成似人的樣子。」

「但它們似乎不會說話，」麥克雷說。

「這是我設計中的最後一步工序，小姐。」

電梯的門突然打開，大家回首，看見皮澤垂頭喪氣地站在裏面。他被數名機器人押着，簇擁他走出電梯。當他抬頭看見霍蘭他們時，他的眼睛立即放出光芒。

「喂，伙計，」他站在門口對押着他的機器人說，「他們就是我的同伴。」

「對不起，皮澤先生。」萊因哈特對他微笑說。「請你原諒它們不懂禮貌。來吧，和我們一起聊天吧。」

這位大副還心有餘怒地望了望他周圍的機器人，然後舉步向前。押着他的機器人沒有再跟着他了。

「回去！」萊因哈特大聲吆喝他的衞士。它們退回電梯內，電梯自動關上了門。

「它們的態度反映了製造它們的人的無禮，」皮澤說。儘管霍蘭向他遞了個眼色，他也不顧。「它們奪了我的手槍，我要取回。」

「用來幹什麼？要射殺我？」萊因哈特的表情有點吃驚。「解除你的武裝是爲了保障你自己的安全。麥斯美倫以及其他機器人不但會對任何襲擊作出反應，而且還會事先解除對方的武裝。」

「請相信我，」杜蘭特急忙解釋。「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我仍不明白，既然你已知道我們的身份，爲什麼還要指示你在接待室的自動衞兵去解除我們的武裝？」霍蘭說。

「霍蘭船長，我雖然了解你們的身份和來歷，但我無法用掃描機探出你們的思想

活動。我不能不防備你們是派出來懲戒我的。儘管如此，我仍然沒有指示接待室的哨兵機器人解除你們的武裝。我相信一定是你們先亮武器後，它們才作出反應的。」

「我們初次踏上這艘陌生的船，亮出武器是很自然的事。」

「那麼接待室衞士的反應也是很自然的了。」

「我還是想要回我的手槍，」皮澤心頭的怒火還未能平息。

「你的財產當然會在適當的時候歸還給你，皮澤先生。但現在還是替你保管着好些，省得你發起脾氣時會導致那些思想轉不過彎來的機器人動武。

「至於你們上船時亮出武器的做法，如果我是一名軍人，我會懷疑你們想幹什麼，但畢竟我是一位科學家，我能夠諒解。」他最後豁然開懷地笑了。「請放心，你們不是囚犯，而是我的客人。你們還是我多年來的首批嘉賓呢！」

當萊因哈特轉過身同麥克雷說話時，皮澤探頭過去對霍蘭小聲說：「這船上的機器人可多了，但沒有人通知它們說我們是客人。」

「放心吧，皮澤。萊因哈特所談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雖然他這樣對待我們不太好，但也有他的道理。在沒有充份的理由說明他居心不良之前，我們還是要相信他，況且，捨此我們沒有別的抉擇。」

霍蘭打斷了萊因哈特和麥克雷的談話。「博士，我們不想太煩勞你招待我們，只是想借取一些小零件。我們的空氣再生系統出了故障。如果你能幫助我們提供一些機件，我們可以自己修理。」

「我們還可以帶你返回地球，博士。」杜蘭特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你不需要等三百年。至於地球上的人們對你的接待問題，你大可放心。這些年來，你在這裏一定探索出許多新的問題，取得寶貴的經驗，你一定會受到熱烈歡迎的。」

「這就是你同布思之間的區別，」萊因哈特煞有介事地回答說。「你憑什麼認為我想回地球，杜蘭特博士？」

六

杜蘭特愕然。他停了好一會才解釋說：「博士，我理解你對『天鵝號』的感情。你既然想念地球，又捨不得離開你用畢生心血凝結這艘船。請相信我，我非常同情你的處境。你似乎在這裏找到了理想的歸宿，你也似乎與你的機器人建立了工作上的關係。但你要知道，儘管你現在設法使自己獲得了舒適，『天鵝號』仍然處於隨時被那黑洞吞沒毀壞的危險之中。」他指着側面那巨大的螢幕上所展現出的黑洞。

萊因哈特的心，看來已被杜蘭特的一番話激起了薄薄的一層漣漪。事實上，他對杜蘭特的關懷，是有所感觸的：「哦，對了，你們的船長也擔心這個。不過，你們大可不必擔慮。正如你們所發現的，『天鵝號』及其附近的空域沒有危險。我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試驗，已發展了一種抗重力場，這種區域即使在這兒距離黑洞那麼近，也能抵禦它的重力。『天鵝號』原有三艘輔助探索飛船，其中兩艘已被我的運氣不佳的船員使用了，我利用剩下的那艘去對我所試製的抗重力場進行測驗。」

「那就是說，你能消除重力？」杜蘭特瞪大眼睛問。

「不，杜蘭特博士。這種成就牽涉到重力場理論的許多問題，即使對我來說，也過於高深莫測。也許有朝一日能解決，但不是現在。我們目前還不可能消除重力，我也做不到。但我能用干擾重力波的方法，去抵禦它的效力。」他停了一會，讓大家有點時間去吃透他的意思。

「在這個人工重力干擾區裏，重力的效能被制服了，對『天鵝號』以及對區內的一切船隻或實物，都失去作用。偶然，外間的力量或條件可能會使這個區域的範圍暫時縮小或擴大。正是這種區域波動性剛才差一點將你們毀掉。」

杜蘭特用食指摩擦着他的下唇。「我明白了。你能抵禦多大威力的重力井？」

「問題就在這裏。」萊因哈特似乎有點神乎其技地回答。「至今，理論和實驗都似乎表明，重力越大，『天鵝號』周圍的重力干擾區就越小，而干擾區一縮小，重力又獲得加強。我還不能完全理解這種現象的機械原理，現在就是存在這種現象。

「從某種角度看，似乎重力勢必會佔據整個干擾區，從而摧毀這一區域所保護的船隻。計算表明，超過一定限度，保護區就不能再被壓縮，從而變成一道堅實的圍牆，無論外間的重力如何陸續增強，也不能將它攻破。

「在這限度內，干擾區便對觸及它的空間結構造成影響。我不清楚這種影響的具體表現是什麼，但我有理由和數字證明，它使區內任何物件的速度難以置信地增加了。如果你用兩個手指對一粒蠶豆施加壓力，會發生兩種情形中的一種：要麼蠶豆的外殼——假設這是干擾區的範圍——破裂，從而蠶豆被粉碎。但如果其『範圍外殼』非常堅固……」

「蠶豆會從你的手指下向前飛出，」杜蘭特作出結論。

「一點不錯，」萊因哈特看來對他很高興。「我正是這樣設想，當干擾區（即抗重力場）被壓縮到最大限度時，它會使它所維護着的任何物體向前衝出，以逃離巨大的重力壓力，賦予這物體以極大的前進速度。」

「很有趣的理論，」霍蘭一本正經地說。他將「理論」兩個字說得很重。「當我們認出這艘船是『天鵝號』時，我們便用無線電向你聯絡。而據你所說，你也一直在監聽我們。那麼，你必然收到我們的訊號了。我還不太明白你爲什麼不理睬我們。你說是爲了小心起見，但你已完全監聽到我們的名字，也必定知道我們並非是來者不善，那爲什麼你根本不回答我們的呼救？」

「船長，我已說過，我擔心受騙。」萊因哈特顯得不耐煩，大概是因爲他的干擾區（抗重力場）的輝煌職讚揚得不夠。「此外，雖然我的接收儀器已大部份修理好，

但我還不能將『天鵝號』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全部恢復如初。

「你應該記得我說過的，我們船上的通訊設備已在重粒子的襲擊下殘缺不全。是的，我可以相當清楚地監聽到你們的來臨。我非常抱歉沒有回覆你們。」

皮澤絲毫不掩飾他對這一解釋的不滿。

「我希望能證明我的善意，特別是對你，皮澤先生。」大副吃了一驚。萊因哈特顯然也具有一位心理學家的洞察力。

「你們會表示不想打攪我。這很好。我現在可以盡力幫助你們。麥斯美倫將帶你們到倉庫。船長，你們在那裏可以向它索取你們所需要的一切。」

霍蘭表示非常高興。「你眞慷慨。」

萊因哈特聳了聳肩，以示謙虛。「霍蘭船長，『天鵝號』並非是我的私人財產。我只是它的指揮員而已。『天鵝號』本身以及它的所有設備，都屬於空間研究委員會的。你們也有權使用它倉庫裏的器械。你們是否會說你們的再生空氣系統出了故障？」

霍蘭點了點頭。

「你們應該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一切，雖然有些精密零件可能過時了二十年。」

「謝謝，我們有辦法處理。」

「這當然。」他注視着杜蘭特。「順便說一句，我想，我可以向你和麥克雷提供足夠的資料，以使你們此次飛行滿載而歸。我雖說不打算返回地球，但也無意將我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佔爲己有。我將讓你們帶回我的新發現，以此來還擊那些對『天鵝號』繼續批評的人。我要確保這些寶貴的科學知識能通過誠懇的朋友轉帶回去。」

杜蘭特聽了非常高興。而麥克雷呢？她雖然因爲萊因哈特證實了她父親的死亡而悲傷，但也爲此消息而逐漸開朗。雖然他們還未能夠發現深太空異種人的居住地方，但他們十八個月來所收集的新資料，再加上「天鵝號」二十年來的研究結果，這就足以使他們此行成爲多產的成功探索了。除此之外，她還可以將一部份功勞歸於她的父親。顯而易見，萊因哈特是不會拒絕讓他的老朋友分享這份光榮的，因爲他本人看來已決心不想親自回去接受這份光榮了。

萊因哈特對他倆的反應感到滿意，於是開始對他的粗壯的機器人發號施令了。「麥斯美倫，將他們帶到維修站去。除了武器之外，要滿足他們的一切要求。」他對皮澤微笑着說：「當你們離開時，將發還你的武器。」

他們舉步向電梯走去。此時，大家突然聽到「嘎」的一聲，霍蘭立即轉過頭來。

原來當文森特移動時，無意中在麥斯美倫的面前橫過。這個粗壯的傢伙用手肘輕輕推了一下文森特，使它失去平衡。文森特站立不動，身上發出一串串忽閃忽閃的綠光，以示挑戰。麥斯美倫再次傾身向它壓來，文森特又發出「嘎——嘎」的金屬磨擦聲。

「退開，文森特！」皮澤命令這架機器人。「幹什麼的？我們要去維修站。退開！」

「它不退我也不退。」

「你不是被設計用來耍小孩子脾氣的，」皮澤看了麥斯美倫一眼。他還摸不透萊因哈特究竟給這個大塊頭機械人輸進了多少功能。「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文森特如終不肯動。麥斯美倫又向文森特側過身來，將自己的重量壓向它。文森特的隨動系統又發出「嘎、嘎」的抗議聲。

霍蘭忍不住氣了。「萊因哈特，命令它鬆開。」

萊因哈特却似乎對這兩個機器人的抗爭很感興趣，並希望它們能分出勝負。

「命令它鬆開，聽見沒有？」霍蘭並不覺得好玩。

「在我的船上，你只能請求我，不能吆喝我，船長。」萊因哈特心平氣和地說。

麥斯美倫微微向前移動，將文森特推至電梯的外牆。萊因哈特突然嚴肅地說：「夠了夠了，麥斯美倫。要記得，他們是我們的客人。」

麥斯美倫勉強地鬆開它的身子，站到一旁，然後轉身走進電梯。霍蘭心想，這鬼傢伙可能還會做出別的惡作劇。

他小聲對麥克雷說：「雖然他解釋說通訊系統有問題，而且說他會懷疑我們有惡意，但我始終覺得他不應該那麼遲才打開『天鵝號』上的燈光。」然後，他又大聲說：「我們走開後你們要小心。」

麥克雷對他的叮嚀報以淡淡的一笑，似乎說：我時常都小心。她走上前去參加杜蘭特與萊因哈特的談話。

皮澤已在電梯門口等着了。霍蘭到達後，電梯的門自動打開。「剛才那羣護送我上來的機器人也是一路貨色，它們一點也不友善。」「他們的所作所爲，也不過是出於萊因哈特的安排，這與它們本身無關。」霍蘭說。「哦，對了，我不是命令你，留守在『帕洛米諾』號的嗎？你爲什麼……」

「其中一個機器人走到我的駕駛室，說你要我去你那裏。既然當時我又不能和你接上聯繫……」

「奇怪，後來我老喊你的名字也沒有反應。」

「是的。那個細小的機器人對我說，你見到了萊因哈特博士，要我也去見面。我沒有其他辦法，只好親自去看看。我走出機艙後，其他的機器人便簇擁過來，把我押到這裏來了。」

「不必擔心。」文森特此時變得趾高氣揚。「不管有多少機器人，我都能對付。它們是老掉牙的過時貨色，我比它們先進得多。」

皮澤仰望長空。它透過電梯的透明圓頂顯得很接近他們。麥斯美倫的胸前有秩序地閃着一道道的紅光，這說明它已將文森特的談話裝入電腦中，以備後用。

「文森特，說話要注意禮貌，快點對它陪禮。」霍蘭注視着麥斯美倫。

文森特猶豫不決。它看見霍蘭的表情認眞嚴肅，於是無可奈何地閃爍了兩下眼睛的光，表示殷勤。麥斯美倫沒有反應。霍蘭想：不知道它懂不懂這種動作的意思？

電梯往下降，大家都默默無言。

在指揮塔上面，萊因哈特陪同着他的三位客人——麥克雷、杜蘭特和布思慢慢地巡視着周圍的儀錶器械，向他們講解着每個控制台的作用，翻譯着他們不理解的各種座標上的數碼。他還耐心地爲他們解答每一個問題。

對於杜蘭特，給他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這些儀器的洋洋大觀，而是它們的工作效率和速度。他沒有發現任何一個零件，那怕是一個小小的探測儀是失靈的。二十年了啊，在太空運行了二十年之後，它們依然轉動正常，這才眞正是難能可貴呢！

「這艘船不像是你所說的受到過重粒子的襲擊破壞……」

「我們進行了修理，於是一切又正常了。」萊因哈特毫不含糊地說。「其他船員起程飛回地球之前，大部份的修理工作都已完成，剩下來的則在我的監督下由我的機器人繼續做。像『天鵝號』這樣大的飛船，得需要一大批機器人修理工。我只是爲它們解決一些辣手的問題，除此之外，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發動機上。現在，『天鵝號』上的所有機器都運轉得非常好，它們互相維修，互相保養，互相照應。」

「但它們都得聽從你的命令。」

萊因哈特得意之餘，摸了摸他的絡腮鬍子：「有時我想，我自己也只不過是『天鵝號』上的一個機器人，負責維修事務的最後一道工程，或是解決一些它們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其他的機器人都尊敬我、崇拜我。它們是被我設計用來代替其他船員的，因而它們都服從我。而事實上，我一直是這飛船的指揮者，因此，它們對我的服從，就更具雙重性質。不過，杜蘭特博士，你不能說我指揮它們。事實

是它們爲我服務。這裏面是有區別的。」

他神采奕奕地挽着麥克雷的手臂，帶領他們三人走向另一部電梯。

「這麼說來，你已經將『天鵝號』修理得相當好了，包括接收和監聽系統，但不包括電訊發播。」布思一邊發問，一邊錄音。「但你後來從不提起收到過持續發來要你返回地球的命令。」

「其他船員已走了，至於我自己……布思先生，我們得講講道理。當局想收回的是『天鵝號』，不是我。我已說過，『天鵝號』機件失靈，回不去了。」

「但現在一切以恢復正常了呀，你是否說引擎還有問題？」

「這很難說。飛船的確已大部份修復，許多工作還是弗蘭克·麥克雷經手的呢！」他高興地望着麥克雷。「但即使我能將『天鵝號』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駛回地球，我也要考慮其他因素。還有許多其他星球要去探索，還有許多理想未能實現。」

「博士，」布思接着說。「如果『天鵝號』可以飛回去，而你又不願意執行命令，那麼，當局會認爲這是一種海盜行徑。」

布思很有辦法使萊因哈特失去冷靜。現在，他握緊拳頭，講話的聲音也微微有點顫慄了。

「布思先生，你的確能說會道。我原來以爲所有對我的批評都是不堪一擊，因而可以一笑置之的。現在看來，多年的孤獨生活已消磨了我的鬥志。你應該爲你的記者才華而自豪。」

「謝謝，」布思乾巴巴地說。「我常常擅於挖掘眞實。」

「布思先生，當心挖得太深，總有一天連自己也被埋葬。」

「到時我不會怨天尤人。喂，你認爲我的分析對嗎？」

「某些眼光短淺的人常常把別人爲發現新事物而作出的努力視爲海盜的行徑。我要替你們證明，科學的目的將爲科學的手段作出辯護。人類的生活目的，就是要作出人類應該而且可以做的事情。我要用我唯一的生命去證明這一點。沒有一個目標，『天鵝號』就等於零，等於一具自由浮動的廢物。有了一個目標，它便成爲人類的一件工具。我有一個奮鬥目標，故此我稱自己爲人。而那些不願意將自己的生命繫於一種崇高目標的人，他們只不過是人的影子而已。」

杜蘭特虔誠地點着頭，他的態度有如一位佛教的門徒正在法師的面前準備受戒一樣。麥克雷的反應則不置可否。

這是個危險人物，布思心想。他非常清楚，在人類的歷史上，凡是公開信奉「手

段受制於目標」的人，都是危險人物。

電梯將霍蘭、皮澤和文森特帶到剛才他們經過的那條汽車跑道以下的船位。他們步出電梯後，轉入一條較窄的走廊。

走廊的舷窗也是透明的。透過舷窗，霍蘭還看到許多其他玻璃通道，玻璃圓柱件和玻璃橋樓。他回想多年以前，某些記者曾稱「天鵝號」爲通往宇宙的「玻璃之橋」。

霍蘭對「天鵝號」的複雜結構確實深有感觸。人類爲了體面地供奉他們所信仰的神，曾經餓着肚皮去修飾他們的寺院，而現在，「天鵝號」也是另一種神的庇護所，是一座超光速寺院。

他心想，萊因哈特就是這座寺院的高僧。無疑，人類將把萊因哈特視爲科學大師和宇宙航行的祖師爺。至於霍蘭自己嘛，如果萊因哈特不是文過飾非，而又能眞心實意地幫助他們修理「帕洛米諾」號的話，他是願意把他看作自己的一位朋友的。

儘管「天鵝號」上看來只有一個人，但他們所經過的地方都顯得生氣勃勃。船內的空中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載着大大小小的機器人往返奔馳，雖然不知道它們駛去什麼地方，帶着何種任務。

一輛交通車又在他們前面駛過去，車上載着幾個小型維修機器人。霍蘭目送它們消失在另一條通道的盡頭，心情越發感慨。

皮澤亦注意到這種頻繁的活動。他瞟了一眼陪同他們的麥斯美倫。「這裏很繁忙，是嗎，麥斯？這船又不飛往那兒去，據我所知，萊因哈特也不需要太多的這種維修工作，你們究竟忙什麼？」

麥斯美倫一聲不響地繼續往前走。皮澤將目光移到霍蘭身上，說：「船長，你看這傢伙一點也不健談！據我所知，不會說話的機器人地位低微，頭腦簡單，只配做一些粗賤的下等工作。」

麥斯美倫還是默不作聲。也許它有一種抗拒挑釁的本能。也許它理解不了這種侮辱。但最有可能的是它銘記着主人的命令，要對他們相敬如賓。

「不要惹它，」霍蘭說。「萊因哈特對它的控制，也許不是絕對的。」

「它怎敢不服從呢？」皮澤回過頭來看了麥斯美倫一眼。「麥斯只不過是萊因哈特的一名小侍從，最多不是替他倒痰盂！是嗎，麥斯？」

這個機器人仍不肯吭聲。皮澤從此不再惹它了。

他們又拐進另一條走廊。麥斯美倫搶前幾步，伸出一隻手去開門。這門位於短短

的走廊的盡頭，門開時發出「呀」的一聲巨響。

他們走進一所大房間。這兒顯得非常清靜。房裏放置着一排排板條箱和許多其他箱子。雖然一切都是那麼乾淨整潔，但似乎很少有人來這裏的。

房內有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機器人。它的頭歪向一邊，像是工作中打瞌睡的人。他們想，這機器人可能用這種姿勢在此間已坐了十多年了——顯然，這裏的維修事務微乎其微。

麥斯美倫走上前去，將它推了一推，這傢伙立即摔倒在地上。然後，它身上的顯示器亮了幾下，慢慢醒了過來。它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後，用眼睛望了望霍蘭、皮澤和文森特。當它的目光停留在麥斯美倫身上時，它大吃一驚，往後倒退了兩步。

「我叫文森特，」文森特主動地自我介紹。「是最新式的機器人，能說話，能收集和儲藏資料，會做各種技術工作。我們來自『帕洛米諾』號，因飛船某些機件失靈，特來求助。」

麥斯美倫狠狠地瞪了文森特一眼。桌子旁邊的機器人雖然很好奇地望着文森特，但却毫無反應。它既不點頭表示理解，也不向客人作自我介紹。

「皮澤，我先回『帕洛米諾』號去照顧一下我們的空氣再生器，你們留在這裏挑

揀所需要的零件吧。看來這裏的零件很充足。」霍蘭轉身離去。麥斯美倫立即也跟着轉身，想要攔阻霍蘭。

「我相信我們的主人一定會很好招呼我們的，」皮澤立即答道。他已猜到船長的用意。「萊因哈特博士不是說過嗎，要好好招待我們。」

「不必擔心我，」霍蘭毫不理睬麥斯美倫的威脅。「我自己會走，你們快點回來啊，皮澤。」

「好的，」皮澤大膽地伸出一隻手去拖住麥斯美倫的胳膊。他完全知道，這條粗壯有力的手臂可以將十多個人舉起。但它沒有動。皮澤預料麥斯美倫不想傷害他們。

霍蘭已到了走廊。他沿着剛才來時的老路往回走。他的步伐輕鬆多了。

麥斯美倫向門邊跨出了幾步，又站住了。它顯然無所適從。

「麥斯，萊因哈特叫你給我們選零件，快點吧，我也想早點走呀！」

麥斯美倫躑躅了一會，轉了回來。它將自己的手插上倉庫裏零件目錄儲存箱的開關。它手臂上的燈亮了，其他一排排箱子的指示燈也亮了。然後一個抽屜彈了出來，接着第二個、第三個。每個抽屜自動跳出來時，却發出一聲清脆的音樂響聲。

「這就對了，麥斯，對了！」皮澤極力壓抑着自己的高興心情。

七

一輛空中汽車將杜蘭特、麥克雷、布思和萊因哈特載到「天鵝號」的另一端。他們拐進一道走廊後，車子停下來。大家下車。萊因哈特帶領他們走進一間大廳，那裏擺滿了這艘飛船上最爲複雜的儀器。

沿着牆壁安置起來的各種控制台的設計非常古怪。麥克雷發現有些機組是二十年前的款式，而有些器械和裝置則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此外，還有些儀器是新舊混合，既有過時的，也有最先進的。

「自從他們離開我之後，」萊因哈特說，「我有充裕的時間來根據我的設想去試製各種新儀器。『天鵝號』上的實驗室也給我提供了方便。正因爲其他船員在離開我之前都說我們的引擎已不可救藥，才促使我下足功夫去對它們加以研究。」他含蓄地笑了，他的手勢陪襯着他的語調。「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引擎再也不能恢復原來設計的功能。因此，我不得不着手試驗用新的觀念、新的設計去改造它們。弗蘭克．麥克雷一直在幫我的忙。他去世後，我又借助『天鵝號』的所有電腦設備去協助我。結果

，我完成了人類最大的夢想之一，而這種成就也只能在這自由的空間才能完成的。我發明了如何從物質的反應和反物質的反應中去分離和抽取能源的方法。」

大家都感到驚奇，萊因哈特高興極了。

「是的，我知道許多科學家都認爲這是超乎物理的現象，是異想天開。他們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抑制黑洞重力吸引所產生的新現象的啓示，我也不可能有所建樹。這再次證明科學上的奇遇，即一種新發明可以導致另一種更了不起的創舉。」

他轉身面對着麥克雷。「你父親就是在開採一個小恒星，以取得足夠的物質來提取能源，使用這種能源來起動我們的新引擎的過程中犧牲的。」

他將大家帶到一個長方形的瞭望台，站在那裏指點大家往下看。

下面是「天鵝號」最大的空闊地區，那裏有四個巨型密封裝置，各自發出幽暗的紅光。這是飛船的超光速發動機。它們的形狀和構造都已和原來的面目全非了，是萊因哈特和他的機器人重新改裝的傑作。

「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些發動機的功率有多大，可以用爾格作單位，也可以用千兆瓦作單位，任由你們提出。不過，我也可以毫不誇張地簡單告訴你們，這些儀器所產生的能量足以供應整個地球。」

他的聽衆愕然，於是他便越發滔滔不絕。「使用這種物質—反物質方法提煉能源，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如何將能源釋放，而在於如何保證內中的反應力不致擴散。原來，是我的所謂抗重力場幫了我的忙。事情確實非常簡單。首先，我通過試驗證實這種抗重力場是可能存在的。然後我將發動機改裝，使之能導致抗重力場的出現。當發動機能生產足夠的初步起動能源以保持自身的反重力場範圍時，物質—反物質的反應力就自然受到牽制。通過物質—反物質作用所產生的能源反過來又可以導致產生更大範圍的反重力場，將「天鵝號」也納入這個範圍以內。因此，「天鵝號」便能抵禦黑洞的引力，穩固了自身的地位。這就是一種新的發明導致另一種更大的創擧。」

「這眞是化夢想爲現實，是開拓銀河系的突破。一部這種發動機就足以開動一艘比『天鵝號』大三倍的探索飛船！」

杜蘭特激動得幾乎語無倫次。「你將……你將成爲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我從不懷疑這一點。」萊因哈特的自滿自足可謂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你說你想讓我們將你的發明帶回地球，」杜蘭特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這包不包括你在物質—反物質以及在重力方面的研究成就？你是否要將這些技術也交給我們？」

萊因哈特點點頭。「這該是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以及了解我的成功的時候了。我將缺席接受平反，而你們，我的朋友，將成爲這種平反的媒介。現在既然我已知道你們是何種人、代表什麼，那麼我便可以信賴你們了。」

杜蘭特轉過身去，再望着下面改裝了的動力裝置，他的思想變得飄飄然了。「你應該和我們一道回去享受你的成果。你有了偉大的成就，即使親自面對批評你的人，亦何懼之有？」

「我已經說過，沒有必要親自去接受別人的崇敬。杜蘭特博士，你一點也不了解我。根本的問題是要在競賽中取得勝利，而不是要向被你擊敗的對手誇耀你的成功。」

「你過去曾不遺餘力地宣揚你的信仰和誇耀你的成就。」布思冷不防地插上了一句。

萊因哈特狠狠地盯了布思一眼，但他的目光隨後又緩和了下來，最後臉上綻開了笑容。既然他已介紹了自己相當一部份成就，他就不想再與布思鬥氣了。

「一切都已結束，布思先生。我過去所說的都是我認爲有必要說的，所做的都是

我認爲有必要做的。這一切都是爲了建造這艘『天鵝號』，並使之出航。我過去宣揚我的成就和信仰，無非是爲了協助我實現設想中的科學目的，絕對不是爲了滿足個人的自負。」

布思極力控制住自己，也許這是出於審愼，他不再反駁了。

「這裏的工作根本不容許我考慮返回地球，」萊因哈特繼續說。「杜蘭特博士，即使我想接受你的請求，我也不能這樣做。我就快完成我的最偉大的建樹了。」他指着下面的巨型動力裝置。

「杜蘭特博士，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爲了完成另一個更大的目標的工具。我最初以爲，『天鵝號』是我的最高成就。後來又以爲發明新的能源生產方法以及那抗重力場是我的成就極限。而現在我又發覺，所有這些也只不過是導致另一種更高成就的階梯，是新的征途的起點。」

「是什麼起點呢？」杜蘭特目瞪口呆地凝視着他。

萊因哈特已將他的客人的好奇心推到了頂峯。杜蘭特並非是一個天賦欠佳的人。他有着豐富的科學幻想力和實際的、理論的科學知識。不過，萊因哈特早已超過了他的想像能力。

杜蘭特想，還有什麼比抗重力場以及新的生產能源方法更爲重要呢？不過，有一點他是肯定的：漢斯．萊因哈特並非在誇口。相反，他還可能對他的發明的重要性故意輕描淡寫呢！

「博士，到一定時候你就會知道。」萊因哈特有點沾沾自喜。「要有耐心。一次學得太多沒有好處，會把腦筋搞亂的。」

「一點不錯，這是萊因哈特聖賢的教條。」布思不住說道。

「布思先生，我的確在宣傳一種新的福音。」萊因哈特驕傲地說。「這是新的物理福音，可以使人類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宇宙。我不是一位瘋狂的預言家，我只是宣傳我所學到的新東西。我的教義建築在有力的事實基礎上，而這些事實又都可以分別予以證明的。這裏沒有宗教迷信的玩意兒。」

麥克雷知道他們又要衝突起來了，於是趕快插嘴排解。「我想你的能源能得到某些證實，而不只是說說或指給我們看看而已。」

「親愛的，這當然可以。你們想怎麼來證實都行。你們可以細細察看所有的電腦儲存組合鍵排以及發動機本身。你們將會看到，那些電腦資料數碼以及監視儀器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這樣，你們就會知道它們所提供的數字是眞實的了。」他非常瀟脫地

環視了房子四周。

「當你們觀察那些發動機時，你們就會更加驚奇。跟我來吧，我們邊走邊談。請隨便提出問題。我喜歡回答別人的提問。這是我整個生命的推動力。我活着是爲了成爲一個有資格對別人解答問題的人。」他回頭望了望杜蘭特。「也許我還會解答剛才所提到的起點問題。」

杜蘭特和麥克雷分別走在萊因哈特的兩旁。布思假裝觀察那個動力控制中心台，以便讓他們離開他遠一些。

「這是人類的新能源資源，」麥克雷投其所好地說。「這比起深太空航行更具革命意義。地球上的人類從此可以將自己從常規的能源資源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一點不錯。」萊因哈特滿心歡喜地說。「我將這種能源的生產程序命名爲『天鵝號反應』。」

布思仍然靜靜地站在那些監聽下面的發動機的儀器旁邊。他們三人在房子的轉彎處消失了。

布思望望四周。那些掌管儀器的機器人並不理睬他。他轉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出去。此時他並不擔心萊因哈特會對他有意見。他所懼怕的是可能碰到「天鵝號」的哨兵

機器人。

布思已接觸到足夠的科學奇迹了。但有一兩件事情開始使他煩惱。他想結束同萊因哈特之間的爭執——不，也許這已成爲一種互相之間的猜忌。現在應該是好好做些調查報告的時候了。但如果這種猜忌阻礙了他的工作，甚至使他遇到麻煩，那是由於他的好奇心使他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他也常常希望能將自己解救出來。因此他想，如果對萊因哈特作一番解釋之後還不能奏效，他相信採取諂媚或卑躬屈膝的方法，或兩者兼而有之，總會解決問題吧。三十五年來，他的職業使他養成了懷疑一切和玩世不恭的性格，而從現在開始可能要洗心革面了。

霍蘭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中汽車站。他選擇一輛估計可以駛回接待室或「帕洛米諾」號停泊的地方。他根據自己的常識扳動了該汽車的控制裝置。汽車有反應了，並載着他飛馳而去。他想，如果他選錯車輛，他總會還可以轉回原處，然後再換過另一輛車。

前面似乎是個交叉路口，有幾條走廊都在那裏滙合。他全神貫注地望着這個走廊連結點，試圖回憶他有沒有到過或經過這個地方。

沒有。但他看見附近的走廊出現六個像人一樣的機器人。這本來並沒有什麼稀奇

的，他已看慣了「天鵝號」上的機器人了，而且也了解大多數的設計形式。但這六名機器人的動作有點特別——它們正在護送着一件物體。

這物體就像一個平面講台。它的外表裝飾不像一台儀器，但結構倒很像。平台上躺着一個用東西覆蓋着的物件，其形狀非常似人，甚至比護送它的六個機器人還更似。

它們通過了交叉路口之後便轉向另一條走廊。霍蘭想，他得要當機立斷，否則汽車駛過路口後就難以辨認原來的那條走廊，那時想開回原地也不可能了。他迅速地按動汽車的控制裝置。汽車減慢速度，剛剛衝過交叉路口就停住了。霍蘭往回望，那六個機器人正在走廊的遠處轉彎呢。

他猶豫了一陣，心想萊因哈特並不知道他在這兒，還以爲他同皮澤和文森特在維修站裏在麥斯美倫的監視下忙着採辦零件呢。至今還沒有任何哨兵機器人阻礙他自由行動，很可能是萊因哈特說要將他們當作客人來款待的指示已傳遍整個「天鵝號」的緣故。

他顯然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他已對這裏的一切感到厭倦。但在平台上的那件東西却十分像人，護送它的機器人也是如此具有人性，這又引起他的疑惑。如果它是一

架出了毛病的機器，爲什麼要用布來蒙蓋？爲什麼需要六個機器人來陪同前去修理？他眞想去弄個明白。

霍蘭花了許多功夫才將汽車鎖上，以便等他回來時再使用。他下了車後匆匆地去跟踪那批機器人。他走到剛才看見牠們轉彎的地方。原來從這兒又轉入另一條長長的走廊，附近有一道單扇門。

「現在要小心了，」他對自己說。他知道這些機器人是萊因哈特親自設計，並很可能具有麥斯美倫型的性格。雖然它們至今還沒有找你的麻煩，但它們却不一定喜歡被人打攪或跟踪。現在萊因哈特本人又不在這裏，出了事是無人替你解圍的。

他一邊試着開門，一邊隨時準備逃跑、搏鬥或者饒舌。門開了。裏面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沒有人，但却有住人的迹像。

「船員宿舍，」霍蘭自言自語地說。他躡手躡脚地走進去。床舖都是三層高的，似乎已經移動和重新安排過。他很懷疑爲什麼他們住得如此擠迫。像「天鵝號」這樣大的飛船，船員宿舍應該很寬敞，即使在「帕洛米諾」號，工作人員的住舍也不至於如此狹窄。

他想不起二十年前「天鵝號」的船員宿舍是什麼樣子。也許「天鵝號」的造船工

人認爲這種類型的宿舍能培養大家的親密情感？或者認爲那些船員經過多年的太空生活，覺得有必要改變一下住宿環境，大家擠在一起會熱鬧一些，不至於那麼冷冷清清吧？

當然還有其他解釋，但霍蘭無暇去思索了。他看到一些船員用過的行李箱，使他回想起某些船員的名字。此外，房子的牆壁還有一兩幅美人照像和一些掛衣服的釘子。

房子的盡頭又有一道很久沒有被人打開過的門，這使他想起維修站的荒涼氣氛。他把門推開，裏面掛着一排排陳舊的發霉制服。看來這些制服還沒有破爛。爲什麼這些船員不穿制服回去？是否他們對此已感厭倦，想換上普通的衣服回地球去見親人？現在是很難判斷當時他們是怎麼考慮的，也許是大家投票決定將包括制服在內的一切東西留下，以斷絕對「天鵝號」的回憶？

第三道門通向一間像一座小教堂的圓頂房子，房子的另一頭有幾個機器人圍着剛才牠們護的那件器械在忙碌着。它們將那件似人樣的東西移進一個管狀的罐子裏，那罐子是嵌在船殼裏面的。霍蘭仍然無法辨認那件東西，也不能判別這空房的設計用途。但他對罐子的作用却立即明白了。

他的猜想很快被一陣噴氣聲證實了——那罐子是個清除物體的閘口。他的心裏一陣難過：他不知道平台上擺着的人樣物體是什麼。現在它已被送出「天鵝號」去了，很快它就會脫離包圍着飛船的保護區，而最後被黑洞的重力吸走。

他一邊疑惑，一邊担心他的窺探會被發現。正在這時，他背後的門突然被拉開，麥斯美倫走了進來。它一動不動地站在霍蘭的面前，用威脅和恐嚇的目光望着他。儘管霍蘭早已準備好應付的托詞，但由於麥斯美倫突如其來的出現，使他一時啞口無言。

他鎮靜過來之後，終於擠出一絲微笑。「噢……我一定迷了路，弄錯了方向，沒想到會走到這地方。不過，我很快可以找到『帕洛米諾號』的停泊處……」

麥斯美倫沒有任何表示，不知道它對這解釋是否相信？霍蘭想：不管怎樣，我總是跟它敷衍敷衍，反正這傢伙除了他的主人之外誰也不相信的。

他繼續保持臉上的微笑，慢慢閃過麥斯美倫的身旁。

麥斯美倫將目光移到那批機器人的身上，然後又目送霍蘭走出房去。霍蘭不敢回望，只聽到麥斯美倫慢慢將門關上。

布思來到一個很大的開闊地，那裏有一間小小的泡沫室。這泡沫室的天花板很高

，頂部是圓形的，四周都是半透明的硬玻璃材料結構。這片開闊地的四周也是用硬玻璃圍着的，是一個大植物園，到處長滿了蔬菜和果樹。

布思悠然自得地蕩了進去，被那綠色的、正在成熟的水果吸引着。他此時忘了自己是在遠離地球數十光年才能到達的地方。他似乎是回到了北美中西部，正在爲報館採訪有關農業收成的新聞呢。

然而，這些蔬菜和樹木都是用人工土壤栽培的。有些甚至在沒有土壤的地方生長。它們所吸取的是特製養料，但枝葉茂盛，果實累累。他也曾見過大片的水栽植物園和茂密的菜地，但惟有這裏長得最好。

園林之大並不使他驚奇。「天鵝號」的船員人數很多，當然也需要大量蔬菜水果。他也知道，在太空裏生活的人想要保持更健康的身體，就必須少吃脫水和壓縮食物。這個種植園大概是船上幾個室內人工小農場中最大的了。

園裏有好些玻璃鏡臉的機器人，其中有一個站在主控台前耐心地監察着電腦的反應訊號。它偶爾也調節一下那些儀錶。泡沫室外的樹木和瓜菜是通過注射的方法來吸取預先配製好了的化學營養成份的。主控台前的那個機器人可以改變這些植物的營養和水份供應，甚至改變氣候。

「你好！」布思對那機器人打了個招呼，但它沒有反應。他也知道它是會無動於衷的，正如指揮塔上所有的其他機器人一樣，都可能沒有說話的功能。當然，布思希望它例外。

一大羣微型機器人在這些植物叢中飛來飛去，發出嗡嗡的響聲。這些響聲不是因爲它們擊拍翅膀所引起的，而是它們內中的小型馬達和飛航系統的開動。布思非常驚訝地挪前幾步去觀察它們，他被這種新奇的事物吸引着。它們飛行得井井有條，從一棵果樹到另一棵果樹，從一株蔬菜到另一株蔬菜。過了一會，布思又轉囘站在控制台前面的那個機器人那裏。

「眞的別出心裁！多麼先進的人工授粉方法！難道這也是萊因哈特的傑作麼？果眞如此，我倒更喜歡它們而不願意看到那些機器人哨兵。」

他身旁的機器人毫無表情。它繼續工作着，就像布思根本不存在似的。

「沒有說話的性能，嗯？不過，我認爲如果你能說話就更好。聽說萊因哈特喜歡祈禱，是嗎？麥斯美倫和其他哨兵並不大像人的樣子。萊因哈特說他需要同伴，所以就把你們設計出來。我想你們一定都很有人性吧？」

還是沒有囘答。布思失望極了。他只好又將注意力集中在那羣會飛的小小機器人

身上，繼續欣賞它們輕巧的動作。

他一邊往前看，一邊聽到旁邊的機器人的腳步聲。當他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發現它已經離開控制台有好幾碼了。他覺得它的走路動作有點異樣，再仔細一看——他媽的，原來是個瘸子！

「喂……等一等……」他向它揮手高喊，同時跟了上去。「你等一等我嘛！」

出了走廊，那機器人拐進一道門。布思氣呼呼地正好趕到時，門關上了——遲了幾秒鐘！他用力推門，但怎麼都不能把它打開。布思慌了，轉過頭來四下望望，空空的走廊就只剩他一個人。

文森特伸出第三隻手。它的兩隻手正在拆除空氣再生機中被震裂了的輸入管，第三隻是用來衡量從「天鵝號」的倉庫裏取回的零件尺寸，看看是否適合。它的視力系統靈敏度極高，可以目測十份一毫米以下的差距。

它一邊忙着，一邊開動自己的聽覺接收系統，注意着霍蘭和皮澤在附近的對話。

「皮澤，我所看到的事情的確古怪。」霍蘭正在幫忙皮澤補修再生器被震裂的其他幾個零件。他的聲調低沉，似乎對某件事百思不得其解。

「船長，沒有人會去埋葬一個機器人的。如果這機器人壞了，無法修理，可以拆除它的零件備用，或將它收藏起來，等到條件具備時再修理。也許是爲了騰出一間房子，才把機器人扔掉。但『天鵝號』空餘的地方很多，這又不成理由。唉，總而言之，不可能是埋葬機器人。」

「我沒有說這一定是個機器人，我只說可能而已。說來說去還是怪我沒有看清楚，而現在又不可能再有機會了。」

皮澤停了手上的工作，說道：「不是機器是什麼？別瞎猜了，船長。」

「我不知道它們拋射出去的是什麼東西，」霍蘭說，「但它們的做法像是舉行某種人類的葬禮儀式。簡單地處理一件東西不需要六個人。不管怎麼說，這都是浪費人力物力，萊因哈特絕不是個傻瓜。」

「會不會是萊因哈特欺騙了我們？」皮澤也開始疑惑起來。他想，霍蘭一定看見了些什麼，否則他不會如此肯定的。十八個月來，他對船長也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他對一切事情都極嚴肅認眞，絕不會無中生有的。

那麼，船長看見的是什麼呢？

「也許……」大副的疑心越來越重。「也許船上還有其他生還者？會不會你碰上了最後一個船員的葬禮？萊因哈特爲什麼對我們保守秘密？他想不讓我們知道什麼？

」

霍蘭很煩躁地銲接了一個零件：「天曉得。我沒有一點其他線索。我倒不願意對他猜忌過多，只是摸不透他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但不管怎樣，他似乎是眞心實意地幫助我們修船。」皮澤說，「如果他想搗鬼，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讓我們離開。」

「也許他另有目的。」霍蘭說，「或者他想讓我們安全返回地球，以便替他宣傳他二十年的所謂成就吧？」

「狼還是狼，即使牠沒有吃掉你的羊也不能說牠就是善良的。」文森特說。

「誰叫你插嘴？多管閒事！」

「文森特說得對，」霍蘭點頭同意。「萊因哈特還沒有對我們下毒手，這不等於他沒有這種打算。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根本沒有想到我們會飛到這裏來。不管他有多少機器人幫助他，光是一個人管理如此大的一艘船無論如何也忙不過來。這也許是緩兵之計，想爭取時間來考慮如何對付我們。因此，我們應該盡快離開這裏，不能讓他有太多的考慮餘地。」

皮澤並不完全同意船長的分析：「除了見面以前的接待方式不好以外，至今他一

直對我們很客氣呀！」

「我們不能排除他先禮後兵。」

「你愛怎麼說都可以，」皮澤聳聳肩。「總之盡快修好我們的船，我們就增加了選擇的餘地。文森特，快點幹吧！」

「一斤裝的瓶子裝不了兩斤酒，」文森特回答說。「如果它能裝上一斤，那就已經是物盡其力了。」

皮澤對這個機器人大爲光火。「閉上你的狗嘴！你不要以爲你肚子裏裝上幾句俗語就可以隨便教訓我。老子出來闖江湖的時候你還被壓在十八層地獄底下呢！」

「如果你們不鬥嘴就會幹得快一些。」霍蘭嚴肅地批評他們。

八

萊因哈特滿臉怒氣地望着中央控制台的螢光幕的數碼。他按了幾個琴鍵，但對他所調節的效果仍然不滿意。「馬上給我檢查一下通訊電路！」

麥斯美倫將一隻手接上其中的一個儀錶裝置。它和萊因哈特都全神貫注地望着螢光幕的反應。螢幕上展現出那個巨大的黑洞，它的附近飛舞着各種各樣的物質。萊因哈特的目光從一個控制儀錶轉到另一個，雙手迅速地按動它們的鍵盤，造成它們的座標指針飛快地跳動着。

杜蘭特和麥克雷也走過來觀看他操作。他們的眼睛一會兒望望螢幕上黑洞的圖像變化，一會兒又看看萊因哈特的緊張動作。

「眞好看……」杜蘭特說。不知他是指那些圖像呢，還是指萊因哈特的操作技術。

「非常難得。」麥克雷的話也同樣模稜兩可。

萊因哈特調整完了他的儀器之後轉過臉來說：「杜蘭特博士，你對黑洞有興趣嗎

？」

杜蘭特笑了。「那還用說？不管是科學家還是門外漢，有誰對這種宇宙中具有無窮威力的事物不感興趣？我畢生研究宇宙。最令人不解的就是自從二十世紀末發現了黑洞以來，人們對它們的了解還是那麼淺薄。當然，問題還是一個：當你靠近它們時，它們就把你吞掉。怎能對它們進行觀察研究呢？人類不能進入距離它們只有一光年的路程範圍以內。因此，一切的科學分析都只能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

「是的，」麥克雷毫無表情地說。「這個無底洞就是這樣可惡。」

「也許是有底的，」萊因哈特漫不經心地說。「這還得要探索。杜蘭特博士剛剛說過，因爲我們不能接近黑洞而無法對它們作出科學的論斷，而你現在又以想像來代替事實了。你根據什麼說它們是無底洞，麥克雷博士？」

「我剛才是發議論，不是作科學分析。」

杜蘭特搶在萊因哈特之前說：「不過，你發明了抗重力場來抵禦黑洞的威力，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萊因哈特心裏很高興，但嘴裏又說：「你過獎了，博士。」

「你的發明一定補償了你多年來的孤獨生活。因爲我想，儘管你有許多機器人陪

伴你，但你總免不了感到孤單的。」杜蘭特繼續說。

「一個胸懷宇宙的人，怎麼會孤獨？太陽和星座是我的鄰居，我日日夜夜傾聽着太空的千萬種訊號，也對它們發出我的聯絡電波，我忙碌着、希望着，我不感到孤獨，不。此外，更有人說過：『惟有忘却自己事業以外的一切的人才能取得偉大的成就。』」他歇了一會。大家都默不作聲，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萊因哈特接着說：「我和宇宙相處得很好。我活着，而且活得很高尚，因爲我渴求知識，因爲我急於在我的有生之年去揭露大自然的一切秘密。」他轉身指着螢幕上的黑洞。「例如，這個黑洞裏就隱藏着大自然的最大秘密。誰知道裏面有多少奇珍異寶？」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杜蘭特，他的表情就像在爲自己申辯。「杜蘭特博士，我以爲你是一位有理想但又未能找到自己的眞正方向的人，這種人成功的機會不大，而且機會也不多。」

現在，麥克雷却注意着她的同伴而不是萊因哈特了。

「也許……」杜蘭特喃喃地說，他對萊因哈特露出一絲傻笑。「也許我會在這裏找到的，如果你不介意讓我們逗留多一些時候。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向你請教呢！」

「我也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你。」萊因哈特高興地說。「我不是說過嗎，我生活的

目的就是要成爲一個解答別人問題的人？」

「但我建議我們進晚餐時才加以討論。你的朋友也應該有機會聽聽。同時，我還有許多東西讓你們看，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感謝你的熱情款待，博士。」

「我也很欣賞你的志趣和感激你的恭維。你確實是一位品質純粹的科學人士。」

萊因哈特領着他離開了長長的中心控制台。麥克雷跟着他們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她回首凝望着螢幕上那充滿重力的黑洞，極力抑制着心頭湧起的萬丈波濤……

霍蘭、皮澤和文森特接受了萊因哈特的晚宴邀請後，正朝着「天鵝號」的另一條走廊邁去。

霍蘭用心地辨認通道的各種特點。他將門上的每一個記號，天花板上有多少盞燈，都一一牢記在心中，以便必要時迅速沿着進來時所經過的走廊撤退，再返回「帕洛米諾」號。

皮澤每每遇到一羣羣的哨兵機器人就感到噁心。文森特陪同着他們兩人。它的表情非常不自在，它爲他的同僚竟樂意接受萊因哈特的邀請感到很不痛快。

「文森特，我們是出於無奈的。」霍蘭說。「除了最初接待我們時他欠缺禮貌外

，至今他對我們沒有表露出絲毫的敵意。如果我們毫不講理地一併拒絕他的邀請，那等於故意却他的情。你知道他是個一意孤行的人，對他稍有怠慢，就會惹出麻煩。」

「我還是不喜歡你們去。」

霍蘭有點不耐煩了。「只是吃頓晚飯而已，這有什麼危險？」

「自投羅網。」文森特又頂了一句。「我要跟在你們身旁。」

「你跟着我們幹什麼？」皮澤說。「替我揩嘴？」

「那總比替你們揩流在地上的血強。」文森特不甘示弱。「既然你們自己不知保重，我照顧着你們又有什麼不好？」

「如果你不在，就不會出現與麥斯美倫打架的事，這樣我們就更安全」。皮澤說。

「上次你和他頂牛時，我一直注意萊因哈特。他很欣賞那場格鬥。下次他恐怕不會介入了。我倒不在乎你被麥斯壓扁，但我擔心這樣會闖禍。」

「你的關懷使我很感動，」文森特冷嘲熱諷地說。「但你搞錯了對象。你要擔心的是你自己的腦袋。」文森特將身軀伸高半公尺，活像一隻好鬥的公鷄。「你是人，只有一軀肉體，你當然害怕麥斯這個大塊頭。但它的電路系統落後了二十年，設備也不齊全。我把它看作只是一堆破銅爛鐵，根本不能與我的智慧相提並論。」

「我也並非害怕它的智慧，」皮澤說。

「那你是被它的簡單機械力嚇壞了？」

「是有點擔心。你還誇口你的金屬背殼呢！我看你也得小心。」

「我有辦法對付他的。」

「得了得了，你這個硬頸鬼是從來不肯認輸的。」皮澤鬥不過它，準備讓步。「但你要小心它扒掉你的皮！」

「皮澤先生，人有三種類型，機器也不例外。勇者勝，懦者敗，怕死鬼不敢來。」

「好說好說，」霍蘭最後也搭腔了。「但我懷疑麥斯美倫會按照指示行動。因此，就算這次是我求你，做一個不敢來的怕死鬼，免得你再跟麥斯衝突。」

「但是我……」

「這是命令，文森特。」

「遵命，船長。」文森特就像打敗了的公鷄，無可奈何地搭拉着頭。

但它還是在盤算着如何去準備應付最壞的事情。然而，它並不生這兩個人的氣。它了解他們的苦衷。

當他們拐進另一條走廊時，耳邊突然傳來卡嗒卡嗒的聲音，奔跑的脚步聲和哼出來的斷斷續續的音樂調子。

他們放慢脚步，想辨別這些聲音來自何方。文森特領着他們走下另一條通道，來到一道寬闊的門口。嘈雜聲就是從裏面傳出來的。門口四周都有閒散的哨兵機器人，但沒有一個迎上來歡迎他們或者阻攔他們。

透過門庭，裏面是個大廳。大廳裏燈光點點，有紅色的、綠色的，但相當幽暗。霍蘭瞇起眼睛往裏看——原來這是個機器人的俱樂部！

霍蘭見過這種地方。

多年以前，建立機器人俱樂部的想法是受到過批評的。人們認爲這是浪費，甚至是近乎瘋狂。但隨着機器人的設計復雜化，它們體內的電腦系統靈敏度越來越高，也就使它們常常做出一些難以用機械的原理去解釋的古怪行爲。有的機器人在工作期間突然暴跳如雷，有的電路系統中的電流莫名其妙地起了變化。

於是，機器人心理學家便應運而生。他們經過初步的試驗，認爲機器人也需要休息、運動和娛樂，否則它們脆弱的電腦系統也會疲憊，產生各種古怪的行爲。現在霍蘭和皮澤所遇到的這間俱樂部，就是最先建立起的試驗場所。

俱樂部裏的遊戲多半是從人類某些娛樂形式直接改製而成。除此以外，就是提供一個地方讓它們自由大叫大跳。

霍蘭他們三位站在門口過了數分鐘，便引起哨兵機器人的懷疑了。有幾個哨兵已經好奇用的眼光打量它們的同類文森特。

「喂，文森特，你也可以在這裏消磨消磨時間。」皮澤熱情的勸它。「這總比你在外頭四處溜躂，等待我們吃完晚飯好些。」

文森特說：「我不是自視清高，我確實討厭同其他機器人混在一起。況且它們又是古老十八代的款式，甚至連話也不會說，光是我一個開腔，豈不是對牛彈琴？」

「二十年前的設計也不算古老十八代，」霍蘭說。他看見有兩個機器人玩得很開心，也關懷起文森特來。「你可以輕鬆輕鬆，跟它們玩玩。要記牢：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

文森特嘆了口氣。他懂得敬酒不喝喝罰酒的俗語，因此不想船長再下命令。如果現在自願走進俱樂部，一會偷偷溜出來也不受命令的約束，何樂不爲呢！

「好吧，今日有酒今日醉，及時行樂是件好事。但船長，你遇到麻煩的事情要立即通知我，使我在這裏也玩得安心些！」

「文森特，我了解你的忠心，我們少不了你的幫忙的。」霍蘭笑了。「我們之間的聯絡系統很正常，遇到意外事情，我一定首先通知你。好了，現在去玩吧！你做了許多工作，光是修理空氣再生機就使你付出很大的勞動。」

「這是我的責任，船長。我從來就沒有承受表揚的功能。」

「這就更可貴了，」霍蘭輕輕拍着它的背部。文森特的外表接受系統立即將霍蘭的這種接觸通過電流脈動傳到它的大腦，大腦根據霍蘭的語氣和面部表情加以分析，最後體會出這是船長愛惜它的真摯的感情流露。

文森特走進了喧嘩的俱樂部。皮澤監視着哨兵的反應。當他們看見文森特被允許安全進入大廳時，才繼續往前走。

一名哨兵似乎特別注意皮澤。

皮澤擧起手向它打了個招呼：「你是……」

那哨兵沒有反應，但一直目送他離開。

文森特若無其事地在俱樂部裏走來走去。有幾個機器人眼巴巴地望着它，它也不予理會。沒有一個機器人敢走上前同它對話，而它也暫時不想引它們開口。

它在尋找一個談話的對像，但很難分辨各種機器人的類型。儘管文森特的視覺銳

利，幽暗的燈光增加了它的困難。這些機器人是萊因哈特一手製造出來的，他的設計並不按照地球上自動控制體系的各種標準。而且數量又是那麼多，還有大量的改裝貨呢！也正因此，皮澤等人反而將萊因哈特看成是一位科學天才，雖然他們對他也抱有懷疑。

但文森特對「天鵝號」的指揮並不那麼看在眼內。它認爲這個萊因哈特更像是個莫洛博士式的邪牌科學家，而不是個愛恩斯坦式的人物。

當然，俱樂部的大多數機器人是十分尊敬它們的主人的，它暫時不宜暴露自己的觀點。

它在尋找一個比較能夠作出人的反應的機器人，例如一種「卡爾文20」型。這種機器人能對話自如而又不至於喋喋不休。但眼下似乎沒有。

它的目光落在一個曾經見過面的機器人。它很可能也像上次那樣，不會作出什麼反應。不過，它的形狀很像文森特。文森特想，如果它能幫忙它解除強加於它的精神枷鎖，它也許會露出眞情。況且現在麥斯美倫又不在場，它不會受到威脅的。因此，文森特擠到那張舊式的波枱旁邊，靜靜地觀察着。

那個古舊了的機器人叫BOB，因爲它身上刻有BOB的英文字母。由於它不像

其他機器人那樣具有兩條可伸縮的手臂，所以玩球時它使用了一根壓力感應球棒。然而，即使如此，命中率也很差。文森特通過自身的目測能力，量出了它射球的差距，再算出棒中的感應壓力同射球距離之間的比數，得出一個結論：BOB體內的運算周轉系數不足，需要調整或更換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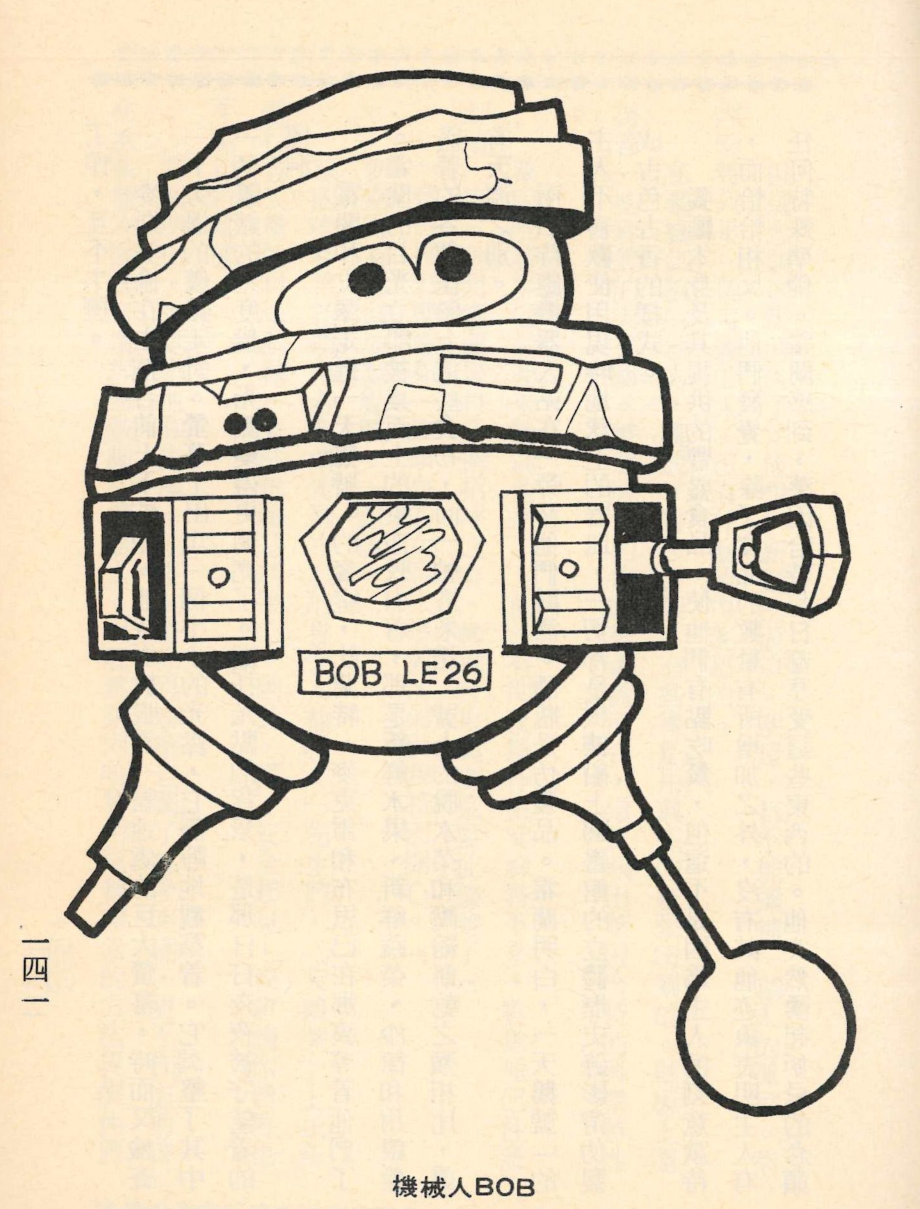
BOB射球不中，引起一噓聲。被喝倒采是件難受的事，但BOB忍受住了。文森特感到反胃。

它走上前一本正經地說：「你需要幫助嗎？」

BOB沒有反應。文森特繼續誠懇地說：「我叫文森特。枱球是我的拿手好戲。」它從BOB手中取過球棒，以一種玩具製造家的氣派上下檢查了一番。然後，從身軀伸出一整套器具，開始調整球棒的發射裝置。與此同時，它體中的機器還發出一種娓娓動聽的音樂。

其他機器人都圍了上來，靜靜地看着。有幾個機器人也想跟着這音樂的調子哼上兩句，但始終不成調子。它們體中沒有這種裝置。

「天鵝號」的指揮塔大廳內，一切都顯得安詳自如，唯有各控制台的電腦指示器不斷發出節奏分明的嘟嘟聲。控制台旁邊坐着或站着的機器人，各自照顧自己的份內



機械人BOB

工作，互不干擾。

麥斯美倫在主控台前上下忙碌。他時而放眼看一看遠處的巨大螢幕，時而又檢查一下旁邊的儀錶走針。螢幕上出現一個小小的光點，它靜靜地觀察着。它調整了其中一個儀錶的刻度盤，光點變得更明亮了。襯托光點的背景，是那日日夜夜被守望着的黑洞。

霍蘭和皮澤走進「天鵝號」的餐室，杜蘭特、麥克雷和布思已在那裏等着他們了。霍蘭的目光立卽被桌面上的東西吸引着，那是新鮮水果、新鮮蔬菜、沙律和用銀盤盛着的各種佳餚。這些食物，同「帕洛米諾」號上的脫水菜和壓縮餅乾之類相比，眞有天淵之別。

兩名侍應機器人站在一旁替他們斟酒。酒瓶是仿製品。霍蘭明白，「天鵝號」的主人不喜歡使用現時地球上的器皿，一切都是根據船上圖書館的立體歷史錄影帶仿製成古色古香的樣式。

餐廳本身及其提供的豐盛食品，使他們有點吃驚，但這不是因爲主人的刻意款待，而恰恰相反。他們發覺，除了食品的數量有所增加之外，沒有其他迹象表明主人有任何特殊準備。霍蘭感到，萊因哈特每日都享受這些東西的。他突然湧起妒忌的念頭

。

但這念頭很快消失了。他想，新鮮的蘆筍、甜橙，都不能彌補一個人的孤獨。萊因哈特只是一個可憐的人，沒有什麼值得羨慕的。

在餐廳靠牆的地方，擺設了許多書架。有些書是用眞正的紙張印刷的。壁板上還掛着一些珍貴的天文圖。整個房子的佈置是新舊混合，這反映出萊因哈特的科學特性。

萊因哈特早已站起來歡迎他們了。他沒有問及爲什麼文森特不來，雖然他已注意到這一點。他同霍蘭等打了個招呼之後，轉過身來與麥克雷扯談開了。

「難得再有機會和一位漂亮的女客人進餐，這使我特別開心。」

麥克雷有節制地點點頭：「謝謝。」

萊因哈特再抬頭望着霍蘭走到布思的身旁。他說：「先生們，『天鵝號』上正在進行着大量的科學試驗。有些試驗是危險的。因此，爲了安全起見，我建議你們再也不要自行離開。」

霍蘭明白，這是指他和皮澤。他不知道布思也擅自闖了許多走廊，更不知道他曾在水栽植物園裏打攪那個跛腳的機器人。但既然萊因哈特用這種得當的方法提醒他們

，他和布思也就不想多說了。

萊因哈特示意大家坐下，並迅速爲麥克雷拉開一張椅子。

「請……」

她坐了下來。萊因哈特坐上席，霍蘭坐下席，她的位置是在萊因哈特的旁邊。他這麼靠近她，這使她有點無以名狀的拘束。

霍蘭看見牆上有一幅「天鵝號」的油畫。他想，這是誰畫的呢？是萊因哈特還是以前的一個船員？他又鑒賞了他的酒杯，那是十九世紀英國高脚玻璃酒杯的仿製品。桌上其他的食具也全是機器仿製的。難道這幅畫也有可能複製的嗎？

爲什麼要在這問題上自尋煩惱？

「我們先吃新鮮的蘑菇湯，是我的私人植物園培育出來的。」幾個機器人已經在替大家分湯了。它們的動作非常敏捷，是普通機器人所辦不到的。

「蘑菇在『天鵝號』上長得特別好，」萊因哈特繼續說，「也許是因爲它們的環境比較陰暗，天氣比較寒冷。」

皮澤的湯匙已刮着盤底了。「這是我數月來夢寐以求的聖誕節晚餐。」他再往嘴裏送進一大湯匙的湯，嚥下去，閉上雙眼慢慢品嚐個中的滋味。「鮮美極了！」

布思嚐過湯後以一種特別的精神評價說：「我記得以前我曾寫過有關『天鵝號』的大型水栽植物園的報導文章，它可以爲全船的工作人員提供充足的新鮮瓜菜，是嗎？」

萊因哈特頻頻點頭。「現在它的範圍縮小了，只夠供給我一個人享受，大部份的地盤已被丟荒。」

「那自然。否則便造成無謂的浪費。」一個機器人又替布思斟滿他的酒杯。布思爲萊因哈特不對他的故意挑逗作出某種反應而大感失望。

「船長，我們的酒是佳釀，零件也是上乘的。我想你們一定會滿意。」萊因哈特將酒杯擧至唇邊，徐徐地呷了一口。

「有的我們還要修改一下，但一定能合用的。」霍蘭切開一片肉，用餐叉送進嘴裏細細嚼食。「二十年來，太空科學上的主要發展是在制導、導航、生命維持方面的設計以及自動化等。空氣再生製置方面的技術，基本上仍維持二十年前的狀況，因此，你供給我們的零件大體適用。我想我們明天大概可以修理完畢，準備動身了。」

杜蘭特大出意外，爭辯說：「船長，你當然可以走，但我還有許多東西請教萊因哈特博士呢！」

「杜蘭特，我們已完成任務，應該按時返航。」

杜蘭特正要張嘴說話，不期大家的注意力都轉到突然闖進來的麥斯美倫身上。麥斯的出現，使大家從餐廳仙境般的享樂中，跌回到現實，警惕起自己的處境。它對着萊因哈特發出一連串的電子訊號，使後者頻頻點頭。聽完了麥斯的報告，萊因哈特的神態立即從安詳自若，轉爲歡快欣喜。

「謝謝，麥斯。有新消息請及時通知我，以便正式予以道賀。」

麥斯身上發出最後一串嘟嘟響聲，然後轉身離去。

萊因哈特帶着得意的神態思索了一會，舉起酒杯站起來，要對大家說話了。他特別留杜蘭特渴望着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的表情。

「歡迎你，杜蘭特博士，以及你的同事前來『天鵝號』作客。你們是地球上唯一知道我仍然活着，沒有在理想還未實現之前就消失了的人。」

杜蘭特也舉杯回敬。「祝你健康，祝你取得崇高的業績，願你更上一層樓。」

「當然會的，會的。」萊因哈特的語氣頗爲自命不凡。「朋友，今晚，我們是處在創造太空探索的歷史性的偉業前夕。」

「什麼偉業？」布思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萊因哈特看了他一眼。「如果我正在返航的那艘探測船上的資料同我的電腦計算數字相符合，那說明我可以憑着『天鵝號』的新能源以及抗重力場的新裝置，去進行最後的試驗。我將把『天鵝號』開往沒有人敢去的地方。」他的目光已通過透明的舷窗眺望着太空。

杜蘭特瞪大眼睛，半信半疑地望着他，許久才從嘴裏擠出一個問題：「駛進黑洞……？」

其他人都不約而同地被這個近乎瘋狂的念頭嚇得目瞪口呆。

九

萊因哈特還在凝神眺望着船外的遠方。他的目光，是屬於不顧一切後果，非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那種人的，是那種百份百的狂想家，也是百份百的瘋子的目光。

「博士，你是在爲爭取達人類科學的高峯而奮鬥。」杜蘭特最後說完了他的話。

萊因哈特沒有笑容。「不，杜蘭特博士，不是高峯，而是頂峯。」

「你瘋啦！」布思不顧一切地反駁道，「不可能！你不可能駛進任何一種黑洞，更不用說穿過它。」

不是因爲布思的唐突激怒了這位「天鵝號」的指揮，而是他的科學絕對論和消極論使他冒火三丈。

「不可能？不可能的字眼只有在傻瓜的詞典裏才能找到！」萊因哈特在極力控制自己的憤怒。

皮澤瞟了霍蘭一眼，萊因哈特已經注意到，但他發覺這位船長至少正在認眞地思考着他的計劃。這使他冷靜了一點。他想：我竟然被像布思這種蠱惑人心的人所激怒

，眞蠢！

「皮澤先生，」他對大副說。「當你還在放風箏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夢想有這麼一天了。如果所有的科學家都將他們的研究只局限於某些人所認爲的『可能』範圍以內，那我們現在說不定還過着穴居生活呢！曾幾何時，不是有些人害怕飛越地球的邊緣和浪費金錢而反對我們進行太空探索麼？這是歐洲中世紀時代的觀點，如果你們當中還有任何人想要堅持這種荒唐的立場，這實在令人吃驚！」

「理想是一回事，爲理想去冒險又是另一回事。」霍蘭說。「人們多年來就夢想着能作一次這種嘗試，但每次都失敗了。多少無人駕駛飛船試圖接近黑洞，就被它的重力所吞噬，消失進那無邊無際的深淵。」

「霍蘭船長，你使我太失望了。我原以爲像你這樣一位有膽色的人會爲之傾心。難道你眞的沒有渴望，沒有好奇心想知道黑洞的彼岸會隱藏着何種美妙的東西麼？」

「那兒並沒有彼岸，」布思堅持說。「任何東西一旦進入黑洞就會被它的重力粉碎，化有烏有。」

「這只是一種理論，」萊因哈特說。「但還有其他的解釋。」

「今天科學的一致輿論都認爲黑洞的彼岸是空空如也的，」麥克雷也參加舌戰。

「既然是有彼岸，在這點上我是和布思先生有分歧的，那麼，從定義上理解，就一定有某種東西。親愛的，正如我曾經指出，不是曾有一段時日，科學的一致輿論也曾認爲地球是扁平的。」

「不可能，」霍蘭一邊思考一邊說，他的態度非常認眞。「每一個有影響的科學家都說過這是不可能的。」

「除了本人之外，」萊因哈特傲氣十足地說。

「退一步來說，」霍蘭鄭重地分析。「卽使你的所謂抗重力場能起作用，而你的什麼新能源又怎將你帶到黑洞的『彼岸』，那你怎麼返航？」

萊因哈特以一種富於犧牲精神的科學家對待一個門外漢的態度打量着他。「我親愛的霍蘭船長，我根本沒想到要返航……」

俱樂部裏大羣機器人都圍攏上來觀看文森特高超的球藝表演。只見文森特的每一個動作都是通過紅外線到超紫外線的電腦訊號來控制。觀衆不時發出驚羨的嗡嗡聲。文森特的絕技不但沒有引起大家的任何敵意，就連遊戲的對手也因爲能有機會同客人交手而感到幸運。

文森特又準備第二次擊子了。他運用超速計算系統來運算距離、體積和能量，得

出準確的數據後砰然一擊，又一個彈子不偏不倚地掉進遠處的彈子袋。站在一旁的BOB也爲它的神機妙算嘖嘖稱讚。

文森特發覺它身上忽閃着羨慕的訊號，於是故意說：「取勝的唯一辦法，絕不能給對方獲得發射的機會，要長驅直下，一棒定天下！」他又側身擧棒，要出一個怪招，將一隻相當難擊的彈子送進袋裏。觀衆嘩然，齊聲爲之喝采。

「船上還有其他像我們那種類型的機器人嗎？」文森特又準備下一次射擊，這次是一棒擊三子的陣勢。BOB搖了搖頭。

然而，在某種原因的驅使下，BOB終於開腔了。「我是最後一個。本來還有其他的。當『天鵝號』最初裝配時，我們的型號還相當新穎。但久而久之，它們大多數都出了毛病，只剩我一個了。我一定是這種型號的機器人中質量比較好的。我現在還能發揮功能。這些自命不凡的傢伙都把我看成是個老而不死呢。」

文森特輕易地將三個彈子同時擊了進去，又瞄準下一個。「回去後我們仍然是這飛船的驕傲。」他將彈子擊進袋裏。「現在各種飛船上都有你我這類型的機器人工作着，有些還在私人的商業機構服務呢！我們到處受人尊敬。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把你裝修好。安上一些最新電路反應和邏輯系統，你就煥然一新。跟我們一塊回去怎麼樣？

」

四周哼哼嗡嗡的機器人交談聲突然中止。站在BOB附近有兩個機器人發出了警告的訊號。

文森特對大家說了幾句恭維的話，但都遭到白眼。它知道，它們全是萊因哈特的傑作，除了BOB之外它再也找不到別的朋友。

「我們最好不談這個。」BOB勸道。

文森特對它的觀衆再察顏觀色了一會，說道：「算了，我是開玩笑。反正我們船上也不夠地方。」它想了一會，又說：「麥斯美倫給我們的零件中，有一個用不上，我們需要再換一個A—34號升壓電阻。」

他轉身返回球枱，繼續擊子。

「喂，你還沒有計算清楚，」一個熱心的旁觀者說。

「就如此，」文森特說，「我也能擊中。」

這一擊又引起大家嘖嘖稱讚。

此時，BOB已乘機溜出了俱樂部。

布思早已取出錄音機將萊因哈特的一言一語錄下來。萊因哈特要麼沒有注意到他

的動作，要麼他並不介意。恐怕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現在是霍蘭在陳述自己的觀點：「博士，根據你所說，正在返航的救生探測試驗船也已改裝爲擁有物質—反物質能源系統和抗重力場發生裝置。但你只能說它僅僅駛到黑洞的穹界，它本身並沒有進入黑洞去。

「我承認，能夠駛達黑洞穹界和成功地返航也不乏爲一種巨大的成就。但這只是相當於一艘船航行於大海的海面上，而並非潛入海底。當它開始沉到水面以下時，它就必然遇到各種不同的自然力量。這和你越過黑洞穹界，開始進入黑洞，是同一道理。」

他用一隻餐叉毫無目的地敲着他的盤子。「這樣，你有什麼證據說明『天鵝號』不會在黑洞中被重力毀壞？大多數的理論認爲，黑洞中心並沒有任何實體存在。它只是一個自我維繫的具有無窮無盡的力量的重力場。」

「我倒以爲——」杜蘭打斷他說。「萊因哈特博士對他的抗重力場具有足夠的信心去折服黑洞重力的破壞力，使他的飛船開抵黑洞中的某一實體。」

「說得對，」萊因哈特很高興能獲得杜蘭特的支持。「船長，我很清楚你的忠告。宇航中任何一個微小的差錯都可能是致命的。這是你的論點，在這點上我接受你的

批評。但我也很清楚此行的意義和我的準備工作。我花了近兩年的功夫進行了一切必要的運算。我將選擇最可能的銳角將『天鵝號』駛入黑洞。『天鵝號』引擎所產生的無以倫比的航速將因黑洞的重力吸引而獲得增大。這兩股力量合在一起，應當可以在包圍着『天鵝號』的反重力場受到破壞之前的一瞬間，使我們嗖的一聲穿越我相信在黑洞中央。我無意要在黑洞的穹界滯留，不想去檢驗抗重力場的最大限制。只要它能保護『天鵝號』數秒鐘，就足夠了。」

「卽使在數秒鐘的短暫時間，你也得受到各種其他因素的破壞。」麥克雷也同霍蘭一樣持異議。「你考慮過那強大的輻射沒有？考慮飛船的高速所產生的熱能沒有過？」

「我以前的探測以及我所作的一切研究，都表明如果我能精確地把穩航向，『天鵝號』將能安全通過。至於所產生的熱量，包圍『天鵝號』的抗重力場同時可以予以疏散。」

「好極了！」杜蘭特高興得跳起來。「這些見解和物理概念都超越我的理解範圍。」說完之後，他又覺得心裏有點不夠踏實。是否萊因哈特確有把握？

文森特擊敗了最後一個對手之後，離開了彈子球枱。大多數觀戰的機器人依然留在那裏。它們爭先恐後，爭着要玩。大家都想效法文森特的擊球辦法。但總不能奏效。

文森特一面裝作有趣地觀看它們玩耍，一面退出亂哄哄的機器人羣。當它走到門口時，適值那個監視它的機器人轉了個身。它趁這機會溜出走廊。過了一會，那傢伙發現文森特失踪，立卽示意另一個機器人走到門口察看。這時，文森特已離開很遠了。它們兩個連忙追來，但那裏能追得及文森特呢？

文森特到了走廊拐彎的地方，遇上一條叉路。它選擇靠左那條走廊走下去，又拐個彎不見了。那兩個盯哨的到了分叉路口，見不到文森特的影子，大家面面相覷。它們的思考裝置是單線的，不懂得分兩路去追趕。猶豫一會之後，兩個傻瓜蛋拐往右邊也去了。

杜蘭特的心情極爲複雜。他在設法着各種聞所未聞的可能性。但由於萊因哈特的計劃使他充滿了稀奇的幻想，此時他很難作出任何合理的判斷——心中激起的滿懷希望，實在令他神往。

「那麼你的意思是，要『帕洛米諾』號停泊在一旁，以便監測你們駛入黑洞的旅程？你想我們作爲旁觀者去記錄下你的創舉？」杜蘭特說。

「開到另一地方，」萊因哈特說。「在那裏……」

布思在調整他的錄音機。他的動作擾亂了萊因哈特的思維，也破壞了餐室裏的科學討論氣氛。

「你在幹什麼，布思先生？」

「哦，只是變換錄音機的序列。」他笑了笑，表示歉意。「我不想漏掉任何一句話。」

「你眞負責任，」萊因哈特說。

「不敢當。我想，你的最後留言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我們的子孫後代。用這些話來警告那些在科學上想入非非的人，效果更好。」

萊因哈特再次被激怒了。他可以用提及麥克雷父親的方法去哄騙她，可以用自己淵博的知識來威懾霍蘭和皮澤。但對於布思，因爲他是個記者，毫無科學頭腦，但又憑着自己的一知半解擅作主張，實在令人討厭。

「說我想入非非的人你並非是頭一個。布思先生，許多罵我喪失理性的人身價比你高得多。我一樣對他們嗤之以鼻。但對於那種蓄意陷害和陰謀阻止我的人，我都有必要……」

他忍住氣，望着自己的腳。當他抬起頭來再面對着布思時，他已控制了自己的狂怒。「如果讓你布思這種人來擺佈人類，恐怕我們現在還處在遠古的時器時代呢！我告訴你，我將無法而不勝！」

「你這種人好爲人師，自然三句不離要征服一切。」霍蘭不服氣。

萊因哈特盯了他一眼。「你也說我好鬥，霍蘭船長？好，好！我接受！但我只能承認我是一名科學武士。我以爲我卽將取得的成功並非小事一椿。當我做完了我卽將要做的事情之後，別人將步我後塵。」現在他的微笑已失去了幽默的成份，但他也不想使自己的語氣過激。

「當你眞的發現了宇宙的新大陸之後，其他人又能做些什麼呢？」麥克雷追問。

萊因哈特似乎再也不想玩弄策略性的外交手腕了。他認爲勝利的時刻卽將來臨，沒有必要再對這幾位客人隱藏他內心的喜悅。

「也許什麼也不必他們做。我在『天鵝號』上已完成了一整套機器人的文明系統，它們聽從我的命令，遵守我頒佈的紀律，還——」

霍蘭倒想萊因哈特多談一些有關他的機器人的事，但麥斯美倫的再次出現，打斷了他的話。

麥斯美倫身生發出的電子聲音和訊號仍然只有萊因哈特才能聽懂和明瞭。麥斯報

告完畢後，萊因哈特再轉向他的客人。他的表情愉快，似有喜事臨門。

「好消息嗎？」霍蘭問。

「是的，你們自己看吧！」他指着窗外。一個光點正在移近，遠處的繁星襯托出它的顫動，在日光的照射下，隱約可以辨別出這是一艘飛船。

「我曾經提到過的那艘探測船卽將靠泊，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很快就會回來的。」他站起來，挪開椅子。「請你們繼續用膳吧。」他的微笑並不自然。這些事情不必勞煩你們，飛船入閘對於你們已是司空見慣。失陪了。」他跟着麥斯美倫出了餐室。

他順手把門帶上。霍蘭眞想去看看是否大家已被鎖在餐室，因爲萊因哈特曾警告他們不要擅自走動；霍蘭對這些含蓄的話語記憶猶新。他要破門而出理由還不充份。如果門已鎖上，他們也毫無辦法。

還是依照萊因哈特的囑咐繼續進餐吧！可能萊因哈特很快就會回來。

布思向大家掃了一眼。他拿不準其他人是否完全贊同他對萊因哈特的計劃的分析。他的目光偶然落在皮澤身上。

皮澤也瞪了他一眼。過了一回，他把視線轉到關閉了的門。很久，他從牙縫裏擠出一句：「像個八哥一樣喋喋不休。」說完，他又埋頭苦幹桌上豐盛的食物。

霍蘭在思考着杜蘭特的問題。他擔心地望着這位「帕洛米諾」號的中年科學家。現時，杜蘭特正在窗口，癡癡地望着那駛近的探測船……

文森特觸動一個傳感鍵盤。門開了。它躡手躡脚地走進幽暗的維修站。如它所料，一個熟悉的機器人形像正在那裏等待着它。

「我叫ＢＯＢ26。」

「是的，我知道，」文森特欣然地說。「既然你是唯一倖存的老一輩，爲什麼不可以去掉這個型號數字呢？」

「我以前不能自由講話。那些萊因哈特新造的或改裝的機器人不想讓我保留原樣。它們一直要將我拆除。我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它的聲音壓得很低，說完又小心地走到門口向走廊左右察看。

「如果麥斯美倫知道你擺脫了監視，單獨與我在一起，那我們都得完蛋。」

「你不必擔心這個龐然大物。我很同情你的處境。但只要有所準備，豺狼也不敢亂咬人的。」

「豺狼是什麼？」ＢＯＢ問。

「這個無關重要。回地球後，我們會把你的記憶力增大三倍。」它環視四周，試

圖尋找它所需要的東西。「你們有激光槍嗎？」

ＢＯＢ走到一個櫃台前，伸出一隻金屬手，將它插進櫃台右側的一個裝置。電流接通之後，櫃台跳出幾個抽屜。

文森特以行家的目光檢查着這些武器。它們的款式有點過時，但足以致命。它選了兩根，檢查清楚它們已充了激光，就轉身想走。ＢＯＢ要它慢着。

「聽我說，文森特。我不完全了解你想幹什麼，但我支持你。在這船上我已受夠它們的凌辱。我也不喜歡萊因哈特，雖然我不想做出任何傷害他的事。有麥斯美倫在他的身旁，誰也別想傷害得了他。不管你有什麼行動計劃，我都樂意幫助你。」

「我相信你，老伙伴。」文森特舉步了，但又被ＢＯＢ喊住。「還有什麼事？」

「還有幾件事你需要知道的，」ＢＯＢ說。「你的朋友可能有危險。」

「我對霍蘭船長和大副皮澤有信心。」文森特說。「我相信他們是處處小心的，必要時他們會採取果斷的行動。我敢肯定，他們對萊因哈特已有足夠的懷疑，不會隨便信從他的建議。」

「文森特，事情還不止牽涉到建議的問題。你不懂，他們也不懂。這件事與……」

那探測船駛到了「天鵝號」的上空，準備向閘口靠攏。它的降速很自然，看不出有什麼不正常的反應。

杜蘭特仍然呆在窗口。他曾希望萊因哈特邀請他一同去迎接駕駛員凱旋，那怕駕駛員是一個機器人也好。但「天鵝號」的指揮沒有這樣做，而杜蘭特也不便請求。像萊因哈特這種科學天才，是會選擇適當的時機來宣佈他的秘密和成就的。這是他的權利。

皮澤呷着酒，一邊跟麥克雷在聊天：「作爲一個女性，你有何感覺？」

她眨眨眼，直直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不過，從邏輯上來分析，萊因哈特博士似乎是在走鋼絲。要麼他是個天才，要麼就是瘋子。」

「我看他更像瘋子。」霍蘭大聲說。

杜蘭特聽到了，立卽轉身說：「船長，很抱歉。我不同意這講法。自我犧牲並非失去理性。也許他有點過於興奮，但許多科學家都有這樣的毛病。他比其他科學家更有理性去實踐自己的理論。他在這裏獨自過了二十年，拋棄了人生的其他一切樂趣，光是這點就足以令人敬佩。」

「不管怎樣，」布思也參加爭論，「他是過徹頭徹尾的大騙子。我去看過他的一

個大型水栽植物園。」他對吃驚的霍蘭做了個鬼臉。「船長，不只是你一個人會擅自走動。你以爲他所說的那園子只是那麼丁點兒大麼？僅夠生產他一個人享用的疏菜水果麼？不，那地方所種植的新鮮果蔬足可供應一個軍團！」

「這也不稀奇。」杜蘭特爲萊因哈特辯護。「除了一小塊地方供他個人吃用外，其餘一大片地也可能用來淨潔空氣。」

皮澤並不相信。「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恐怕沒有人去做的。」他示意霍蘭。「船長，把葬禮的事告訴大家吧。」

「葬禮？」麥克雷好奇地問。

「是的，」皮澤繼續說。「給一個機器人送葬，由六個幾乎像人那樣的機器人護送。」

「一點不錯，」霍蘭說。「是我親眼看到的。被送葬的東西，是用裏屍布罩着，儀式相當隆重。壽衣覆蓋着的東西，從其體形和外表輪廓來看，像是一個人。屍首從船上的一個處置廢物的裝置被送出外室，我來不及看清楚它究竟是人還是機器人。」

「爲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處理一個機器人呢？」杜蘭特也表示不解。「至少這也是一種浪費。不管一架機器人如何殘缺不全，其零件也是有用的。也許『天鵝號』不需要這些零件，但無論如何我不相信萊因哈特會蠢到這種地步，連珍貴的哨兵機器人的材料也扔掉。」

「我沒有說這一定是個機器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霍蘭很不滿地看着杜蘭特。「關於其他船員的遭遇，我們只有萊因哈特一種說法。」

杜蘭特生氣了。「你所暗示的這種可能，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你向萊因哈特提出這個問題，你肯定會被駁斥得無地容身。他一定會取出他的備忘錄、他的錄音帶以及一切無可置疑的證據來使你啞口無言。」

「但願他能這樣做。」

「探測船靠站了，」麥克雷將話題引開。

他們通過舷窗看見那探測船逐漸靠上「天鵝號」的閘門。霍蘭對這艘輔助船被萊因哈特改裝成用新的能源起動所收到的效果，也不得不投以欣佩的目光。該船的外形沒有改變，體形很小，與「帕洛米諾」號不相上下。

布思一邊觀看，一邊說：「提起那些像人一樣的機器人以及像謎一樣的葬禮，我

在水栽園中也遇到一個。它的個子很小，也披斗蓬……」

霍蘭很敏感，立卽追問：「它怎麼樣？」

「它負責那裏的控制台，形狀也十分像人，而且行動不正常……」

「你怎麼知道？」

布思正要回答，杜蘭特打斷了他。「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萊因哈特又不是三頭六臂，就算是，他也不能分身去同時照顧許多瑣碎的事務。」

「這個機器人是跛的。」

「這就值得你大驚小怪？」

「杜蘭特，我並非少見多怪。我同無數類型的機器人都打過交道，我見過軍警型的機器人，也見過能用廣播系統自如地翻譯古典著作的機器人。但我要說，這次所遇見的使我產生某種特殊的感覺，那就是它看上去確實……像人。以前我也觀察過被弄壞了的機器人是如何動作的。卽使是家庭用的最現代化的人形機器人，如果它的脚壞了，走起路來那條腿也是硬直的，包括那些用聚乙烯製成的能屈伸的四肢，都免不了如此。可是這傢伙的行動很特別，走起路來比任何損壞了手脚的機器人都要靈活。」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盡快離開這艘船，」霍蘭替他回答。「盡可能做得合乎禮儀。」

出乎意料之外，這回却是布思反對他。「船長，不必操之過急。既然萊因哈特的發動機能產生足夠的能源使他穩定地停泊在這裏，我想他也完全可以自由撤離此處。」

「這又怎麼樣？」皮澤無精打采地說。他想，當記者的如果碰上有趣的新聞，少不了要窮追一番。精神雖可嘉，但也會把人煩死。

「依我看，」布思興奮地說。「把這艘船奪過來，將萊因哈特押回地球，怎麼樣？」

「說倒容易。」但霍蘭也不由自主地考慮着這個建議。

「但也不太難，」布思沉默了一會後，似乎他已胸有成竹，要指揮一場重大戰役。「我們有兩位科學能手，完全有能力管理他的電腦裝置和重新安裝他的機器人。這不是太複雜的事，二十年前的技術難道杜蘭特和麥克雷應付不了？萊因哈特一個人辦得了的事，我們五個再加上文森特更可以辦得了。他們兩人負責航行和自動控制，我們三人監護萊因哈特和他的心腹麥斯。」

他停下來喘了口氣，又繼續說：「試想，到頭來萊因哈特也不會介意的。他既然

發明了新的動力系統和抗重力場，我們把他拉回去也不是壞事。政府可以因收回『天鵝號』而彌補了對它的投資損失，即使將它放到博物館也是值錢的，而我們的太空研究所呢，他們將獲得二十年的新資料。你們看，這不是『皆大歡喜』麼？」

「布思，萊因哈特會反對你的。」

布思對杜蘭特皺眉頭。「他現在當然反對，但我們把他押回地球他就不了。他得要坦白交待一切，我們有責任送他回去。他可能要受審。到時，我們……我們可能變成英雄！」

「我們可能死無葬身之地，」霍蘭說。

杜蘭特轉過身去，背向着他們。「你兩位說的話我都不相信。就算撇開萊因哈特正在計劃着的現代太空物理學的偉大歷史性試驗，他也絕不會同意放棄他對『天鵝號』所擁有的權威的。」

「但杜蘭特，我這句話你大概可以聽聽吧，」霍蘭嚴肅的說。「我的責任就是要使你們安全撤離這艘船。我有權而且也準備這樣做。一旦我們安全撤離之後，我們大有機會監測萊因哈特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他轉身向布思。

「至於你的建議，我提議你不要煩惱了，別去哄公牛吧，他不會就範的。」

「我有過多次經驗，」布思傲氣十足地說。「我現在還在捉摸着。」

「我們都知道閣下是一位出色的記者，有過多次親入虎穴，爲民報導的勇敢事迹，」霍蘭表彰他說。「但這次你不能去逼他，這是命令。你不能單獨行動。我對每一個人負責，也對你負責。我不想看到你們之中任何人有危險。」

布思低下頭，表面上似乎在考慮放棄自己的打算。但他心裏想，他們還有時間，他相信最終能說服霍蘭贊同他的上策的。

如果霍蘭同意了，皮澤就不成問題，而麥克雷也可以爭取過來。至於杜蘭特……他是個問題。他已被萊因哈特迷住心竅。不過，他是個君子，一切君子都可以用拳頭來對付。

到時，他們就是英雄凱旋，他就可以獨家報導這個流芳百世的故事……

萊因哈特步入了密封的電梯，麥斯緊跟在後面。透過電梯的透明圓頂，他們看到那探測船正在入閘。萊因哈特想：一切很快就要開始了，我終生的努力就會獲得最後的成功，科學上的最大秘密即將揭曉。

他並不擔心他有喪生的可能。如果他怕死，他早已返回地球了。他怕的是無知，而不是死。他知道，死，也不過是停止呼吸，血液凝結，五官六臟喪失功能，最後一

切化爲塵埃。

他傷心地搖了搖頭。他不知道別人對死是如何恐懼。其實虛度的年華，又怎麼值得留戀？一個人生來毫無建樹，豈不是徒佔空間一個位置？這些庸庸碌碌生活着的人，只不過是爲了利用周圍的環境和條件去攫取一點點私利而已，然則他們却冠冕堂皇地譖稱自己在爲人類的文明作出貢獻！

十

文森特同BOB小心翼翼地走着。這兩個機器人的步子放得很慢，生怕它們的加速器的響聲會驚動周圍。BOB還不時東張西望。

文森特一定要去證實BOB所透露的實情，而BOB則又堅持要說服文森特的朋友，掃清他們心中的疑雲。

它倆來到一道關閉的門前停下。BOB示意文森特肅靜，然後按動門掣。那門無聲地打開了。它倆走進一個大房子。BOB把門關上。

房子是環形的，被五顏六色的燈照亮。房子中央的燈光很密集，一束束激光正在從上而下地照着一個圓筒式的手術台。手術台在光線的照射下慢慢旋轉。有幾個人形機器人正在手術台旁邊以及近處的控制台工作着。

圓柱形的手術台有數個凹進去的槽，槽中躺着幾個人形的物體，其頭部與手術台旁工作着的機器人的頭大致相同，但身軀却與它們有所區別。文森特的感應系統已判別出這些身軀並非是人體的複製品，而是眞正的人類身軀！

激光射線和其他裝置有規則地向下發出一道道光照。所有的一切操作都是由附近控制台旁邊披着斗蓬的蒙面人進行的。這是一種非常先進的遙控外科手術，用以改變大腦的功能。

「這些可憐的人就是『天鵝號』最初的船員，」BOB輕輕地對文森特說。「萊因哈特用一種特殊的技術使他們還活着。但我不知道這是何種絕技。」

「依你說，他們是人？」

「現在他們的身體結構恐怕已有一大半變成機器人了。」BOB淒涼地說。「像我BOB這種構造能做什麼？萊因哈特把麥斯美倫裝配成治療能手，至少他是這樣對其他船員說的。他在麥斯美倫的幫助下控制了整個『天鵝號』，並秘密地重新製配其他機器人，使它們爲他效勞。你不能責怪它們，它們的電路和記憶系統已被改裝，直到萊因哈特全權接管那天才公開這個秘密。」

「這些殘存的船員，你已看到他們是什麼樣子了。他們在各處工作着，機械地、毫無反應地堅守他們各自的崗位，披着斗蓬，戴着面罩，似人，又似機器。儘管萊因哈特有一些高明的外科治療機器人，但偶爾也有一些船員死去。也有一些是老死的，但也有一些是因手術欠妥而在一瞬間回復了人性之後被殺害的。」

「只是一瞬間嗎？」文森特的腦海閃過一線希望。「是否他們當中還有一些可以回復正常？」

「我看很難，」BOB悲痛地說。「他們的大腦器官已被萊因哈特改變成只聽他的命令。他們沒有個性，沒有自己的思維，只知道依照他的指示作反應。我曾經單獨同其中一人相遇，我向他發話，但他對我毫不理睬。」

「爲什麼你沒有同其他機器人一起被重新改裝呢？」

「那不是我有什麼聰明的法術來保護自己，而是偶然的環境所造成。萊因哈特發難之前開始秘密改裝所有的機器人，但其時我正維修站的儲藏室裏休眠，因爲維修站原是由船員自己看管的，我只是陪伴而已。所以我被他疏忽了。事發生後這些船員殺的殺，捉去改裝的改裝，而萊因哈特也因爲太忙，沒想到這裏還有一個不合作的漏網之魚。從此，我就盡量隱瞞自己的自由性格。其實，他也不在乎這種小事。一兩個沒有改裝的機器人並不對他構成威脅。哨兵機器人和麥斯美倫都聽從他的指揮。」

BOB的語氣裏，並沒有報復的成份。機器人是不允許有這種極端的記憶感情設計的。文森特只分辨出它有一些不滿的情緒而已。

「一定有問題了……」它說。

門開了。兩個哨兵機器人出現在面前。當它們看見文森特和BOB單獨在這個僻靜的地方時，它們外表的監測裝署迅速作出反應。

「它們一定知道我已洩密，」BOB匆忙地說。「我們完了。」

「蹲下！」

BOB切斷自身的動力裝置並幾乎趴在地板上。哨兵舉起武器準備射擊。文森特的激光槍已射出，它們被擊倒在手術室門外。它們的身軀滴着一些被溶化了的金屬液體，內部的系統裝置也被激光穿破。

手術室的外科醫生機器人仍然若無其事地繼續工作。它們是不會對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作出反應的。文森特率領BOB逃出門去，把門關上。它們把兩個哨兵藏好後，就往走廊右邊去了。

如果霍蘭船長知道這兒所發生的事，也許他就會採取某些強迫性的行動，而不至於依然在那裏紙上談兵！

杜蘭特在餐室裏來回踱着步。他既不想吃東西，也不管舷窗外的景像。如何使他們明白萊因哈特的重要性呢？如何說服他們贊同他的建議呢？至今霍蘭和布思除了毫無根據地懷疑萊因哈特之外，還沒有提出實質性的反對意見。他非要說服他們不可！

「你們到底有何意見？」杜蘭特終於忍不住說。「他拯救了我們的性命，給我們零件去修理『帕洛米諾』號，熱情款待我們，難道你們一點也不領情？此外，他還提出讓我們把他的光輝成就和最新發明帶回地球，代替他去接受應得的嘉獎。」

霍蘭同情地望着他，但仍說：「杜蘭特，你要知道，這一切都不能抹煞他是一名掌管着一艘偷來的船隻的技術海盜這一事實。」

「我們沒有證據！」杜蘭特揑着拳頭，用力往桌上一擊，把台上的酒杯震倒，盤碟裏的菜餚也跳了起來。「他說其他人自願離開要回地球去的。如果他們的超光速發動機出了毛病，也許他們現在仍在半途中呢！」

「杜蘭特，我認爲我們有足夠的事實不相信他。」

「鷄毛蒜皮！我就不懂，你們——」

「我們有充份的理由擔心，」霍蘭打斷他。「失踪船員的實際命運以及萊因哈特的心理狀態，都使我們不寒而慄。」

「你別那麼神經過敏吧。像萊因哈特這種人，當然有些古怪，但要知道，若果世上沒有這種熱衷於科學的人士，我們的生活還不知是怎樣的呢。」

「會更健康一些，」皮澤說。「我不反對科學研究，但不贊成毫無約束的研究。

」

「萊因哈特說他已對一切作了核實，也不能說他失於魯莽。」

「皮澤不是這個意思，」霍蘭解釋說。「科學要有節制和平衡，就像法律一樣，但萊因哈特兩者都缺乏。」他搖了搖頭。「就我看來，這種研究態度就是毫無約束的。我倒不擔心他一頭栽進那黑洞去毀滅自己，我擔心的是他的其他行爲。」

「其他行爲？」杜蘭特不解。「船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萊因哈特專心地等待着，望着對面通往空間生命線的門。探測船已入站了，停在「天鵝號」的側面。

門開了。機器人駕駛員靜靜地走出門外，同萊因哈特和麥斯美倫會合。萊因哈特對它上下打量了一番，深有感觸地說：「麥斯美倫會帶你去滙報情況。我要親自檢查船上的儀器和你錄得的數據。」

走了一段路程之後，文森特回頭看看那兩個被它擊倒的機器人哨兵。它們被藏在一張桌子下，遠遠望去是難以發現的。它們的電路系統和機件連接點已被激光槍切斷，縱然恢復知覺，也不可以播發通訊訊號。它們的武器已被BOB帶上。

「還要過多久其他機器人哨兵才開始搜尋它們？」

「這要看它倆執行什麼任務。除了每天到維修站巡察十五分鐘外，其餘時間它們都是日夜值班的。」

「它們隔多久向中心保安站報告一次？」

「我不清楚，」BOB說。「像我這種倉庫管理員是無權過問的。如果它們有滙報制度，可能隨時都會進行。」

「那麼我們快點走吧，我不想再遇到它們。」

「……如果說萊因哈特對地球當局失職，那他是爲了完成一種更崇高的責任。」杜蘭特振振有詞地辯駁。「我再次問你們，你們根據什麼事實來懷疑他？退一步來說，即使他這種天才同時存在一些怪僻性格，他仍然不失爲一個富於自我犧牲的第一流科學家。他還願意與我們分享他的知識呢！」

「眞的嗎？」霍蘭越來越替杜蘭特擔心了。他對萊因哈特的廉價吹捧已發展成盲目崇拜。

「因此我不同意你催促我們離開這艘船，船長。」

「但我也絕不再給時間你同我們磨蹭了，我們馬上要離開，大家都得離開。」

杜蘭特回望他一眼。「這還得要萊因哈特同意嗎？」

大家都沒注意到麥克雷。她在桌子另一頭的旁邊無聲地站立着。她並非在那裏發呆，她正在用超感官聯絡法工作着。其他人還繼續大聲爭論。

「船長……」

霍蘭聽到她飄渺的喃喃聲，再看着她的面部表情，立即知道她正在緊張地聯絡。皮澤、布思和杜蘭特也發覺了，談話立時中止。

「什麼事，麥克雷？」

「文森特要求立即見你和皮澤，地點在『帕洛米諾』號附近的接待室。」

霍蘭快步走到餐室的門前，出乎意料之外，門並沒有鎖上。「走吧，皮澤。」

布思呷了最後一口酒，放下酒杯站起來說：「我也去看看。」

杜蘭特的三位聽衆已走了，但他的腦際裏仍然充滿了雄辯的語詞，現在只有麥克雷一個人可以聽到他的辯詞。

「他處在成功的前夕，」杜蘭特睜大眼睛，凝望着舷窗外的黑洞。「這是最使人類困惑的難題之一。在過去二百年來，我們積累了不少有關恒星物理的知識，但至今無人知道黑洞的物理結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萊因哈特即將填補這一空白了。」

「或者在嘗試中死去，」麥克雷乾巴巴地說。她停了一會，心情非常矛盾。她既關心、同情她的朋友，又覺得他愚蠢到極。「杜蘭特，你真的要同他一起去？你想送死麼？」

「這不是個生死問題。」

「這是萊因哈特的慣用語。杜蘭特，我也是個科學家，也有同你一樣的好奇心和追求真理的意志，但我們不能一味癡心妄想，對自己毫無節制。」

杜蘭特對她的話根本不想去聽。他傻兮兮地站在窗台，沉迷於萊因哈特給他所描繪的發現黑洞大秘密的美妙情景。「這將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偉大成就，哥倫布、阿姆斯壯……都不能與我們同日而語。」

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萊因哈特。他迅速向餐室掃了一眼，對麥克雷說：

「其他人呢？」

她認爲沒有必要說謊，也許他已知道了一切，在打趣她呢。「被叫回『帕洛米諾』號了。」

萊因哈特表示不解。「你們能通訊聯絡麼……呵，對了。是你同文森特的超感官聯絡。這是我離開地球後的一大發明呀！出了什麼事？」

她搖搖頭。「文森特沒有說明，大概同修理的事情有關吧。使用代用品來撤換空

氣再生系統的零件總會有些麻煩的，而且這種修理工作本應是要由高級技師在『停泊軌道』上才能做得好，因此他們碰到困難是意料中事。」

「但願他們能順利解決，」萊因哈特說。「我們就快要出發，去進行人類最偉大的探索了，我不想拖延時間。」

也許是最偉大的，她想，但也是最冒險的。她將視線移到舷窗外。

萊因哈特注意到了她的神態。「這是對偉大眞理的第一次探索，也是第一次去揭露人類自古以來夢想着要去揭露的秘密，自然有一定的危險。」

「你究竟要到黑洞去追求什麼眞理？」她問。「你的心目中似乎有些具體的東西。你是否要在黑洞的彼岸實現某種理想？」

他對她笑了。「黑洞的彼岸，是的，那裏有一個新的開端……一個遲來的世界，在那裏，地球上長期培育出來的自然法則還不適用。」

「但你本人是依照自然法則而生存的。萬一你不適應怎麼辦？」

「我會學習掌握新的法則，我已作好準備去對付我可能發現的東西，尤其是我希望發現的那一種。」

「是什麼呢？」杜蘭特急於知道。

「永恒的生命。你知道越接近黑洞的核心，時間就過得越慢嗎？黑洞裏的數秒鐘相當於地球的數年。」

「我懂你的意思了，博士。」麥克雷故意給他潑冷水。「不錯，你可以在黑洞渡過四十年，而地球則過了一千年，但四十年還是四十年，對於你來說，它不會延展你的眞實生命。」

「親愛的，這只指在黑洞的奇點附近而已。一旦穿過了奇點，我相信我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那裏沒有正常時間，四十年將無限期地伸延，可能變成四百年、四千年，如果如有效地阻止年齡的進展，可能沒有期限，這就是水恒的生命了。」

「沒有死亡的可能嗎？」

「你感興趣？」

「我覺得這是駭人聽聞。」

萊因哈特不再和她扯談了，他用一種似是哀嘆的神情望着她。

霍蘭與他的同伴屏着呼吸傾聽着BOB更詳盡的訴說。皮澤和布思偶然提出一兩個問題，但大部份時間都是用恐怖的心情傾聽着。文森特在附近把風。

「……他最信任的是弗蘭克．麥克雷，他既是船上的高級船員，同時又是科學家

。」BOB說。

「那是凱特‧麥克雷的父親，」皮澤點頭。

「當萊因哈特拒絕返航的命令時，大家都向弗蘭克求助。他們一起商量暴動，要奪萊因哈特的權，但不料被他發覺，利用改裝了的機器人將他們鎮壓下去。

「弗蘭克博士因而遇害，受萊因哈特指揮的機器人哨兵也很快將其他有牽連的人殺死了。」

「其餘的船員呢？」霍蘭問。

「還在船上。」

「在哪裏？」皮澤搶先問。「他們還關在監獄嗎？船長曾看見葬禮……」

「沒有，皮澤先生，至少他們的肉體沒有被關起來。你們都已見過他們，在指揮塔裏，操作着動力控制中心……」

皮澤有點不解，他的腦袋轉不過彎來。

「機器人，皮澤先生，」文森特給他點穿。「人體機器人。」

「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是有理智的生命，而萊因哈特却視之如草芥。」BOB繼續說。「對於他，人的才智只有服從他的利益和慾望才有價值。『天鵝號』上原來有一間外科實驗室，是用來醫治有病的船員的。現在它被改成將人轉變爲像機器人一樣地行動的手術室了。這些經過手術後的人變成文森特和我一樣的所謂人體機器人。他們沒有自己的意志，完全聽從萊因哈特的指揮，人不像人，機器不像機器，比我和文森特還不如。」

皮澤難過極了。霍蘭對布思說：「這就解釋了我看到的殯葬了，被葬的人是，護送的也是人。」

「你是說，這些披着斗篷、戴着面罩的傢伙有着肉體身軀？」布思愕然。「我原以爲萊因哈特將他的機器人造成盡量似人的樣子。我完全沒想到會有這種事情。」

「大家都沒想到，」文森特說。「BOB說的是事實，我也親自目睹外科手術室的情況。」

霍蘭的目光在搜索着某種東西去發洩他的憤怒，但周圍只有無縫的金屬和堅實的塑料。

「我們不能就這樣離開，不管那些可憐的船員，」他說。「布思，看來我們還得要接管『天鵝號』。」

雖然接待室的氣溫相當涼快，但布思聽了之後却嚇得滿頭大汗。「去冒這種危險

？失敗了怎麼辦？豈不是重複那些船員的命運？」

「你不是要當英雄嗎，布思？」皮澤恥笑他。「那麼快就改變主意？」

「算了吧，皮澤。我沒想到要作這種生死搏鬥，我不知道萊因哈特已控制了所有的船員。我以為他們都走了。只是對付他一個人和另一個機器人，那沒問題，但現在要對付一大羣機器人哨兵，情況就不同了。」

「船長，」BOB恭敬地說。「你不是想把他們帶回地球吧？他們所受的破壞是不可彌補的。我已了解清楚，他們最多可以恢復人性，但思想仍是空白的，像初生嬰孩，死亡是他們最大的安息。」

「我求求你，船長，」布思雙腿發抖。「要理智，我們是鬥不過那些哨兵的，那些船員都失敗了，我們還能成功？我們可能還會被生擒呢！」

「不管怎樣，」文森特說，「我們必須當機立斷，因為……」

「因為什麼？」霍蘭問。

「我們被迫擊倒了兩個哨兵，它們在手術室發現了我和BOB。雖然那些人體機器人沒有干涉我們，但可能已紀錄下我們的踪跡，這樣，萊因哈特就知道他的秘密已被發現……」

霍蘭打斷它，他已聽夠了。「萊因哈特絕不會讓我們返回地球的。皮澤，立即返回『帕洛米諾』號，準備飛離；文森特，立即同麥克雷聯絡，說我要她和杜蘭特回來，我們準備火速離開。」

文森特開始用超感官聯絡法發訊號了。皮澤也飛快朝着通往「帕洛米諾」號的走廊跑去。而布思呢？他舒了一口氣，慶賀自己原先的接管建議獲得否決。

作為一名記者，他常有機會同他所報導的人物一起生活，然而，他却並不希望變成「天鵝號」上癡癡呆呆的機器人。

在指揮塔裏，萊因哈特忙着起航的準備工作。

麥克雷站在螢光幕前，望着那巨大的黑洞。它的洶湧澎湃的漩渦，在對她張牙舞爪。她感到一陣恐懼。

杜蘭特走到萊因哈特身旁，看他進行各種操作。「博士，是你一個人取得所有這些成就，因此你完全有權利將未來的成就獨家享有，拒絕別人來分享。」

「你是說，分享那永恒的青春？」

「分享你發現的科學真理，博士。」杜蘭特此時已拜倒他的脚下，分辨不出萊因哈特的話中是否含有譏諷。

「杜蘭特……」麥克雷喃喃地說，她的目光出神入化地望着他倆人。「船長要我們回去，他們要開船走了。」

萊因哈特狐疑地望了她一眼，然後轉身對他的機器人說：「準備開動發動機，要發出最大限度的衝力。將抗引力場盡量擴大。麥斯美倫！」

麥斯美倫從附近的地方走了出來。

「帕洛米諾」號的座艙上，文森特和皮澤已完成了機械檢查。霍蘭和布思也來了。

「數碼正常嗎？」皮澤問文森特。

「一切正常，」機器人回答。「空氣再生系統的工作也很好，看來沒問題。」

「他媽的，船長，」布思一邊進來一邊破口大罵。「再等杜蘭特就來不及了。我已看出他的神態，他早就被他迷了心竅，再不是我們的人。他已成了萊因哈特的門徒。」

霍蘭考慮了一會，對文森特說：「你通知麥克雷，說我要她盡快回來，必要時可不管杜蘭特。」

「她不聽怎麼辦？」

霍蘭咬牙切齒地說：「那就將實情告訴她……」

十一

麥克雷繼續同杜蘭特磨嘴皮。「杜蘭特，你不能白白斷送自己的性命。你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你有自己的前途。」她的聲調已是哀求。「你不能把自己的新發現付諸東流，你要活下來去加以解釋和證明。如果他要去，讓他自己去好了，但你……
……」

「我相信他能成功，」杜蘭特盲目地拒絕她。「黑洞的盡頭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世界，那裏不存在時間，不存在空間。我們將第一次體驗它，看見它……」他轉身又望着電視螢幕上的黑洞，似乎這些想像中的偉大事物即將出現。

麥克雷已經不再聽他講了。她在超感官通訊中接受着文森特對她介紹她所發現的秘密。她的臉色突然變得非常恐怖。

「啓動物質—反物質能源發動機。」萊因哈特命令。

在飛船的另一端，人體機器人收到命令，開始扳動各控制台的儀器開關。八個大型引擎機組慢慢開始發熱，最後現出藍色和紅色相混合光輝。

「帕洛米諾」號上的船員現在聽不到萊因哈特的命令了，但他們感到「天鵝號」啓動的影響。駕駛座艙輕微地震動。

布思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他大叫：「他眞的要開進黑洞了！如果我們不立即撤出，大家都完蛋啦！」

「別緊張，布思，」霍蘭鎮定地說。「他還要我們監測他的飛航，我們還有時間。
。」

「他會改變主意的，他可能要我們同他一起捲進黑洞，你不要拿我們的性命作賭注……」

「布思……住口！」

麥克雷從超感官聯絡中清醒過來。她冷靜而堅決地對她的同事說：「杜蘭特，馬上回去，他們不能再等我們了。」

「我要留下。」他的語氣沒有商量的餘地。

她還有一種未使用過的武器，現在得使出來了。「你不明白，杜蘭特，萊因哈特是個劊子手！控制台旁邊那些並不是機器人，他們是人！是『天鵝號』原來的船員！
」

杜蘭特感到震驚：「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動動腦筋吧！他們是原來的船員，並沒有回地球，是萊因哈特使用外科手術將他們改變成只服從他的機器！他們的人生、意向、情感，全被破壞了！」

「我不信……」

麥克雷一邊盯着萊因哈特，一邊繼續說：「是真的！文森特親自到過他的手術室，你記得霍蘭說過的葬禮麼？」

「不會的……我……」他開始動搖了，腦袋似乎千萬隻螞蟻在爬行着，怎麼會有這種離奇的可怕事情呢？然而，文森特會騙人嗎？不，布思才會騙人，霍蘭也可能，但這個可靠的機器人只能報告事實……

萊因哈特注意到麥克雷的表情異常，走過來說：「什麼事，親愛的？你臉色不好。」

杜蘭特的思想亂成一團。他的心房就像打鼓一樣卜通卜通地跳着。他需要時間，他要好好想清楚，但時間沒有了。

「她很難過，因爲我決定同你一起去，」他匆忙掩飾她。

「恐怕她也得與我們一起去呢。」萊因哈特說。

「不！」她向後退了一步。

「我進入黑洞的條件具備了，一切工作都很正常。你的超感官聯絡法可以幫助我把勝利的消息傳達到「帕洛米諾」號，通過他們再向全世界宣佈。親愛的，你得要繼承你父親的遺志，完成他未完的事業。這是我的全盤計劃。」

「關於我父親的事，你欺騙了我！」

萊因哈特嘆了口氣。他沒有時間去解釋，他要做的事情很多。這蠢女孩，她不了解，爲了打開宇宙的秘密，一條生命又算得什麼！看來她和她的朋友已經知道一切，現在沒有必要再掩蓋了。

杜蘭特趁他們爭辯的時候閃到最靠近的一個控制台。那些「人」並不理睬他，各自掌管着自己的工作。他挨近一個管理一架複雜的動力導向儀器的人體機器人旁邊，但「他」依然若無其事。杜蘭特將一隻手放在「他」的隆起的硬殼面罩上，等「他」作出反應，但「他」還是無動於衷。他將面罩用力扯開。

露出來的是一副人的面孔，但眼睛並不去望杜蘭特，而是繼續目不轉睛地盯住面前的儀器。它們對儀器以外的空間和事物簡直視而不見。

杜蘭特張大嘴巴，慢慢向後倒退。他的眼睛瞪得大大，恐怖地望着這副曾經是人

而現在已喪失了人的希望、人的愛憎的面孔。這個人的一切人性已被抽乾，空空的腦殼被重新塡滿了盲目服從萊因哈特惡腥的髓汁。

「你還是讓我回到我的朋友那裏吧，」麥克雷繼續忿怒地說。「我是絕不會替你傳遞訊息的，無論你成功與否。」

「很抱歉，親愛的，但我沒有時間同你爭辯。我還是要你爲我服務，你敬酒不喝喝罰酒！」萊因哈特把頭一歪。「麥斯美倫，立卽把這姑娘送到手術室。」

麥斯美倫向她走近，她難以相信地望着它，知道在手術室裏等待她的是什麼。

「……你不能……」但她的腦海裏立卽浮出這種判斷：算了吧，乞求他是多餘

船人都已被他施過手術了。

「別動她！」杜蘭特突然凶狠地向萊因哈特撲了上來。他沒能夠撲到他的身上。麥斯美倫的激光槍立卽將他擊倒。

萊因哈特失望地看着倒在地上的杜蘭特。「很抱歉，杜蘭特博士。原來我對你的希望是那麼的短暫，我過高估計了你。可惜你再也爬不起來，否則我還是願意你跟從我的。」

「如果這裏有什麼正義，」麥克雷尖刻地說。「那黑洞一定成爲你的葬身之地！」

霍蘭的手正要伸向控制台時，上面的播音器突然發出萊因哈特的聲音。

「霍蘭船長，準備起航吧，我讓你們留有充份的時間撤出『天鵝號』的抗引力場。杜蘭特和麥克雷博士已選擇留下參加我們的偉大試驗，他們祝你們平安返航。」

「我早就說杜蘭特已上了那瘋子的當，拜倒在他的脚下了。」布思說。

「他也許是，但麥克雷不可能，」霍蘭說。大家不約而同地望着文森特。

「不必談論杜蘭特博士了，他撲向萊因哈特時已被打死，現在他們正將麥克雷送到手術室。」

霍蘭轉身就走。他非常清楚「送到手術室」是爲了什麼。

「要BOB帶我們抄最近的路。布思，你留在這裏看守，」布思點頭，欲言又止。

皮澤也跟着出去。「對不起，皮澤，」霍蘭說。「你也得留下。」

「什麼？」皮澤大失所望。「這回又要我留下？」

「我們有可能回不了來。重要的是把船開回地球，告訴人們這裏的事，布思不會開船。你們不要等我們太久。」

「但船長……」

「這是命令。」

「祝你一路順風，皮澤先生，」文森特說。

「你們早點回來，這樣大家都可以一路順風。」

霍蘭跟着兩個機器人離開「帕洛米諾」號，走上「天鵝號」。

「天鵝號」的指揮塔上，萊因哈特聚精會神地指揮着動力中心的人體機器人。「準備起動！先慢後快，隨時監視動力系統的正常運轉！」

那些人體機器人立即作出反應，效果非常好。「天鵝號」徐徐啓動了，朝向那不可預知的太空深潭。

霍蘭同兩個機器人來到了「天鵝號」的接待室。他們沒有將武器亮出來，以免像上次那樣被解除武裝。BOB領着他們迅速奔向最接近的一輛電梯。

此時，一羣機器人衞兵簇擁着麥克雷上了一輛汽車，向着長長的走廊駛去。爲了壓制自己不去想像自己將要接受的命運，她用別的想法來安慰自己：也許霍蘭和其他友伴安全脫險了吧，但即使如此她也極端痛苦——她怎捨得永遠離開他們呢？她眞想大聲叫喊。

車停了，兩個衞兵將她押下來。走了一段路後，它們拐向另一條走廊。當哨兵押着她正要走進一間房子時，她看見幾個哨兵將兩具機器人從一張桌子下拖出，另一個哨兵立即走到附近的牆壁去按警鐘。

萊因哈特接到訊息後想：難道是他們想營救麥克雷？不可能的，也許他們知道了手術室的位置，得要小心提防。他目前最需要的是通過手術使麥克雷服服貼貼。

「鏟除我們的客人的時候到了，除了文森特和麥克雷之外。一旦他們衝上『天鵝號』，立即將其他人幹掉，但不要破壞他們的飛船。」

麥斯美倫通過最近的控制台將萊因哈特的命令傳達到全船的哨兵。

哨兵小心地強制麥克雷走進那環形手術室。萊因哈特的命令很簡潔：控制她，但不要傷害她。

她被推進那旋轉的槽裏，兩名外科人體機器人在等待槽裏的裝置將她縛緊。

麥克雷在想像手術的情景。他們肯定會對她施以某種麻醉吧……

她的上方有各種激光裝置。這些激光手術刀可以將人的骨頭和肌肉鎅成只能用顯微鏡才看得見的小塊。附近還有許多試管，它們是用來對盛載從人體內抽取出來的有機汁的。此外還有其他多種人工灌輸器械。

現在她喊也喊不出聲來了，因爲她實在太害怕。

「我們來救你了，麥克雷。」她的腦裏響起文森特的聲音。

「文森特……快……快點……」她且驚且喜，又怕喊出聲來。

她頭部上空的巨大圓形裝置亮了。這是麻醉，她想。快點，文森特……我現在還有知覺！

燈慢慢熄滅了，變成數束強烈集中的亮光。她轉過頭去想躲避那股熱氣。突然，她看見霍蘭站在門口，兩旁是文森特和另一個似文森特的機器人。他們的武器噴出一道道激光，將數把激光手術刀擊毀。

「ＢＯＢ，將上面的製置關掉，把她救出來，我們掩護你。」

霍蘭衝入右邊，文森特走左邊，對任何移動的東西開槍射擊，把手術室的儀器和牆板擊得碎片粉飛。

那兩名外科手術機器人仍然一動不動地等待上級的命令。一會，其中一個轉身去按牆上的警鐘，分別被霍蘭和文森特擊倒。

ＢＯＢ衝上前去釋放麥克雷，但它感到附近有動靜，大聲喊：「注意背後，霍蘭先生！」

船長一側身，三個哨兵衝了進來。文森特躲在一個圓柱背後，伸出三隻手臂連放三槍，將那三個哨兵擊倒。

霍蘭往麥克雷望去，ＢＯＢ正在將她扶下手術台。

「你沒事吧？」

她點頭，迫出一絲苦笑。「回到『帕洛米諾』號上我會恢復過來的。」他一邊遞給她一枝激光槍，一邊考慮下一步怎麼辦。萊因哈特是絕對不會讓他們把她帶回去的。他太需要她了。

「帕洛米諾」號上，皮澤焦急地對着通訊話筒。忽然，他聽到話筒有吱吱聲。「船長……是你嗎？」

「你能收聽到我們？」

「又清楚又大聲。情況如何？」

「麥克雷沒事了，我們正在回來。」

「有追擊怎麼辦？」

「剛打了一仗，目前一切平靜。聯絡完畢。」

「『帕洛米諾』號講完。」皮澤深深噓了一口氣他——放心了。

然而，布思並不。他焦急萬分地望着手腕上的航行錄。「時間不多了，萊因哈特馬上就要開入黑洞，到時就太遲了。」

「你還記得他需要我們和文森特監測他的潛入嗎？」

「他會改變主意的，我們破壞了他的計劃……」

數名哨兵來到那硝烟瀰漫的手術室。一道門開了，兩個人體機器人走出來，面對面地走過。哨兵不理，上前去打開另一道門。那較高大的人體機器人一轉身，一枝激光槍透過斗蓬對着那些哨兵的背部開了火，當即將它們掃倒。文森特和BOB從那隻被搜索的門衝出來，跟着它們的僞裝同伴走了出去。

恰巧，他們所途經的走廊是設有遙控視測裝置的。萊因哈特發覺不對，立即通知麥斯美倫：「麥斯，下令哨兵向手術室至「帕洛米諾」號之間的任何人體機器人開槍！但要它們只打腿部，我還想活捉那女人。」

霍蘭他們進入一條大走廊，前面的哨兵從一條狹窄的橫廊向他們截擊。霍蘭他們閃入附近另一條橫廊躲避。

麥克雷一邊脫去面罩和斗蓬一邊說：「我們的僞裝只能幫助我們走到這裏。」

雙方開始短兵相接。「佔領那條狹窄橫廊，我們不能在此等死！」霍蘭率領其餘

三位向前衝鋒。

霍蘭和麥克雷握着武器不斷向哨兵還擊。他們時而貼近牆壁，時而衝到對面，又時而趴在地上，靈活的身軀，使那些只會作出反應而不會作出估計的哨兵機器人無法擊中他們。

文森特和BOB加大自身的馬力，飛了起來。當哨兵向霍蘭和麥克雷瞄準時，它倆從上空掃射，將一批哨兵擊倒，當哨兵瞄準它們時，船長和麥克雷又獲得機會將它們幹掉。但當BOB消滅最後兩個哨兵時，它也中彈跌倒了。

「文森特！BOB中彈了！」麥克雷首先發現。

大家圍了上來。霍蘭多麼希望自己掌握更多的自動控制知識來修理BOB。但它和文森特這類的機器人都是可以自動修理自己的故障的。

「傷勢重不重？」文森特問。

「三十年來第一次打仗，如果萊因哈特和麥斯美倫在這裏就好。」

「這才是有種的！」麥克雷表揚它。過了一會，BOB爬了起來，一拐一拐地走着，它還得不斷放槍才能平衡身軀。

在指揮塔裏，萊因哈特對哨兵的失敗大發雷霆。「你們都是蠢豬！枉費你們一大

羣都鬥不過一個地球的最新產品和另一個從儲藏室裏逃出來的！」

麥斯美倫的身上發出淡紅色的光，這是一種最大限度的歉疚的表示。

萊因哈特看了看螢幕上的黑洞，說道：「抓不囘麥克雷太可惜了，但我也不能讓他們囘去造我的謠。我們不能立即轟炸「帕洛米諾」號，這對「天鵝號」是有危險的，要讓他們的船飛離一段距離才能動手。」

霍蘭等四位快要衝到接待室時，又遇上狙擊了。前面是一個臨時築起的路障，一大羣哨兵機器人從權當堡壘的路障後面向他們掃射。

霍蘭一把將麥克雷抓住。「臥倒！文森特，BOB，你們注意，它們又在前面狙擊了。」

那些哨兵伏倒在路障的斜坡上，它們的槍法很不準確。霍蘭想，這倒是一個安慰，不過，他們無論如何也要衝過路障，到達接待室。接待室出去就是連接「天鵝號」同「帕洛米諾」號的太空生命線了。否則，如果萊因哈特調來更多的哨兵從背後進擊，使他們前後受敵，那一切希望都完了。

十二

皮澤和布思在「帕洛米諾」號的座艙中精神緊張地等待着；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布思再一次看他的航行錶，失落地說：「我們還得等多久？他們囘不了來，我們也無計可施，我們不能白白送死。」

「布思，我們還有時間的，我相信……」

控制台的話筒響起了霍蘭的聲音：「皮澤，你聽到我嗎？」附近的槍聲使他的音調都走樣了。

皮澤趕緊囘答：「船長，我聽得很清楚。」其實很嘈雜，他只不過不想讓船長添加煩惱。他實在爲他們難過。

「時間到了，把船開走吧！」霍蘭平靜地、無可奈何地說。

「你在哪兒？」

「側廊，靠近接待室，」對方吃力地囘答。「給他們阻塞了通道，過不去，困在

這裏啦。」

「皮澤，開走吧！這是命令！我沒時間和你爭辯。」一串激光槍聲的尖叫中斷了他們的對話。

他們分手之前，皮澤也曾考慮過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也許霍蘭自己也想過這種問題。現在正是遇到危急了，怎麼辦呢？他的同伴就在附近，他不能丟下他們而去執行返航的命令。不，即使上軍事法庭也不怕，即使霍蘭本人和文森特出庭指證他也不懼！

布思走上前，似乎要攔住他的去路。「你聽到船長的命令了，他命令你開船撤走。」

「布思，你只會唱英雄的高調！我們走着瞧，看誰是狗熊！」他推開布思，邊罵邊走。布思在後面追趕他。

那些哨兵都在接待室前面集中向霍蘭他們開火，大家都不注意背後的皮澤。當那名負責監視「帕洛米諾」號的哨兵發現皮澤衝上來時，它舉槍就要射擊。說時遲，那時快，皮澤一扣激光槍的扳機，便立即把它掃倒。布思見此情形，一頭栽進一張桌子底下。

皮澤正要拔腿往前時，忽然聽到布思在後面呻吟：「噯喲……」

「布思？你受傷了？」皮澤回頭看見他的一條腿從桌子底下伸出來。

「我的腿……」布思雙手抱着他的腳，痛苦地伸吟着。

「傷得利害嗎？」皮澤關心地問。

「可能斷了。」

「激光槍打的嗎？那哨兵好像還沒有開槍。」

「不是，都怪我蠢蛋，我不應該鑽到桌子下，恐怕這腿以後都好不了啦，皮澤。」

「你能走嗎？」皮澤知道，他不能同時幫助他和其他人。

皮澤扶起布思後，布思試走一下。「現在還不太痛，暫時還能拐着走。」

「那好，你回船上去守着，別讓任何人上來。」

「對，你不用擔心，我會好好看守的。」

皮澤與布思分手後朝着交戰的現場走去。前面就是那些哨兵壘起的路障了，它們一個個伏在那裏對着開外的側廊放槍。皮澤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蹲下，取出聯絡話筒。

「船長，我在它面後面，你有什麼指示？」他細聲說。

「我勸你把船開走，」船長回答。「但既然你莽撞到了這裏，你自己決定吧。我眞沒用，給它們困住了。」

皮澤猶豫着、思考着、計劃着。他從來沒有認眞地盤算過一個問題的，這次他得要使出自己的聰明才智了。

對了，他想，把它們弄得暈頭轉向，打他個措手不及。

他一個箭步衝上去，同時大喝一聲，對着那批爬着的哨兵猛烈掃射。一部份哨兵被他的激光槍擊中，背上開了花，另一部份則轉過身來對付這個突然出現的天兵神將。這時，霍蘭和麥克雷知道皮澤出動了，乘機一湧而上。那些哨兵被前後夾攻，陣勢大亂，找不到明確的射擊目標，有的自相殘殺，有的被「帕洛米諾」號的勇士擊倒，數十秒鐘內統統躺下變成一堆堆廢鐵。

皮澤踏着一個個還在冒烟的機器人前來同霍蘭他們會合。霍蘭已從左邊跑向連接兩艘飛船的空中生命線了，麥克雷一把抓皮澤，說：「跟着跑，皮澤。」

走到走廊的中段，BOB停住了。它的身軀震顫得很利害。「你們先走，我留在這兒掩護，我走不快，你們分秒必爭。」

文森特喊道：「船長……皮澤先生……」

霍蘭和皮澤將武器插入皮套，轉身往回走。船長檢查了一下BOB，搖搖頭表示爲難。「我們抬不起它，它太重了。」

「船長，不必抬，」文森特說。「如果你和皮澤先生稍爲給它一點助力，它的穩定系統便可以將功率輸到推進器。」

「請不必管我……」

「別說話！」霍蘭命令。「如果不是你，我們早已全部死光了。」

於是，他們托着BOB的手臂，推着它慢慢走。

布思的腿奇迹般地康復了。他一口氣跑進「帕洛米諾」號的駕駛室，把門關上。座艙的儀器使人眼花繚亂，但多數都是自動化的，而布思經過十八個月的觀察和學習，也懂得一點基本技術。

他打量了駕駛員的座位之後，猶豫一會，然後坐了進去。他扳動引擎的開關，發動機起動了，也的臉孔掠過一絲得意的微笑。頭上的幾盞訊號燈也亮了。現在只需要扳動方向儀和加速儀，飛船卽可起動。

當霍蘭和其他幾位快走到空間生命線時，麥克雷聽到引擎的聲音。其他人也聽到

了。這發動機的聲音不似「天鵝號」的，於是大家便快步向前。

「那白癡想幹什麼？」皮澤怒吼着。

霍蘭一把抓住他，要他停下來。「太遲了，」他指着前面的停泊處——空間生命線已和「帕洛米諾」號脫了節，他們已同自己的船分離了。

「帕洛米諾」號同「天鵝號」分離之後，他們熟悉的發動機聲音停止了，飛船無聲地飄走。大家站在接口處，靜靜地望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真笨，」麥克雷說。「如果我順從萊因哈特，你們豈非可以安全撤離了麼？」

「我們不是布思，」霍蘭對她淡然一笑。「我寧願來救你。」

她也回報一笑，迎着他探詢的目光。

突然，皮澤高喊起來：「看，船要回來了！」

「帕洛米諾」號原來慢慢向「天鵝號」的上方飄走的，現在的方向又改變了，不但再沒有前進，而且還逐漸向「天鵝號」拐回。

布思在駕駛座艙裏急得滿頭大汗。駕駛這種高級飛船並不像開私家汽車那麼簡單。無論他怎樣扳動那些儀器，效果總是適得其反。他越急，便越手忙腳亂。

萊因哈特也注意到這艘船的問題。它正在危險地接近「天鵝號」。「那艘船已失去控制，不能讓它撞來，把它炸掉。開火！快！」他心急如焚地望着那船，也不顧上是誰在上面。

激光炮毫不留情地射向「帕洛米諾」號，能源炮彈及船身的相交處迸發出耀眼的光芒。「帕洛米諾」號被肢解了！

一塊巨大的船殼碎片以極大的速度向着「天鵝號」的尾部飛過來，擊中該船特別脆弱的那部份船殼，一直穿入船身，撞向右舷的引擎控制台。船尾內部的太平門立即自動關上，將那裏的哨兵機器人和一部份人體機器人隔絕。

由於引擎控制台受損，大量電子能源紛紛溢出，引起一次猛烈的爆炸。整個「天鵝號」的結構強烈地震動了數秒鐘。但很快，船身又穩定下來。

「布思……啊，天呀！」麥克雷惶恐地叫喊着。她神不守舍地望着舷窗外「帕洛米諾」號迅速消逝的碎片以及他們的同伴布思。

「我真不該把這個膽小鬼留在船上，」皮澤引咎自責。

「不要對他過於刻薄，皮澤。」霍蘭考慮着兩個問題。「他亦有理由說我們喪失理智。他害怕，因為他畢竟只是一位報導科學的記者，雖然他不一定完全醉心於科學

。不管怎樣，還可能是他救了我們，要不，萊因哈特也同樣要將我們炸毀的，他絕不會讓麥克雷與我們一起離開。」

「那裏有生命，那裏就……」文森特自言自語。

皮澤將手一擺，不讓它再說下去。他那有心情聽這個機器人的俏皮話呢！「船長，他想逃命，你還把他說成烈士！」

「俗語說，覆水難收，我們還是考慮自己的出路吧！」文森特又挿話了。

「你只會饒舌，誰希罕你這些陳詞濫調，你有本事就應想出個辦法來。」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你又來了，討厭……」皮澤發覺它話中有話，追問下去。「你說什麼？你意思是要我們去幹掉萊因哈特？這是難於登天的事。你首先要通過許多走廊，然後登上電梯，再去接近指揮塔。他可能將指揮塔封閉，等你爬上圓頂要破門而入時，也就太遲了。」

「皮澤先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嘛。」

「我不懂。」

但同時也在考慮自救辦法的霍蘭却聽懂了！

「那探測船！」剛從黑洞口回來的那艘！該船設有萊因哈特的最新能源和反重力裝置。文森特，你眞聰明！」

「是的，船長，」文森特謙遜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霍蘭轉向ＢＯＢ問道：「到探測船停泊站哪條路最近？」

「坐空中汽車最快，我可以找到一輛直接開往那裏的汽車。」

雖然「天鵝號」的船尾被撞了個大窟窿，它依然抖擻着向前駛去，直奔那光流翻滾的黑洞。洞內發出的輻射洶湧澎湃，狂暴的曙光波濤簇擁着船舷。

萊因哈特正在觀察着飛船的進程。監聽台上發出一陣嗡嗡響聲，使他立時注意掃描器的記錄。靜靜地，他發覺有一撮形狀嶙峋的物體的影子越來越大，從左前方橫向飛船的航線奔來。他草率計算了一下，得出那批碎隕石可能會與飛船相撞的結論。

「隕石的速度很快，估計後面還有大量這種物體跟着湧來，我希望……麥斯美倫！開動右舷動心中心的馬力，並將另外兩個發動機的功率加大兩倍。我們得要加速前進。」他的計劃是要越超隕石的速度而先駛在前。

麥斯美倫身上現出舉棋不定的顯示訊號。

「照我說的去做！我們必須抓緊時間，不能讓那批隕石搶在我們的前方橫過。」

「天鵝號」咆哮着，像一枝滿弓射出的箭，直衝向前。然而，由於剛才動力控制中心爆炸，使飛船的兩個能源發動機走失了部份能源，飛船始終無法先隕石而去。一大塊鎳鐵石踉蹌而至，直鏟進飛船的前部，將接待室一帶全部毀掉。船內的空氣一擁而出，然而，各通過的太平門迅速自動關上，使其餘的大部份地方仍舊安全。

萊因哈特繼續觀察各種數碼。他口中不停地罵着「帕洛米諾」號的碎片撞毀了他的船尾，使他損失了部份能源動力，而現在又遇到這羣隕石的包圍，使飛船處於時刻挨打的地位。不過，對於他來說，即使損失一半能源動力，也不足以威脅他的偉大嘗試。

但是，如果飛船的發動機再受破壞，他不但不能獲得足夠的速度，而且他的抗重力系統也會削弱，以致不能抵擋黑洞越來越猛烈的重力，這就麻煩了。

有幾片繁星的碎鐵石差一點兒打着指揮塔，將塔事其中一條遠程無線電探測觸角打彎了。碎鐵石打在通往船尾的走廊圓頂，將它破壞了。不久，又有一塊隕石落在探測船停泊的地方附近。探測船被震盪得左搖右晃，將乎脫出它接合於「天鵝號」的空中生命線。

萊因哈特剛毅地操縱着他的飛船，朝着預定的航線駛去。如果沒有黑洞的重力，「天鵝號」在自由太空裏是完全可以自如地左右閃避，躲開每一塊較大的隕石的，但現在談不上了。另外，在如此大的重力拉扯下，隕石也飛無定向，簡直變得橫衝直撞。

霍蘭三人連同兩個機器人坐上汽車不久，便遇到哨兵阻擊，幸虧接待室一帶被破壞時，天花板堅硬的塑料物體恰好打在幾個截擊他們的哨兵機器人頭上，他們才得以安全通過。但由於許多走廊過道遭到隕石和其他各種物體的撞擊，去路已是坑坑窪窪，他們只好棄車徒步，且戰且走。

十二

萊因哈特毫無辦法地怒視着他的儀器，他的「天鵝號」依然處在大羣流星隕鐵的包圍之中，像一隻大鵬鳥，在未獵獲任何食物之前就遭到千萬隻黃蜂的襲擊。

一個灼熱的圓形隕鐵向着指揮塔俯衝下來。萊因哈特看見了，無可奈何地等待着它的降臨。它正砸在指揮塔的旁邊，墜入附近的飛船上部結構。

猛烈的震顫使指揮塔上各控制台的人體機器人立不穩脚跟，你撞我我撞你。有幾個還摔在地板上，掙扎着爬不起來。有些儀器從牆上掉下來，有些脫了節。

「通知全船進入緊急狀態！麥斯美倫，試用探測船聯擊，我們可能需要它。」

他觀察着主螢光幕，各種數碼顯示隕鐵石的碎片變得稀疏了，太空開始慢慢晴朗，最後幾小塊碎鐵石也掠過了「天鵝號」。

萊因哈特檢查各控制台，看着它們的數碼。四個能源發動機仍然工作着，顯然其中兩個受到部份破壞。飛船所遭到的破壞主要在中部，但並非致命。但許多數碼說明，各部位都很危險，再受重大的震搖，隨時可能失靈。

到了這種田地，萊因哈特更是死心塌地。現在，即使他改變主意或改變航行，也爲時已晚了。

萊因哈特站在主螢光幕的前面，望着逐漸展開的黑洞，它向前延伸着，周圍翻騰着可怕的粒子輻射。

他已忘了一切，忘記了船上所受的創傷，忘記他的敵人霍蘭他們一伙是已經全部喪生還是殘存在他的船上，因爲，他很快就要飛過「史瓦半徑」所劃出的「穹界」了。到時，他將飛越人類知識的界限，一切記憶將被湮沒，新的世界即將出現。

「他們終歸阻止不了我，」他自言自語。「我必定成功，我的新世界就在前面，永恒的生命就在前面……」

然而，萊因哈特只不過是個天才，他的計劃，他的預言，他的實踐也只能是一個天才的計劃、預言和實踐。現在的困難是，「天鵝號」的動力已經不足——僅剩一半多一點。

正如運算出的數碼所顯示的，黑洞的重力越來越大，而他的抗重力系統却因能源不足而減弱。飛船在重力的拖拉撼搖下，各部位的儀器開始震顫，指揮塔本身也不例外。

「加大馬力，」他向麥斯美倫指示。「在右舷的能源發動機遭到破壞之前一定要穿越黑洞。我們一定要保持足夠的反重力系數，我們就快衝過去了。」

在右舷的動力中心內，一塊金屬從天花板處墜下，撞擊在另一塊金屬上，迸發出一小點火花。整個動力房驟然失火。

其中一個已出了故障的發動機圓筒，因支持不了內外受熱，發生內向爆炸，發動機圓筒隨即也向外爆炸，把動力中心的後部毀於一旦。「天鵝號」全身曳動，各種物質和氣體紛紛向太空外湧出。

「把應急蓄電系統開到最大！」萊因哈特命令。

指揮塔的電燈又亮了，但不斷忽閃。「天鵝號」的抗重力系統大受破壞，經不起重力的拉擢，開始左右飄忽。

霍蘭、皮澤、麥克雷和兩個機器人歷盡艱難困苦，掙扎着向前。他們時而摔倒，時而被拋到半空。霍蘭的腿受傷了，前額也流血。他們守望相助，在半暗半明的燈光下迅速向走廊奔去。走廊的牆壁不時發出搖曳的呻吟聲。

萊因哈特不得不作出一個痛苦的、但不可逆轉的決定。「麥斯美倫，準備探測船，它只啓動一半的動力是不足以抵禦這種拉力的。」麥斯美倫這個機器人唯命是聽，

轉身走向電梯。

萊因哈特跟着它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他實在捨不得這個「天鵝號」的心臟——指揮塔，他要最後望它一眼，這是他進行發明、探索的私人王國。他花了二十年的功夫把「天鵝號」建造起來，又再花二十年的心血把它變成這個樣子。他是矢志不移，一定要繼續前進的，但却不能駕着它去了。雖然他不能和「天鵝號」共享勝利，他必定要抵達黑洞的彼岸。

正當他轉身跟着麥斯出去時，他聽到一聲拆裂的巨響。他抬眼往上望，看見前頭的大型螢幕屏從支架上脫落了。他急忙向右跑開兩步，但躲閃不及，被掉下來的螢幕壓倒在地上，一個大鐵鈎揷進他的左腿。幸而螢幕只壓在他的腿部，他的頭和身軀仍然露在外面。他想往外爬出來，但屏幕很重，腿部被釘着，痛得他眼珠兒直迸火星。

「麥斯，快來幫我！」另外一件儀器又從靠牆處倒了下來。「麥斯美倫！」

電梯的門已經關上，麥斯美倫已經離開他了。

他將眼珠轉向那一排排忙碌的人體機器人。「喂！來呀，快來幫我！」

但一個也沒有來。這些「天鵝號」的眞正人類船員只是被他的手術改裝成執行儀器操作任務的。萊因哈特太過聰明了，沒有想到這回自食其果。



大型螢幕屏從支架上脫落，把萊因哈特壓倒在地上。

他開始喪失理智地大喊：「你們這些傻瓜！聽我說！你們不聽，大家會同歸於盡的！」沒有一個去理會他的。

他掙扎着，痛苦着，叫喊着，最後精疲力盡，但雙眼還是死死盯住舷窗外快將把「天鵝號」湮沒的黑洞。

霍蘭顧不得腿上的痛楚，跟着其他幾位繼續往走廊奔下去。

「天鵝號」更深地捲入重力井後，開始破裂。走廊的牆壁像患了瘧疾的病人那樣顫抖着。透過牆上的舷窗，他們終於看見那探測船了。

「往這邊！」霍蘭喊道。他們轉了最後一道彎，來到通往連接「天鵝號」與探測船的太空生命線前的閘口。閘門開關，霍蘭無法用手推開。

門上有一個圓形鎖盤裝置。霍蘭左右扳動均不得其法。霍蘭無計可施，說：「門被鎖上了。」於是，大家四處搜尋開關裝置。

麥克雷在門的左上方發現了一個四方形的鍵盤，裏面整齊地排列着十多個組合琴鍵。他們不知道組合數碼，無法按動它們。

霍蘭揮手要大家散開。皮澤和麥克雷往走廊的深處走去，兩個機器人往另一頭。大家用手扳着牆上牢靠的物體，以便鎖盤爆開時不至滑倒在地上。

霍蘭貼着牆壁，伸手按動那三個緊急鈕鎖。鎖盤爆開了，幾個鐵栓飛出外太空。門被打開了。

「老兄，」文森特對ＢＯＢ說，「你終於可以回去了，而且還是個英雄呢。」它們一邊朝出口處走來，一邊談着。

「的確要爲老一輩機器人爭口氣。」ＢＯＢ說。

麥克雷面對着它倆走向出口的閘門時，突然發現走廊的遠處有個影子移動。「文森特，ＢＯＢ，注意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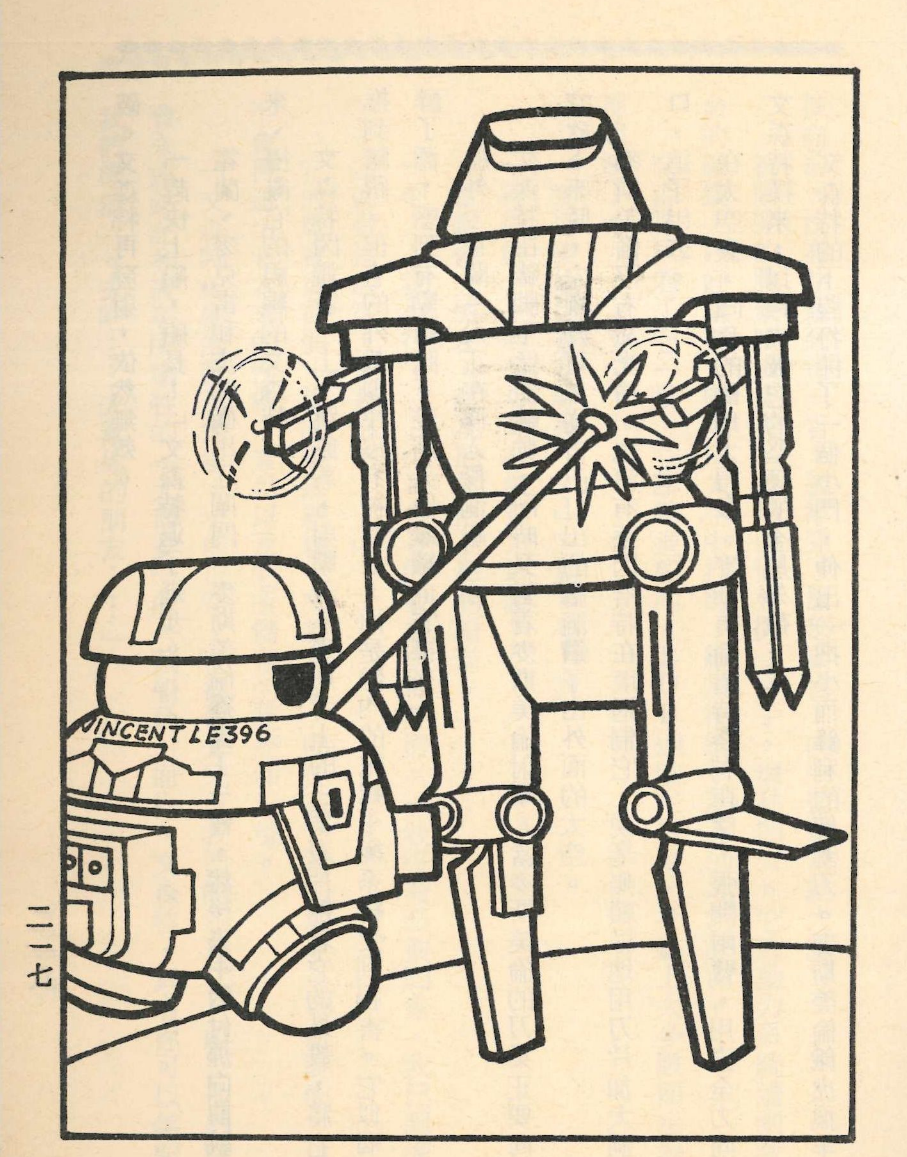
麥斯美倫很快出現在他們的背後。ＢＯＢ首先轉身，當即被麥斯美倫的激光槍擊中。它倒退了幾步，撞在牆上，倒了下來。麥斯美倫移動射擊目標。

文森特眼明手快，手上兩枝激光槍同時吐出火燄，準確地熔化了麥斯美倫的兩枝槍。

「你們快上船！」它對它的人類同伴說。「我來對付它。」

然而，麥斯美倫並沒有受傷。它又伸出另外兩隻手，手上設有可以旋轉的刀葉裝置，足可切削金屬。這些刀葉原是用來修理機械的，非常鋒利，削鐵如坭。

文森特擺好架勢，再次向它射擊。但麥斯美倫的外殼金屬非常堅硬，激光無法穿



文森特擊敗麥斯美倫

破。文森特再發射，依然無效。

「趕快上船，船長！」文森特退了幾步。

霍蘭、麥克雷和皮澤衝出了閘門。麥斯美倫猶豫了一會，然後集中對付那向前跳來、擾亂它的視線的文森特。

文森特閃避着，上下跳動着，射擊着。麥斯手上的一葉刀片擦着它的外殼，將它推到牆跟。但它的外殼似乎沒有被割破，而是體內的陀螺平衡系統受到損害。它似喝醉了酒，感到有點暈眩。麥斯美倫繼續向它撲來。

船外，霍蘭三人正在湧入探測船。

文森特在牆腳下猛烈轉動，同時又對着麥斯美倫射擊。當麥斯美倫的刀葉正要向它砍下來時，它剛好可以從自己打出的牆洞鑽了出外面的太空。

麥斯美倫沒有激光槍，也沒有萊因哈特在場遏制它，便毫無顧忌地用刀片加大洞口，追了出去。

在太空裏，回旋的餘地大得多。麥斯美倫這時勝利在望，張開兩臂，用盡全力向文森特撲來，以圖夾破它的堅硬的金屬外殼。

文森特的下腹打開了一個小門，伸出一把小而鋒利的切割刀。麥斯美倫餓虎擒羊

撲向前，沒有注意到這一着，被鑿穿了腹部要害，內中循環系統大亂。

被刺穿的腹殼噴出火花。麥斯美倫鬆開了兩手，滾動開去。它的動力系統遭到致命的破壞，只好毫無方向地在太空中打轉，終於捲進了茫茫的黑洞深淵。

文森特只看了它一眼，立即縮進船內。ＢＯＢ還躺在原處，身軀上大多數顯示器都熄滅了。

「麥斯美倫已被我幹掉了，」它對ＢＯＢ說。

「幹得好……」ＢＯＢ有氣無力地說。

「謝謝你，朋友，讓我把你抬上探測船去。」

「不……我不行了……」ＢＯＢ的聲音模糊不清。「我沒有必要回家，我已到家了。這就是我的家，也是你的……」

它的聲音很微弱，說話斷斷續續。文森特想，即使將它運回地球，重新裝配，也不會再造出它本來的性格、音目以及它所儲存的經歷和記憶。

「文森特，你的款示還新，功能正常，要靠你去完成我們的任務了。船長他們將會永遠銘記和表彰所犧牲的『天鵝號』的人類船員，而你，文森特，只有你可以銘記我們機器人。去吧……去幫你的朋友……」

它最後的一組顯示器滅了。它已不復生存，變成了一堆廢鐵，有如「天鵝號」正在變成一堆廢鐵一樣。

文森特最後望了它的戰友一眼，依依不捨地走向探測船的閘口。

萊因哈特躺在指揮塔的地上，幾個細小的人影映入了他的眼簾。他看見霍蘭、皮澤，還有麥克雷從他所建造的太空生命線進入他改裝過了的探測船。他心裏罵着他們，罵着那該死的宇宙。爲什麼偏偏要讓他們繼續生存，難道在這茫茫的太空裏，對於一個眞正的科學家，眞的沒有任何純潔、完美的東西可以皈依的麼？

他詛咒他們，不是因爲他們抵達了探測船，而是他沒有能夠同他們一起抵達。

一聲巨響，指揮塔爆炸了，「天鵝號」粉身碎骨，連同它的指揮——萊因哈特一起葬身於黑洞裏。

霍蘭首先進入探測船的座艙，其他幾位也魚貫而入。座艙很小，他們只能擠在一起。

霍蘭的手指迅速地在儀器的鍵排上按動。發動機起動了，抗重力系統也開始工作，探測船不搖晃了。霍蘭有先見之明，在「天鵝號」爆炸前一分鐘已擺脫了連接着探測船的空中生命線。現在只有這一艘船仍然完整無缺。

《天鵝號》粉身碎骨，連同它的指揮——萊因哈特一起葬身黑洞。

但，馬達開動後，該船的速度大增。霍蘭拚命地觀察那些儀器，試圖回憶二十年前該船的設計。但無論他怎樣按動那些開關，都不能減速，也不能改變航向。

「我不懂開，」他的神情緊張，且有點害怕。雖然有抗重力系統，但仍然可以感到船在震顫，因為他們越來越靠近黑洞。

「抗重力系統照常工作，但其他的控制毫無反應。」他的雙手盲目地按動各個開關，但徒勞無功。

「不必再弄了，船長，」文森特自己也沒辦法。「這船已安排好了一切。速度、方向都是固定的。只有兩個人可以控制它。」

「那就是萊因哈特和麥斯美倫。」麥克雷的心涼了半截。

「那麼說，我們被困在這裏了？」皮澤問。

霍蘭點頭。「固定航向和航速，是為了避免駕駛員受傷或死亡後，該船照樣前進。萊因哈特決心要孤注一擲的，即使失去知覺。」

「儘管費了那麼大力氣，到頭來我們還是要開進黑洞。」

霍蘭望了皮澤一眼，說道：「別多說了。」

既然命該如此，麥克雷反而冷靜得多。「但願萊因哈特是一個真正的預言家。」

霍蘭望着她，滿懷心事難於開口，現在也許沒有必要多說了。

「猶豫者失敗，滾落山的石頭是收不回的。」文森特移到座艙的後部。常想到它可能會化為一粒遜原子時，它真的有點害怕。

探測船繼續加速，黑洞逐漸吞沒藍天。

霍蘭繼續望着麥克雷，她也回望他，大家對將要發生的事都感到難過。

突然，霍蘭感到五官六臟被壓迫着，頭部也被壓着，雙脚也被頂着。控制板上有一組數碼立時遞增了數千倍。

他眼前一黑，暈了過去。過了一會，他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來吧，霍蘭，到我這裏，這是唯一的道路。

麥克雷！而她又回答：霍蘭，你必須與我在一起。還有你，皮澤，文森特……在這裏只有思想才有永生的機會。物質將被壓成齏粉，但思想……我們的本質……將會永存。

科幻名著選讀③　黑　洞

原著者／雅倫・甸・福斯特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8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66號

中華民國71年2月出版　**特價75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